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的传播

姓名：陈佳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指导教师：赵维国

20090401

论文题目：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的传播

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学位申请人：陈佳

指导老师：赵维国副教授

摘要

晚清时期，上海不但是中国报刊业的中心，而且是京剧活动在南方的中心。1867年，京剧传入上海之际，也是第一批上海中文商业报刊开始创刊之时。京剧在上海的轰动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于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报刊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新闻来源。因此，许多报刊从创刊伊始就对京剧界的活动给予了广泛关注，登载了大量关于京剧戏园、京剧演员、京剧剧目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新闻报道、广告、评论等形式来传播京剧。此后，各种文艺小报和政治报刊也大量登载京剧相关文章，它们或以消遣为目的，或借京剧改良运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报刊上的京剧演出广告、京剧评论文章扩大了京剧戏园的社会知名度，在为戏园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增加了它们的营业收入。报刊上关于京剧演员，尤其是京剧名角的广告、评论和竹枝词等，提高了演员的社会影响力。许多京剧演员到上海演出，都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对于京剧爱好者来说，价格低廉的大众化的报刊为他们提供了获取京剧信息的方便，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发表观后感的机会，满足了他们对京剧活动的参与意识。对京剧本身而言，报刊上众多的剧评和剧目考证文章不但起到了保存史料的重要作用，对京剧的普及和京剧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晚清报刊；京剧传播；京剧史料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was the center of Chines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Peking Opera activity in the South. When Peking Opera was brought to Shanghai in 1876, the first batch of Shanghai commercial newspapers were starting to be published. Because of the sensation of Peking Opera in Shanghai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Peking Opera activity beca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ews for the commercial press whose purpose was only the profit. Therefore,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d been paid extensive attention to the Peking Opera activities since their beginning. They published a great deal of contents about Peking Opera theatres, Peking Opera actors and Peking Opera repertoires and spread Peking Opera through the news reports, ads, comments and other forms. Since then, a variety of literary tabloids and political newspapers also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about Peking Opera, which for the purpose of recreation or own political ideas. The impact of Shanghai newspapers on Peking Opera spread was enormous. The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and review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eking Opera expanded the popularity of Peking Opera theatres and made the theatres to attract more viewers and increased their operating income. The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comments and poems about Peking Opera performers, especially the Peking Opera stars, improved their social influence. Many Peking Opera acto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press publicity when they performed in Shanghai. For Peking Opera lovers, the popular low-priced newspapers provided them the convenience to gain Peking Opera information and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their feedback and satisfied their sens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opera activities. For Peking Opera itself, a large number of commentaries and repertory research articl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popularity of op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king Opera art.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press, Peking Opera spread, Peking Opera history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陈佳 日期：2009.6.10

赵维国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陈佳 导师签名： 日期：2009.6.10

赵维国

绪 论

晚清时期,上海是中国报刊业的中心。外国人在租界里出版的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有数种后来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报刊,对中国报业的地域分布、报业结构、办报模式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洋务活动的中心、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上海也是较早出现国人自办报纸的城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由于上海有较好的革命宣传基础和出版印刷条件,以及有租界可作缓冲,更成为这一时期国内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主要中心。上海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于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报刊的研究也就成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深入了解上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一) 关于晚清上海报刊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晚清上海报刊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新闻史学、社会文化学和文学。在这三个方面中,从新闻史学角度进行研究是开始时间最早也是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而从社会文化学和文学角度进行跨学科研究则是近年来才兴起的研究课题。

1. 晚清上海报刊的新闻史学研究

国内最早研究上海报纸的是姚公鹤的《上海闲话》¹。该书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研究上海的史料笔记。书中对上海的新闻出版、商务金融、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工业交通等各个方面,均有翔实的史料载录和精辟的论述,所载所论基本上以上海租界为限,实际上是一本“上海租界面面观”。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从宏观上论述了上海报纸自1872年《申报》创刊至民初40余年的变迁与沿革、盛衰与兴废,并介绍了上海的报社经济、报务行政以及报界公会。所载报纸均为华文日报,而对各西报、华文小报、期刊杂志等不予涉及。其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报纸历史的专著。该书叙述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报纸的产生以及发展的情况,对上海报纸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阐述。1928年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纸》³也是一部论述中国报刊的著作。该书分为“新闻纸的起源”、“新闻纸的发展”、“新闻纸与革命运动”以及“上海报馆的组织与现状”四章,其中第四章着重介绍了《申报》和《新闻报》二家报馆的内部组织,并点评了上海各报馆的特色。1934年由中央书店出版的王定九、丁燮生的《上海顾问》⁴,原是一本旅游指南性质的生活用书,但其“办报”一章则对上海的报馆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此章分为“办理大报”、“办通讯社”、“办理小报”和“小报设备”四节,重点介

¹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²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3月第1版。

³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光华书局,1928年10月第1版。

⁴ 王定九、丁燮生:《上海顾问》,中央书店,1934年1月。

绍了上海报馆的组织机构以及报纸的采编、发行等,并对沪上一些重要报纸的发展历史也进行了详细说明。1935年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¹,全面展示了1850年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报业的发展历程,成为后人研究上海新闻史的基本资料。1938年申报馆出版的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²,专辟一章节对于上海小报的演变、小报的内容以及小报的发展趋向等进行了研究分析。

建国以后,对具体报刊的整理工作开始为学界所重视,并出现了一系列成果。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种:一种是阿英的《晚清小报录》³,介绍了作者访求得的26种小报,这些小报均发行于上海,对于研究晚清上海小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另一种是1982年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⁴,主要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二百多种比较重要或有代表性的刊物,其中包括晚清时期发行于上海的一些期刊,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文化史和报刊史的重要资料。

在一些关于上海地方史和报刊史的资料集里,也收录了不少研究晚清上海报刊的单篇文章。1986年出版的《上海地方史资料》⁵第五辑中,收录了5篇论述晚清上海报刊的文章,包括曹聚仁的《外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汪彭年等的《上海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徐忍寒的《〈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平襟亚的《上海小报史料》以及丁悚的《上海报纸琐话》。同年9月,杨光辉等人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⁶,共收入38篇以记叙中国近代报刊史事综合性资料为主的文章,其中关于上海报刊的有阿英的《晚清小报录》、包天笑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界》、严独鹤的《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胡道静的《上海的日报》等5篇文章。这些单篇论文,有的是从已出版的书籍中辑录而来的,有的是一些老报人的回忆性文章,但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专门研究上海报刊的论著逐渐增多。曹文正、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⁷(1991年),一方面选择一些在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作具体介绍,另一方面又通过介绍报刊着重简述著名的报人与出版家。同时,还把同一类的报刊串联起来加以介绍,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比较旧上海的同类报刊。该书附录部分的“上海解放前的大报目录”、“上海解放前的小报目录”、“上海解放前的晚报目录”以及“上海解放前的期刊杂志目录”

¹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

² 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出版地不详,1938年12月第1版。

³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第1版。

⁴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⁵ 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⁶ 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⁷ 曹文正、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¹（1993年），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就上海报刊史上若干重点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该书虽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但却可清楚地勾画出近代报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的发展轨迹。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²（1996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1850年至1949年上海近现代新闻事业产生、发展与变化的百年历史，对上海的各类报刊均有详细地梳理分析。

另外，一些新闻通史类著作，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³（1992年）、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⁴（2002年）等，在论述中国报刊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也论及上海的报刊，对于从全国报刊发展的大背景中把握上海报刊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的帮助，是研究上海报刊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了以上对上海报刊的总体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论著是对单一报刊的具体研究，数量最多的当数《申报》。如1923年申报馆编辑的《最近之五十年》⁵、1962年徐忍寒编著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⁶、1988年徐载平与徐瑞芳的《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⁷、1996年宋军的《申报的兴衰》⁸等论著，对《申报》以及申报馆发展变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回顾，并对《申报》上登载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和评述。它们不仅是研究《申报》和申报馆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研究旧上海以及解放前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重要的参考文献。

2. 晚清上海报刊的社会文化学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将晚清上海报刊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并进行分析研究，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宏观层面研究晚清上海报刊的社会文化学价值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论著。李斌的《晚清报刊与文化大众化》⁹一文，立足于知识科学化和晚清报刊世俗化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晚清报刊普及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其新闻来源和内容呈现民间化、通俗化的特点，对晚清文化的大众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涉及了较多的晚清上海报刊。王敏的《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¹⁰一文则认为，在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中心上海，报纸的议政和政治动员功能被得以充分发挥，各种类型的报纸尽管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

¹ 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²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³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⁴ 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⁵ 申报馆编辑：《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1923年。

⁶ 徐忍寒编著：《申报七十七年史料》，内部刊物，1962年7月初版。

⁷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⁸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⁹ 李斌：《晚清报刊与文化大众化》，《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¹⁰ 王敏：《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史林》2007年第1期。

议论时事。祝均宙的《上海小报三题》¹一文,从小报与西方文化、小报与进步文化、小报与海派文化三个层面,论述了上海小报在文化学上的意义。虽然该文谈及较多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但对晚清时期的重要小报也有详述。李楠的《上海小报中的两种市民文化》、《上海小报中城市空间的下移与平面化展示——兼谈报刊的研究方法》、《市民文化笼罩下的都市想象——上海小报中的“上海”》等文章中,都详细地分析论述了上海小报与上海都市市民文化的关系。其论著《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²,则是一次借助于小报文本对鸳鸯文化和海派文化做的一种整合性的文化思考,也是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上海小报进行的综合研究。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³,立足于近代上海小报发展过程及其所建构的市民文化空间来探讨小报对于市民日常生活及市民文化的影响。

就微观层面而言,对《申报》的社会文化学价值进行探讨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择要录之,如蔡虹的《晚清各阶层妇女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以<申报>寻人广告为例的考察》⁴、韩小林的《从<申报>资料看中日甲午战争前国民的社会心理》⁵、温文芳的《晚清时期贞女烈妇盛行的原因及状况——建立在<申报>(1899—1909)上的个案分析》⁶、程兵的《<申报>上的邮史资料——1885年》⁷等等。这些文章充分挖掘了晚清《申报》上的资料,在对之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以揭示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3, 晚清上海报刊的文学研究

早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⁸。其中,《晚清文学期刊述略》一文全面介绍了大部分创刊于上海的24种刊物的刊期、版式、体例、编创者等内容。然而,直到近几年来,对晚清(近代)报刊进行整理研究才开始成为文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近现代文学,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一片广阔的有待开发的领域,且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就文体而言,目前的研究状况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衡,具体来说就是对晚清报刊小说的整理研究较多,而其他文体则相对不足。在对晚清报刊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上海报刊的论述。

¹ 祝均宙:《上海小报三题》,《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²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³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1版。

⁴ 蔡虹:《晚清各阶层妇女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以<申报>寻人广告为例的考察》,《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⁵ 韩小林:《从<申报>资料看中日甲午战争前国民的社会心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⁶ 温文芳:《晚清时期贞女烈妇盛行的原因及状况——建立在<申报>(1899—1909)上的个案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⁷ 程兵:《<申报>上的邮史资料——1885年》,《上海集邮》2000年第3期。

⁸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第1版。

2000年李九华的硕士论文《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传播》¹，从传播学的角度，探究了晚清文艺期刊对小说传播的影响及晚清小说因载体的转换而随之产生的变化。2004年刘永文的博士论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²，多方面地讨论了晚清报刊小说兴盛的原因，考察了晚清“期刊”、“日报”、“画报”刊载小说的情况，介绍了晚清报刊小说的分类及内容，并从小说艺术角度对晚清报刊小说进行分析，对晚清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做了比较全面和集中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晚清期刊小说目录”、“晚清日报小说目录”等附录内容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2005年出版的孟兆臣的《中国近代小报史》³则是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小报研究发展概况较完整的资料整理。该书不仅介绍了近代小报的概况、小报报人等一些情况，而且对小报小说的刊载进行了较详尽细致的梳理。

其他专门研究晚清报刊小说的论著还有不少，仅就博士论文来说，近几年就有诸如文应霞的《晚清报载小说研究》⁴、杨凯的《中国近代报刊中的翻译小说研究（1872—1911）》⁵、付建舟的《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⁶、方晓红的《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⁷等等。他们在探讨报刊小说的同时，还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二）关于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的研究

上海不但是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中心，同样也是近代戏曲活动尤其是京剧活动在南方的中心。1867年，京剧进入上海，在同其他剧种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京剧。晚清上海报刊对于京剧界的活动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登载了大量关于京剧演出、京剧演员、京剧剧目等方面的内容。挖掘报刊中的这些内容，对于了解海派京剧早期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对晚清上海报刊上所载京剧文章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资料的辑录汇编，另一种是在占有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对京剧以及京剧与报刊关系进行研究的论著。

1. 晚清上海报刊中京剧资料的汇编

1979年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⁸，是我国近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文期刊的篇目汇录。该书对所收每种期刊均能按卷期顺序反映出全部篇目及著译者，并对期刊的现所在图书馆也给予注明，不仅是查考近代期刊的重要书目，也是查考近代重要论文和资料的较好的篇目索引。该书以哲学和社会科

¹ 李九华：《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传播》，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² 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³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⁴ 文应霞：《晚清报载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⁵ 杨凯：《中国近代报刊中的翻译小说研究（1872—1911）》，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⁶ 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⁷ 方晓红：《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⁸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学方面的内容为辑录重点,其中包括少量的京剧文章。

1987年由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的《上海戏曲史料荟萃》¹第4集为《〈申报〉戏曲文章目录索引》。该索引直接从具有七十八年历史的《申报》(缩印本)中辑录,只收录戏曲文章目录,包括通讯、特写、传记、剧评、史料、动态等,戏曲剧本及广告不属辑录范围。为便于读者查阅《申报》,该索引在每条目后还附有上海书店“《申报》索引号”,将册数、页数明确标出。在这些目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京剧的文章,为京剧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但是,此索引还是未能将《申报》中的戏曲文章全部辑出,一些重要的文章仍被遗漏。

1994年蔡世成辑选的《〈申报〉京剧资料选编》²,是从《〈申报〉戏曲文章目录索引》中选择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京剧文章编辑而成的。该书除了有目录索引之外,还将报刊上的原文登出,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当然,这些资料仍然是不够全面的。

1994年由傅晓航、张秀莲主编的《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³,收录从1840年至1949年间有关戏曲的专著书目共474种,专业的或有关戏曲的报刊杂志共362种,收5940余篇文章篇目,附有详细的分类索引,为研究近代文化史、戏曲史或戏曲理论史必备的工具书。其中附“《申报》有关文章篇目(1872—1948)”,但仍是从《〈申报〉戏曲文章目录索引》中选出的。该书的“报刊文章篇目”中,包含有晚清上海期刊中的京剧篇目。

2, 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关系的研究论著

在一些京剧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在探讨京剧发展的同时,也将报刊纳入到研究的范畴,分析探讨报刊对京剧发展的作用。重要的论著如《上海京剧志》、《中国京剧史》等。1999年由徐幸捷、蔡世成编撰的《上海京剧志》⁴对京剧在上海130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面地回顾和总结。该书的第十章为“书刊与出版物”,专门介绍了上海出版的与京剧有关期刊、报纸。但是,所提及晚清的报刊仅6份,这个数量远远是不够的。2005年由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的《中国京剧史》⁵是一部大型的京剧艺术通史,其上卷论及了1790年徽班进京前后至1917年前后京剧发展的情况。在该书第九章“京剧改良运动”之“京剧改良理论”一节中,作者专门谈及京剧期刊,认为京剧期刊的产生为京剧改良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有关京剧改良的理论文章大部分发表在报刊上,并择要举出部分刊物,尤其对《二十世纪大舞台》在京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

¹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4),1987年9月印。

² 蔡世成辑选:《〈申报〉京剧资料选编》,1994年12月印。

³ 傅晓航、张秀莲主编:《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⁴ 徐幸捷、蔡世成:《上海京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⁵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001年程华平的《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¹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传媒发展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近代化的密切关系,认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对于近代小说、戏曲理论批评家思想观念转变的作用是巨大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给小说戏曲理论批评带来了新的变化、形成了新格局。书中的许多论述对于探讨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之间的关系有直接联系。

徐剑雄的博士论文《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²,主要研究京剧对上海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京剧对上海文化的促进。论文将京剧与近代上海传媒的关系也作为研究问题之一,谈到报刊上的京剧广告以及剧评文章,以此来观照当时上海繁华的都市社会。

着重研究《申报》与京剧关系的论文也有一些。如白雪的硕士论文《〈申报〉京剧广告与海派京剧》³,以《申报》京剧广告为范本阐述早期海派京剧的发展脉络和特点,以及在海派文化生活背景下的《申报》京剧广告对京剧艺术在演出体制、艺术形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姚小鸥、陈波的《〈申报〉创立与京剧在上海的早期发展》⁴、《〈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⁵以及《〈申报〉的戏曲广告与早期海派京剧》⁶等论文,也都是以《申报》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传媒与新兴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总之,目前出版的大量有关晚清上海报刊的文献、论著,从新闻史学、社会文化学和文学等角度,系统地梳理了晚清上海报刊的发展历史,全面探讨了晚清上海报刊与上海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入分析了晚清上海报刊对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的促进作用。这其中,涉及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关系的固然有不少,但它们或者是单纯的资料汇录,所录资料不够全面;或者是在探讨京剧发展的同时兼顾谈及报刊的作用,显得不够系统;或者是仅仅讨论一种报刊与京剧的关系,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因此,全面辑录晚清上海报刊中的京剧资料、系统而宏观地研究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的关系,成为该领域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缘起之所在。

(三) 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研究的方法、内容和意义

本课题主要采用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在论文的前期准备阶段,为了能全面了解晚清上海报刊对有关京剧内容的刊载情况,本人广泛查阅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中的现存报刊,并参阅相关论著和工具书,对有关京

¹ 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² 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³ 白雪:《〈申报〉京剧广告与海派京剧》,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⁴ 陈波、姚小鸥:《〈申报〉创立与京剧在上海的早期发展》,《大戏园论坛》第1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⁵ 姚小鸥、陈波:《〈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⁶ 姚小鸥、陈波:《〈申报〉的戏曲广告与早期海派京剧》,《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剧报刊和报刊中所载京剧篇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统计工作,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和归纳,从而确立了文章的框架和内容。在写作的过程中,本人阅读了不少关于晚清报刊业与京剧界发展状况的方志、笔记等文献资料,同时,对今人的相关研究论著也进行了比较阅读,以期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能取得局部性的突破。由于本课题研究涉及到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属于跨学科研究,因此,在撰写时,除了对报刊篇目进行文本分析外,还有意识地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并尽可能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以探讨。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分四章来展开。第一章是对晚清上海报刊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从晚清时期整个中国报刊业的发展概况入手,介绍了当时印刷技术的改进以及报刊相对于书籍的传播优势;随后,论述了晚清上海报刊业的发展情况、京剧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章的最后一节主要是对晚清上海有关京剧报刊的基本信息进行了列表介绍,这个表格虽然内容简单,但它却是本课题前期整理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论文撰写的基本立足点。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两个在内容上并列的章节,分别探讨了晚清上海报刊中的京剧广告、京剧评论与京剧传播的关系。第二章从报载京剧广告出现之前的广告形式谈起,介绍了晚清上海报刊中出现的第一则京剧广告及其在报刊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接着,分三个阶段梳理了报载京剧广告形式的发展演变,并以当时的广告作为图示进行说明;同时,按照广告的内容将报载广告归纳为日常演出广告、新到角色广告和新排剧目广告三种,分别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戏园、京剧演员和京剧剧目的评论。文中引用了当时报刊中登载的大量竹枝词、剧评文章、考证文章、新闻报道等,通过文本分析来考查这些评论的内容、评价标准,以及作者的审美倾向、时代的道德风尚,从而可以看出它们对京剧的传播、海派京剧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改良运动的推动作用,从对京剧改良的理论宣传和京剧改良的实践报道两个方面着手,具体考察了《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的改良理论文章,对有关汪笑侬、新舞台等京剧演员和京剧组织的改良实践报道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附录部分的《晚清上海报刊所载京剧篇目索引》和《〈申报〉所载京剧广告索引(1884—1899)》,是本人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所搜集资料的系统总结。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人只考查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两个图书馆的相关报刊,因此,搜集、统计工作难免有所疏忽遗漏,在此予以说明。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京剧的产生、发展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一直为人们所广泛关注。海派京剧,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积极促进文艺创新的今天,了解历史,了解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资料,是我们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唯其

如此，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对京剧的研究也不例外。

第一章 晚清上海报刊发展概况

第一节 晚清报刊的发展及其传播优势

一、晚清报刊发展概况

报刊作为人类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自8世纪初的唐朝开元年间就有了用于发布朝廷政事动态的“邸报”。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印刷技术的改进,新型的近代报刊开始在中国兴起与发展。

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此后到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传教士又陆续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出版了2种中文刊物,并在澳门外国人居留地和广州商馆区出版了19种中外文报刊。这些外国人创办的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的宣传舆论工具,但也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香港、上海和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各主要经济、政治城市广泛地开展办报活动,已基本上将近代报刊业传入中国。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有80多种,外文报刊约有130多种¹,加上国人自办的报刊约20种²,总共达到了230多种。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受到极大的刺激。战前还较为微弱的变法维新呼声,迅速发展成为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并导致了一场群众性的维新运动。在维新运动中,报刊起到了重要的鼓动作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传播维新思想、促进变法活动的开展,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报刊宣传。1895年8月15日,康、梁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这是维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份报纸,主要介绍与变法有关的西方情况。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这一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以宣传变法思想。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也出版了机关报《强学报》,但只出了三期就被查封停刊。1896年8月9日,近代中国第一份期刊《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其变法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创刊仅一年多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自办报刊。《时务报》的出版,加快了维新思想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高涨。各地维新派人士受到鼓舞,相继创办了《知新报》(澳门)、《湘学报》(长沙)、《湘报》(长沙)、《国闻报》(天津)等一大批报刊,形成了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据统计,维新时期,“从1895年到1898年,主要

¹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430页。

²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新闻出版》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06页。

是 1897 和 1898 两年, 国人新办报刊达 94 种”¹, 相当于甲午战争之前 40 多年的三倍。

戊戌政变后, 清廷以“莠言乱政”的罪名为由下令查禁报馆、捉拿主笔, 刚刚兴起的民族近代报刊业遭到了严重摧残, 绝大多数维新报刊不幸夭折。从政变后到 20 世纪初年, 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 《辛丑条约》的订立, 民族危机加剧,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更加高涨。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从 1900 年起被迫逐步推出兴办新式教育、奖励工商等“新政”。在救亡图存运动的推动下, 近代报刊业从政变后的谷底逐年回升, 其规模大体上在 1902 年以后就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 开始形成一个近代报刊出版的新高潮。据初步统计, 从 1899 年到 1905 年, 中国内地每年新创刊的中文报刊分别为 16 种、25 种、34 种、46 种、53 种、71 种和 84 种, 共 354 种²。这一数字还是未计入台湾、香港、澳门新出版的中文报刊之后的结果。1905 年 10 月,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和群众性反抗斗争的冲击下, 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 消弭革命, 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1906 年 9 月下令“预备仿行立宪”, 宣布“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在这种“立宪”的气氛下, 报刊的数量大增。据初步统计, 1906 年国内新创办的中文报刊, 第一次历史性地超过了百种, 达 120 多种, 以后几年每年均在百种以上, 1911 年高达 200 余种, 6 年共计 800 余种³。这些新办的报刊中, 除了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立宪派报刊、革命派报刊和官报之外, 还有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专业报刊和文艺报刊。

二、印刷技术的改进与报刊的传播优势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之一, 然而“印刷之精, 至于尽善尽美, 乃赖西国人士之改造”⁴。近代以来, 随着西学东渐, 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新式印刷技术逐渐传入中土并被广泛使用, 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被西方的铅印、石印技术取而代之。鸦片战争前, 已出现了铅印的《天下新闻》和石印的《各国消息》。鸦片战争后, 铅印的中文报纸逐渐增多, 约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 大多数报纸已用铅字印刷。19 世纪 80 年代起, 石印的报刊也有增加。

报馆使用的印刷机, 长时期以来是用畜力或手摇的平板印刷机。1872 年, 上海申报馆开始使用的手摇机, 每小时出报仅数百张, 印刷速度非常之慢。此后, 由于以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代替人力的印刷机的引进, 使印刷速度逐渐提高。1906 年, 使用电气的印刷机每小时达到千张。1911 年, 申报馆的双轮转机, 时

¹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1995 年 11 月第 2 版, 第 92 页。

²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1995 年 11 月第 2 版, 第 109 页。

³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1995 年 11 月第 2 版, 第 133 页。

⁴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 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第 353 页。

速达到2千张。机器的使用,使得铅印速度突飞猛进。

有了铅印技术与机器印刷的物质基础,中国报刊业逐渐发展起来。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着不同于书籍的传播优势。

报刊的制作周期短,时效性强。报刊的制作周期短为一天,长为一季。撰文、编辑、发行在短时间里完成,拿到读者手里的文章洋溢着新鲜的气息。创编人员又根据反馈及时调整,进行下一轮的制作,新的报刊很快又传送到读者面前。报刊的形式是“随写随刊”,“朝脱稿而夕刊行”,首日发生的事件,次日就见诸报端,这个特点很适合变化激烈的晚清社会。

报刊的盈利相当一部分来自广告收入,而非售卖报刊的收入,这就使报刊比书籍更为重视市场、重视读者,也更为大众化、通俗化。报刊强烈的商业性使其远离精英趣味,而倾向于迎合平民大众的心理需求,选择通俗易懂的作品刊登。作品的好看不好看、吸引不吸引读者,成为评价一份报刊的主要标准。

报刊的信息量大。报刊一旦创刊,就有按时出版的任务,需稿量非常大,可以登载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文章,并能够做到多个栏目并列,丰富读者的阅读内容。报刊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版面,增加新闻和副刊的总容量。

报刊的制作成本低。报刊乃规模出版,各期制作相同,人力物力能够重复使用,降低了编刊的成本。而报刊上刊登广告,又可以补充办报费用。部分政治刊物,如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还有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无偿捐助。

报刊的灵活性强。由于是定期出版,报刊在办刊过程中能及时得到读者的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办刊模式和思路,增加或调整读者喜欢的内容和栏目。发行期刊的办法也多种多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报刊的外观精美。报刊,尤其是期刊,一般使用最好的印刷技术,部分期刊还使用彩色印刷或彩色纸,并有精心设计的封面、小插图,以及逼真的照片和艺术作品插页,图文并茂,十分美观。

报刊的影响力强。亲身感受过晚清变革的吕思勉先生曾对当时报界这样回忆道:“执笔者皆一时之俊,诚有救国牖民之热忱。既非以邀名,亦非以牟利;故其言论,能为薄海所信仰。即其时从事日报者,亦多秉公审慎,不敢妄肆雌黄。故热心公益人士以得报纸之称为荣;而束身自好之流,以受报纸讥弹为耻。”¹可见,晚清报刊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可谓是举足轻重的。而且,当时报刊的刊量一般较大。以《民报》为例,其创刊号就先后印刷了六次,发行量达六千份,以后的各期也总是供不应求,几经重印才能满足需要,最高发行数字曾达一万七千余份。在《民报》创刊的五年时间里,有近百万人次阅读,如此庞大的读者队伍是当时其他任何传播媒介所不能比的。

¹ 转引自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90页。

第二节 晚清上海报刊的发展及其与京剧的关系

一、晚清上海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上海并不是中国最早诞生近代报刊的地方，早在 1850 年上海出现第一份商业周报《北华捷报》之前，澳门、广州、香港就已经有了近代报刊。然而，上海一旦诞生了近代报刊，就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超过广州、香港而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中心。无论在创办报刊的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报刊的全国性影响方面，上海都是包括广州、香港在内的其它城市和地区所不可企及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上海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入海口，北扼长江，东濒大海，具备广州、香港无法比拟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这种条件可以使上海报刊同全国各地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迅速广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二是因为近代上海自开埠以后，迅速成长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工商业中心。贸易的开展需要及时的市场行情、航运信息，这刺激了报刊的应运而生，而工商业的发展又为创办报刊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三是租界的设立使上海人口的发展呈现空前的繁荣。各国的投机商、冒险家纷纷到这块“乐土”中寻找机遇，各地从事商业活动、出卖劳动力或躲避战乱的人们也加入到这支“移民大军”中来。这种人口的激增，日益滋长着对信息交流和新的传播媒体的潜在需求。

晚清上海报刊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850 年到 1894 年，这是上海报刊的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这 44 年间，外国人在上海创办了 60 多种中外文报刊，其中有数种后来发展成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报刊，如《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地域分布、报业结构、办报模式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阶段的前十年，只有少数几种英文日报和中文宗教刊物。从 60 年代起，随着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各种外文报刊大量涌现，少数中文宗教刊物改变纯宗教倾向日益扩大着社会影响，而第一批中文商业报刊也开始创刊。

第二个阶段，从 1895 年到 1898 年，这是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也是上海报刊具有突破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仅三年的时间，国人新办报刊 94 种，而上海就占了 40 余种，其数量排全国第一。这些新办报刊，借助于维新运动的浪潮，大多以维新启蒙为内容，有的偏重于时事政论，如《强学报》、《时务报》等；有的偏重于普及知识，如《蒙学报》、《农学报》、《工商学报》等。消遣性的兼有讽世喻事文艺小报也在此时涌现，其中，出版于 1896 年的《指南报》创刊最早，存世时间较长的《游戏报》影响最大。

第三个阶段，从 1902 年到 1911 年。这一时期，利用上海较好的革命宣传基础和出版印刷条件以及租界的特殊地位，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里创办了一批革命

报刊,进行活跃的反清宣传。它们大多是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如《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等。康梁等保皇派此时也涉足上海,建立自己的报刊宣传阵地,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革命。这些活动不但推动了一批旧式报刊厉行改革,也推动了辛亥革命前夕整个上海舆论界的转向。

二、京剧传入上海及其在晚清上海的发展

京剧,初期通称“二黄”或“皮黄”,是我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清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于嘉庆、道光年间同汉调艺人合作,相互影响,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逐渐形成了京剧。同治二年(1863年),扬州、里下河徽班到上海演出。这些徽班中有不少是从四大徽班回原籍的伶人,人们称他们的演唱为“京调皮黄”。同治六年(1867年),天津唱皮黄的戏班首次到上海满庭芳茶园演出,上海人称之为“京班”,称其演唱的声腔为“京调”。“京剧”一词最早见于光绪二年农历二月初七日¹(1876年3月2日)的《申报》,此后,“京剧”即作为剧种名称逐渐通行全国。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交通便利,明清之际便为江南一大重镇。自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性商业大都市,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也使上海成为了南方戏曲活动的中心。京班来沪,带来了一个为南北各地观众共同接受的剧种,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继满庭芳茶园之后,同年,丹桂茶园邀请北京三庆班和四喜班的铜骡子、夏奎章、熊金桂、冯三喜等一批名角来沪演出,又受到沪人热烈欢迎。丹桂茶园的建筑式样仿造北京广和楼的结构,为当时上海颇具代表性的新型演出场所。之后,金桂轩、大观、天仙等京班茶园也纷纷开业,同治末年又出现了京剧女伶科班,俗称髦儿戏。除了定居在上海进行演出的一些名角外,还有不少京班名伶陆续来沪登台。京剧凭借自身的条件逐步取代了原本在上海舞台上占优势的徽班的地位,成为上海影响最大、观众人数最多的剧种。

京班兴起以后,徽、昆、梆等其他许多剧种争相与之同台演出,这些剧种的著名艺人也进而改唱京剧。徽班老生王鸿寿带来几百出徽班老戏,又创演新戏,其中许多戏在上海舞台常演不衰,尤以关羽戏影响遍及南北。梆子班武生李春来、旦角田纪云和昆班旦角周凤林、丑角姜善珍等把各自拿手好戏带到京剧中来,丰富了京剧表演技艺和演出剧目。其后,陆续有文明戏演员王钟声、任天知、汪优游、刘艺舟,以及魔术演员莫悟奇、美术界张聿光、电影界朱石麟等参与到京剧

¹ 为了避免农历日期和阳历日期的混淆,本文在书写时凡清代年号及农历年、月、日一律采用中文数字,而阳历的公元年、月、日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下文中凡用中文数字的日期,不再标明“农历”字样。

创作中来,或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又从各方面丰富了京剧艺术。京剧在上海进一步融会各种艺术特色,并逐步呈现出不同于京派或其他地域的艺术风格,人称“海派”,也有人称“南派”。

20世纪初,京剧改良运动最早在上海兴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柳亚子、陈去病等在报刊《黄帝魂》及《俄事警闻》上发表《观戏记》、《告优》等文章,为戏曲改良发出呼吁。这一时期,上海京剧界崛起了一批京剧改良代表人物,如汪笑侬、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熊文通等。他们编演了大量改良新戏,创办了戏曲理论刊物,并建造了新式戏剧舞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汪笑侬首演改良新戏《党人碑》,抒发他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愤慨。光绪三十年(1904年),汪笑侬等与陈去病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戏曲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为改良京剧作理论准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在爱国商界人士的支持下,在上海南市创立商办新舞台。以新舞台为代表,各舞台创演的改良新戏风行沪上。他们敢于在清廷统治下演出反映社会生活、暴露官场黑暗的《张文祥刺马》,首开京剧演时事新戏的记录;编演借外国故事针砭时政的第一出洋装戏《瓜种兰因》;还编演《玫瑰花》等时装新戏。据宣统二年(1910年)《海上梨园新纪录》所载,当时创编的新戏已超过100出。其他如《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新茶花》、《黑奴吁天录》、《鄂州血》、《拿破仑》等,都能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敢为人先的特色。潘月樵、夏月润等在念白中发表大段议论,直接阐述政治主张,曾被称为“言论老生”。辛亥革命时,潘月樵、夏氏兄弟发起组织京剧界行会、上海伶界联合会,还亲身投入到光复上海的战斗中,后来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表彰。

三、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的关系

19世纪60年代,当京剧传入上海之际,也是第一批上海中文商业报刊开始创刊之时。京剧在上海的轰动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于以赢利作为办报首要目的的商业报刊来说,无疑是一块重要的新闻来源领域。而此后,以消遣为目的的文艺小报登载京剧相关文章,以及各种政治报刊借京剧改良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自是必然之事。一些报刊从创刊就开始关注京剧的发展,京剧也借助报刊得以扩大影响,报刊与京剧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进行阐释:

1, 报刊对京剧传播的影响

首先,京剧戏园通过在报刊上刊登演出广告,发布戏园的演出戏目和演员情况,扩大了戏园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增加了戏园的营业收入。而各个戏园之间,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还十分重视报刊上的戏

评文章。那些戏评中的言论，对于海派京剧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次，京剧演员的社会影响，不是单靠其在舞台上的出色表现，更多的还需要报刊的宣传。晚清上海报刊刊登了大量关于京剧演员，尤其是京剧名角的广告、评论和竹枝词等，关注他们的演出动态，评论他们的技艺优劣。在上海这个近代化、商业化程度都走在时代前列的大都市里，上海的报人们交游广泛，头脑敏捷，笔头犀利，一誉一毁甚至关乎演员舞台生涯的成败，因此，许多京剧演员到上海演出，都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如民国初年梅兰芳首赴上海，就颇注意和新闻界建立良好关系，抵沪伊始，即拜访《时报》、《申报》和《新闻报》的主笔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交策略。再次，对于京剧爱好者来说，价格低廉的大众化的报刊为他们提供了获取有关京剧的各种信息的方便，即便不入戏园，也能及时地了解京剧界新闻。同时，报刊还为一些文人戏迷提供了发表观后感的机会，满足了他们对京剧活动的参与意识。最后，对于京剧本身而言，报刊上众多的剧评和剧目考证文章，不但起到了保存史料的重要作用，对京剧的普及和京剧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 京剧对报刊发展的作用

报刊对于京剧的关注，首先是丰富了报刊的内容和形式。《申报》之前创刊的上海报刊，有些是为外国人经济活动服务并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外文商业报刊，有些是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性的教会报刊，它们都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所载内容基本上是一些行情、航运信息以及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申报》创刊以后，重视广告的作用，加强对社会新闻和文艺作品的登载，有关京剧的广告、新闻和文艺作品等内容日益增多，且形式不断改进。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无形之中为报刊培养了一批固定的读者群，增强了报刊的竞争力。此后，许多报刊在创办时基本上采取类似的办报理念。同时，报刊上刊登的大量京剧广告，也给报馆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增加了报馆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报馆的正常经营，主要依靠广告收入，京剧广告作为报刊广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报馆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晚清大大小小的综合性报刊和专业、行业报刊上，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京剧广告。

第三节 晚清上海有关京剧报刊概览

最早关注京剧发展的晚清上海报刊是 1872 年 4 月 30 日创刊的《申报》，它是近代中国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最早的“京剧”之名、最早的报载京剧广告均首见于《申报》。《申报》还刊登了大量有关京剧的文章，内容涉及到戏园、剧目、演员、京剧改良、演出体制等诸多方面。1872 年 11 月，申报馆出版了中国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琐记》，该刊广泛征集和发表竹枝词、戏评等文

艺作品,其中包括对京剧名伶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等进行品评的文人诗词。19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文艺报刊不断涌现,所登载的有关京剧内容也日益增多。1897年5月创刊的《游戏报》是存世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文艺小报,由《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主办。和当时出版的其他文艺小报一样,它利用近代报刊的娱乐功能,以刊载文艺小品和社会趣闻为主,对京剧界动态有诸多记载。1897年,《字林沪报》出版专载文艺作品的附刊《消闲报》,被认为是中国报纸的第一个副刊。此后,由于《字林沪报》改名《同文沪报》,该刊亦相继改名为《同文消闲报》和《消闲录》。京剧改良运动期间,许多报刊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刊登改良理论文章,如《宁波白话报》、《月月小说》等。其中1904年10月出版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影响最大,它的诞生表明京剧改良理论的兴盛。

为了能全面了解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的刊载情况,本人广泛查阅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中的现存报刊,并参阅有关论著和工具书,对有关京剧报刊和报刊所载京剧篇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统计工作。其中,有关京剧(包括京剧广告、剧本和京剧文章)报刊,共得大约52种,包括31种报纸和21种期刊。具体报刊名称、刊期、出版日期、创办者或编者以及有关京剧内容,见表1:《晚清上海有关京剧报刊简表》。报刊所载京剧篇目的汇录,不包括京剧广告和剧本,所及报刊数量相应地减少,但内容却相当丰富,详细情况参见附录部分的《晚清上海报刊所载京剧篇目索引》。

表1:晚清上海有关京剧报刊简表¹

报刊	刊期	出版日期 ²	创办者或编者	性质、有关京剧内容 ³
申报	日报	1872.4.30 创刊— 1949.5.27 停刊	美查等创办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广告、京剧界动态新闻、剧评以及“戏考”栏目等。
瀛寰琐记	月刊	1872.11 创刊— 1875.1 停刊	尊闻阁主创办	中国第一份文艺期刊。有对京剧名伶进行品评的竹枝词等。

¹ 本表的制作在查阅上海图书馆现馆藏晚清上海报刊的基础上,参考了李九华的《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传播》、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孟兆臣的《中国近代小报史》、徐幸捷与蔡世成的《上海京剧志》、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傅晓航与张秀莲的《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中国文学大辞典》等论著和工具书的相关内容。

² 本表中的出版日期,凡没有注明“创刊”或“停刊”字样的,均为上海图书馆现馆藏报刊的日期。

³ 本表中报刊的内容是根据上海图书馆现馆藏报刊作出的判断,因缺失、残损等客观原因,有些概括或失之片面。

字林 沪报	日刊	1882.4 创刊 — 1899.6	字林洋行创办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京剧新闻。
新闻 报	日刊	1893.2 创刊 — 1949	张叔和等创办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广告、京剧新闻。
游戏 报	日刊	1897.5 创刊 — 1908.7.24	李伯元主编	文艺小报。有京剧广告、京剧界动态新闻等。
趣报	日刊	1898.6.29 创刊 — 1898.9	主笔邹弢、牟渊如	文艺小报。有京剧相关新闻和诗词。
采风 报	日刊	1898.7.10 — 1900.10.29	创办人俞达夫，主持 孙玉声、吴趼人等	文艺小报。有京剧广告、剧评、诗词等。
便览 报	日刊	1899.7 — 1899.10.22	上海便览报馆	文艺小报。有京剧广告。
同文 沪报	日刊	1900.8.24 — 1906.4.27	高太痴、周病鸳等主 笔	综合性报纸。所附副刊《同文消闲报》、《消闲录》中，有梨园动态新闻、“剧谈”栏目。
寓言 报	日刊	1901.3.5 创刊 — 1910.5.29 停刊	创办人沈习之，主笔 吴趼人、李芋仙等	文艺小报。有“梨园谈艺”、“菊部评林”、“粉墨丛谈”等栏目。
笑林 报	日刊	1901.3.15 创刊 — 1910.5.29 停刊	主持孙玉声、王楚芳、 夏月珊、沈绶云等	文艺小报。有京剧界动态新闻、“粉墨丛谈”栏目等。
世界 繁华 报	日刊	1901.3 创刊 — 1910.2 停刊	李伯元主编	文艺小报。有“菊部要录”、“梨园杂录”、“鼓吹录”、“繁华杂志”等栏目。
春江 花月 报	日刊	1901.10.12 创刊 —1902.10.4 停刊	鲍友翘	文艺小报。有“月府霓裳”等栏目。
新小 说	月刊	1902.11 创刊于日 本横滨，第二卷起 迁上海 — 1906.1 停刊	编辑兼发行者署赵毓 林，实为梁启超主持。	文艺期刊。有剧本、戏曲理论文章等。
大陆 报	始月刊， 第三卷起 改半月刊	1902.12 创刊 — 1906 停刊	林志其、廖陆庆等编 辑，杨廷栋等实际主 持。	期刊。有汪笑侬关于改良京戏的竹枝词等。

智 群 白 话 报	月刊	1903.1 创刊—?	砭石道人主编	期刊。有《时事京调》等文章。
花 天 日 报	日刊	1903.3.3 — 1905.3.13 停刊	主持谢立卿、俞达夫	文艺小报。有“顾曲闲评”栏目等。
绣 像 小 说	半 月 刊	1903.5 创 刊 — 1906.4 停刊	李伯元主编	文艺期刊。有《经国美谈》等京剧剧本。
中 国 白 话 报	初 半 月 刊 第 十 三 期 起 改 旬 刊	1903.12 创 刊 — 1904.10 停刊	主持人为林獬（白话道人）	综合性期刊。有《木兰从军》、《博浪锥》、《游侠传》等京剧剧本。
女 子 世 界	月刊	1904.1 创 刊 — 1907.7 停刊	丁初我、曾朴主编	综合性文学期刊。有《观隐伶汪笑侬演<缕金箱>新戏偶成》的诗词等。
警 钟 日 报	日刊	1904.3 创 刊 — 1905.3 停刊	蔡元培主编，编辑还有陈去病、柳亚子等	综合性日报。有《瓜种兰因》等京剧剧本。
宁 波 白 话 报	半 月 刊	1904.5 创 刊 — 1904.7 停刊	上海宁波同乡会编印	综合性期刊。有《论戏曲宜改良》等文章。
时报	日刊	1904.6 创 刊 — 1939.9 停刊	狄葆贤主编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扬 子 江	月刊	1904.6 创刊—?	杜课园主编	期刊。有《大闹庆余堂》等京剧剧本。
二 十 世 纪 大 舞 台	半 月 刊	1904.10 创、停刊	陈去病、汪笑侬等创办	中国最早的专业性戏曲期刊。有关于京剧的剧本、剧评、诗词、舞台掌故等文章。
扬 子 江 白 话 报	月刊	1904.12 创刊—?	杜课园主编	期刊。有《敬告为优的同胞们》等文章。
花 世 界	日刊	1904.12.16 — 1908.6.1	主持庞栋材、俞达夫	文艺小报。有“花世界之新剧场”栏目等。
南 方	日刊	1905—1907	/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广告。

报				
新 世 界 小 说 社 报	月刊	1906.5 创刊 — 1907.1 停刊	/	综合性文艺期刊。有《论戏剧 弹词有关于地方自治》等理论 文章。
月 月 小 说	月刊	1906.6 创刊 — 1909.1 停刊	编辑有汪惟父、吴沃 尧、许伏民	文艺期刊。有《剧场之教育》 等理论文章和《义侠记》、《孽 海花》等京剧剧本。
小 说 七 日 报	周刊	1906.8 创刊 — ?	编者谈小莲	文艺期刊。有《潘烈士投海》 等京剧剧本。
竞 业 旬 报	旬刊	1906—1909	上海竞业学会编辑	综合性期刊。有《说巫医倡优 之价值》等文章。
神 州 日 报	日报	1907.4.2 创刊 — 1946.12.15 停刊	于右任等人创办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上 海	日报	1907.5.17 — 1908.4.25	/	小报。有《论丹桂戏园因改良 新戏受奖事》等文章。
文 娱 报	日报	1907.6 创刊 — 1908.12.23	主笔童爱楼、吴唯耽、 胡笙漱等	文艺小报。有“梨园”等栏目。
时 事 报	日报	1907.12.9 — 1911.4.28	/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新 朔 望 报	半月 刊	1908.2 创刊 — ?	上海朔望报馆编辑出 版	综合性期刊。有《论改良戏剧》 等理论文章和《越南亡国惨》 等京剧剧本。
国 魂	日报	1908.4.1—1908.7	创办人谢企石，主笔 戚饭牛	文艺小报。有“顾曲闲评”、“歌 舞志”等栏目。
国 民 白 话 日 报	日报	1908.7.30 — 1908.9.24	/	综合性报纸。有《改良戏曲》、 《夏氏兄弟的荣誉》等新闻。
安 徽 白 话 报	旬刊	1908.10 创刊 — ?	主持人为李燮枢、王 钟麒、李铎等	综合性刊物。有《越南魂》等 剧本。
女 报	月刊	1909.1 创刊，同年 即停	陈以益主编	综合性刊物。有《木兰从军》 等京剧剧本。
舆 论	日报	1909.4.20 —	/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时 事 报		1910.9.23		
民 呼 日报	日刊	1909.5.15 创刊— 1909.8.14 停刊	于右任创办，编者有 范光启、王无生等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剧本。
民 呼 日报	日刊	1909.10.3 创刊— 1909.11.19 停刊	范光启任社长，于右 任实际主持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小 说 时报	先月 刊， 后四 月刊	1909.10 创刊— 1917.11 停刊	狄葆贤创办，陈景韩、 包笑天轮流主编，毕 倚虹也曾参与编辑	文艺期刊。有《小叫天》等文 章。
劝 业 会报	日刊	1909.11.2 创刊— 1910.1.26	南洋劝业会上海协赞 会事务所	商业报纸。有京剧广告。
会 场 捷报	日刊	1909.11.21 创刊— 1909.12.11 停 刊	上海出品协会会报主 办	商业、文艺小报。有“会场之 歌舞台”、“会场之评议院”等 栏目。
小 说 月报	月刊	1910.8 创刊— 1931.12 停刊	主编王蕴章	文艺期刊。有《梨园小史》等 文。
中 国 商 业 研 究 会 月 报	月刊	1910 年创刊— 1920.5 停刊	上海商业月报社编印	综合性刊物。有京剧相关的诗 词。
民 立 报	日刊	1910.10.11 创刊— 1913.9.4 停刊	于右任创办，编者有 范光启、景耀月、宋 教仁、陈其美等	综合性报纸。有包含京剧界动 态的“东西南北”栏目，以及 其他剧评和新闻文章。
时 事 新报	日刊	1911.5.18 — 1948.12.4	/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天 铎 报	日刊	1911—1913	/	综合性报纸。有京剧戏园广告。

第二章 晚清上海报刊京剧广告与京剧的传播

第一节 晚清上海报刊第一则京剧广告

一、报载广告之前的京剧广告形式

在报载京剧广告产生之前，戏园的广告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戏单，另一种是海报。这两种形式对京剧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戏单，清代的笔记中多有介绍。据清代徐珂的《清稗类钞·戏剧类》记载，“将日夜所演之剧，分别开列，刊印红笺，先期挨送，谓之戏单。”¹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也有记载，“案目将日夜之戏印就小红笺分送看客，谓之‘戏单’。”²海上漱石生的《上海戏园变迁志》更是对早期戏单作了详细的解释：

各戏园之戏单，亦称戏目，初时皆以烂红纸为之。纸阔二寸余，长三寸余，文班仅有剧名，京徽班则于剧上兼列人名。然彼时尚无铅字，尽系木刻，演员之名，其字虽略分大小，然类为学徒所刻，笔画不甚整齐，且武行泰半有名无姓，如李春来仅刊春来，沈韵秋刊韵秋，杨贵小无杨字，金环九无金字，其余略同。³

可见，最初的戏单还是很粗糙的。后来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以及各戏园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戏单也逐渐精致起来，无论是材质、尺寸、还是戏单上的文字，都有很大改进。由于当时京班戏园的戏价十分昂贵，是昆、徽、粤、绍诸班戏园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对于一般市民阶层，尤其是下层平民来说，到京班戏园看戏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京班戏园的观众大都是一些封建官绅、洋行买办、新兴资产阶级等。戏单面对的广告对象也就主要是这些上层社会的阔绰主顾。为方便他们看戏，戏园中掌管演出经营的专职人员——案目便在新戏上演或名角登台之际，持刻印有演员和剧目的戏单主动上门定座点戏，伶牙俐齿，备极谦恭，从中捞取可观的小费和回扣。这些主顾们在戏单上贴演戏码之外，还可以出资点自己想看的剧目，届时或邀朋携眷，或招妓同往，按预定席位就座观剧。

相对于戏单而言，海报则更加大众化。作为戏园宣传和组织观众的另一种方式，海报是以一般市民和旅沪客商为广告受众的。当时的戏园用色笔或墨笔将演员和上演剧目写在彩色或素色纸上，然后派人张贴在戏园门前或闹市街头，以招徕观众，观众在获知戏园演剧信息后，凭借兴趣，择优往观。《上海戏园变迁志》中对海报的制作情况也进行了详细介绍：

¹ 徐珂：《清稗类钞·戏剧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46页。

²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³ 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见周华斌、朱联群《中国剧场史论（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6页。

戏园于通衢墙壁上所粘招贴，呼为海报。最初亦以烂红纸为之，且以正幅纸分裁为二，故阔只一尺有奇，草书当晚或当日之各戏之上，而无演员名字。后改用云母笺，仍对裁作狭长式，惟字则概用棕印，不再书写，略见整齐。逮用全张大云母笺，戏上始有演员之名。¹

海报的内容和形式在以后也有很大的发展。因为是张贴于户外，海报张贴之处，还要交纳广告税。华界无论闸北还是南市，都需要交纳此项税目；法租界的广告税，征收最为苛刻，故各家戏园常不在此张贴；而英租界由于没有这种要求，所贴海报最多。

尽管后来出现了更为大众化的报刊京剧广告，但是，戏单和海报仍然是各戏园在新角登台和新戏上演时所采用的重要广告手段，它们和报刊广告一起，共同发挥着传播京剧的重大作用。

二、晚清上海报刊第一则京剧广告的出现及其意义

晚清上海报刊第一则京剧广告，出现在《申报》上。《申报》是继《上海新报》（1861年）之后创刊于上海的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由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集资1600两白银创办，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初为双日报，从第5号起改为日报。

《申报》从一创刊，就把赢利作为办报的首要目的，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招登广告。由于当时人们对报刊广告还比较陌生，为了鼓励客户刊登，《申报》刚开始制定的广告价格十分优惠。《申报》第一号的“本馆条例”中，有着如下的“广告刊例”：“如有招贴、告白、货物、船只、经纪、行情等款，愿刊入本馆新报者，以五十字为式，买一天者取刊资二百五十文，倘字数多者，每加十字，照加五十文；买二天者取钱一百五十文，字数多者，每加十字，照加钱三十文起；如有愿买三四天者，该价与第二天同。”²如此低廉的价格，使得《申报》在创刊当日就出现了诸如全泰盛信局、衡隆洋货号、周虎臣笔店等13家商户刊登的广告，并附有前一日的各货行情和船期信息，广告版面几乎占据报纸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但是，在《申报》创刊之后的最初一个多月里，并没有戏园来报馆刊登广告。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戏园主人没有认识到报刊广告的效用，仍然奉行派送戏单和张贴海报这些早已习惯了的传统经营方式。后来，当戏园主人意识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也可以起到增加营业的作用时，便开始在《申报》上刊登演出广告。

关于《申报》上刊登的第一则京剧戏园演出广告，之前的论者有不同的说法。

《申报》老报人李嵩生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上撰述的《申报沿革》一文中

¹ 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见周华斌、朱联群《中国剧场史论（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6—567页。

² 《申报》，上海书店，1872年4月30日。

说“《申报》的戏剧广告是在清光绪元年才出现的”¹。徐载平、徐瑞芳编撰的《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则认为,《申报》上出现京剧广告的最早日期是清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72年9月28日),并将当日刊出的戏园戏目广告抄录于书。²但事实上,《申报》刊登第一则京剧戏园演出广告的时间,应是清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872年6月18日)。此时,《申报》创刊不到两个月。在当日报纸的第七页里,有一则“各戏园戏目告白”,具体内容如下:

丹桂茶园,十二日演:《虎囊弹》、《洒金桥》、《大卖艺》、《击掌》、《打龙袍》、《金水桥》、《胭脂虎》、《拿谢虎》、《通天河》;

金桂轩,十三夜演:《雁门关》、《芦花河》、《山海关》、《玉兰记》、《丑配》、《飞坡岛》、《卖身》、《丁甲山》、《青石岭》;

九乐戏园,十三日演:《风云会》、《战北原》、《三上吊》、《迴龙阁》、《一匹布》、《黑沙洞》、《义虎报》、《闹花灯》。

丹桂茶园、金桂轩和九乐戏园是晚清上海有名的京剧演出场所。虽然当时报纸上还没有使用“广告”这一名称,但这则“各戏园戏目告白”,实际上就是京剧戏园刊登的预告即将上演京剧剧目的广告。这则广告按照戏园名称、演出时间和演出剧目的顺序将各个戏园的演出情况进行了粗略地介绍,内容极为简单,然而,它在中国报刊史和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晚清上海报刊史上的第一则京剧广告,更是我国报刊史上的第一则京剧广告,而且还是我国近代戏曲史上最早的报载戏园演剧广告,开创了我国报载戏曲广告的先河,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近代戏曲的传播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刊登第一则京剧广告以来,《申报》在五月份除了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和三十日之外,一直都有“各戏园戏目告白”的京剧演出广告出现。六月份,由于梨园界歇夏,各戏园停止营业,故没有京剧广告刊出。到了七月初三日,“各戏园戏目告白”又重新出现在《申报》上,此后,基本上每天都刊在第四、五、六、七页,尤以第五页居多。当时在《申报》上刊登演出广告的,除了丹桂茶园、金桂轩和九乐戏园以外,还有山雅戏园、山凤园等其他戏园。这些戏园为了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纷纷在报上发表戏目告白,从此,报载演剧广告开始进入京剧广告的形式行列,并逐步超越戏单和街头海报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广大京剧观众获取戏园演出信息的主要渠道。

第二节 晚清上海报刊京剧广告形式的发展

¹ 转引自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75页。

²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75页。

一、19世纪70年代上海报刊京剧广告的形式

晚清上海报刊最初刊登的京剧广告,形式非常简单,如上文提到的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872年6月18日)的《申报》“戏园戏目告白”,只登戏园名称、演出时间和演出剧目,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信息。观众除非已经预先知道了剧目的内容,否则,必须进入戏园才能清楚所演为何剧。而且,即便知道了剧目内容,该剧由哪些演员演唱也不得而知。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诸多因素,演员的基本功和舞台表现如何,直接影响着剧目的演出效果。对于强调“看”戏、喜欢挑剔的上海观众来说,这种广告形式似乎显得不够细致和体贴。

不过,情况很快得到了改进。几个多月之后,演员的名字就被加进广告中。关于最先出现演员名字的京剧广告,《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中说,“直到公元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九月八日,才在《申报》广告版内的戏剧广告中出现了演员的艺名。”¹这一说法是有误的。实际上,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的京剧广告中就已经出现了演员的名字(见图1)。当日的“各戏园戏目告白”共登出金桂轩和山凤园两家戏园的演出信息,其中包括金桂轩日演、夜演和二十四日日演剧目,以及山凤园日演、夜演剧目。出现演员名字的是金桂轩的夜演和二十四日日演剧目广告。具体内容如下:

金桂轩夜演:《拿严嵩》,新到《凤鸣关》,陈大噪《天水关》,《卖饽饽》,黑儿、黄月山《八腊庙》,小穆、小奎官《白良关》,刘均喜《双官诰》,《盗仙草》,《换妻》,《赏桂图》;

金桂轩廿四日演:《万花献瑞》,《进蛮诗》,小奎官《雅观楼》,刘均喜、黑儿、黄月山《兴周图》,《送灰面》,陈大噪《金水桥》,《恶虎村》,《端午门》。

演员名字在京剧广告中的出现,使观众对戏园

演出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强了广告的刊出效果。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戏园主人不但认识到了报刊广告的效用,而且已经意识到名角效应在戏园竞争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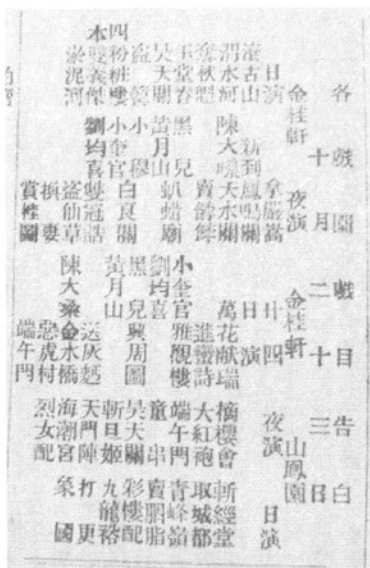


图1:《申报》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首次出现演员名字的广告

¹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77页。

《申报》最初的“各戏园戏目广告”，是将几家戏园的信息汇总在一起作为一则广告刊出的。这样的广告所占面积很小，常常被淹没在其他形形色色的大量广告之中，因此，刊出效果不甚明显。为了突出自己的个性，各家戏园逐渐以独立的形式刊出广告，每家广告的内容分别用方框框起，形成封闭的空间。如光绪元年三月十六日（1875年4月21日）《申报》广告版中，昇平轩、丹桂茶园、金桂轩、满庭芳、一桂轩等五家戏园的广告即是独立分开的。这种自成体系的广告形式，不但使戏园广告的总体面积增加了，而且也使各家的广告更加醒目了，这样，读者就能很容易地找到自己想要查询的戏园演出动态。

二、19世纪80至90年代上海报刊京剧广告的形式

8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新开戏园数量的增多，戏园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报纸上刊登的演出广告也越来越多。为了能更直接地吸引观众，更明显地突出自己的特色，各戏园主在邀请到了新的角色或排演出了新的剧目时，往往也专门登出广告。大约从光绪九年（1883年）起，《申报》的广告版中开始出现新到角色和新排剧目的广告形式。最初刊登这种广告的是昆班戏园。如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883年3月30日）的老三雅园广告（见图2），就是专门介绍即将上演的《背解红罗》和《玉绣球》两剧，并将这两剧的故事梗概作了简要地说明。光绪九年三月初三日（1883年4月9日），宜春茶园刊出广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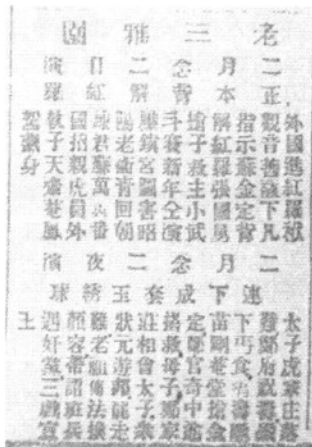


图2：《申报》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广告

特请湖北回申头等名角月月红等于初三夜起演，又京都回申李长在等准演，请诸公赏鉴，光降是荷。

这样的广告在之前几乎很少见到。之后，它们不断增多。各京班戏园也刊登类似的广告。这样，新到角色广告和新排剧目广告就渐渐地从“戏园戏目告白”中独立出来，成为戏曲广告中的两种特殊形式。而一般的演出广告则最终定形为当初的戏园名称、演出时间和演出剧目的形式，只是偶尔会附带标出戏园的位置、票价以及全本连台的说明。

新到角色广告和新排剧目广告是京剧广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两种形式。之所以说它们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它们传达的信息重点突出，使观众易于记住；二是因为它们反映的内容新鲜活泼，能引发观众兴趣；三是在于它们的标题夸张醒目，能抓住观众眼球。当然，这些优势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具有的，如广告标题的醒目是随着京剧的竞争发展和报刊的业务改进而逐渐形成的。

刚开始的新到角色广告和新排剧目广告在字体和排版上与其他的广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正常的小号字体和竖式排版,也没有任何色彩的变化。这种相对不够突出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年左右。直到宣统十九年(1893年)间,这两种广告形式才在标题和字体上发生变化,即利用大字号的演员名字和剧目名字作为广告的标题,直接将信息传达给观众。如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1893年11月1日)《申报》刊登的天仙茶园广告(见图3),其中演员名“五月仙”和剧名“十万金”运用了大字号,且黑底白字的色彩效果使这一标题在报纸中显得特别突出。此期类似的广告还为数不多,但是两年之后,到了1895年,这样的



图3:《申报》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广告

广告在报纸中就几乎每日都可以见到了。为了更加吸引观众兴趣,调动观众的看戏热情,演员和剧目的名字前面通常还会冠有一些炒作性的词语,如“头等名角”、“真正第一等名角”、“奇彩绝妙新戏”、“异奇大场灯彩新戏”等等。后来,广告宣传的对象也由一则广告中重点宣传一两位演员发展到对多位演员进行集体式宣传。剧目广告也是如此。但是,演员的声望不同、剧目的新旧不同,名字的字、排版也就不尽相同。广告的商业性和演艺界的商品化于此可见一斑。京剧改良运动时期,随着新排改良剧目的不断增多,广告醒目的特点就更加突出了,使用大号字已不仅仅是标题的专利,广告的正文中更是随处可见不同型号的字。而且,后来的广告还使用插图来增加可观性。

三、20世纪初上海报刊京剧广告的形式

20世纪初期,在一些文艺小报的广告版之外,出现了另一种和新闻报道栏目并列在一起的京剧广告形式。如1901年到1907年间,《世界繁华报》开设的“戏园日录”栏目、“繁华杂志”栏目之“今夜诸园名角戏”(见图4);1902年到1905年间《寓言报》开辟的“粉墨丛谈”栏目;1905年到1906年间《消闲录》开辟的“剧谈”栏目之“今夜诸园名角戏”等,这些栏目所录的都是关于各戏园将要上演剧目的内容。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和一般广告版中的广告不同,采用直接叙述的方式对剧目进行预告,但实质上却仍是广告的一种,对于传播京剧信息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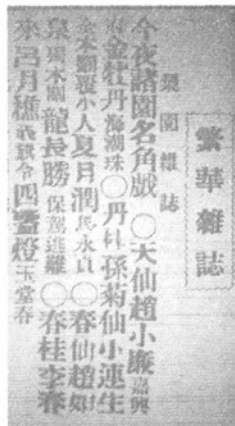


图4:《世界繁华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广告

1905年《申报》进行了大改革,京剧广告在报刊版面上的位置随之发生了

变化。之前的京剧广告一般都是位于新闻报道之后的广告版中。《申报》的改革使每日广告由以前的四版增加到八版以上，并且把广告分为“论前”、“后幅”、“长行”和“短行”等几种，价格也重新进行了调整。这样，京剧广告也就有了论前和后幅之分。论前广告一般是长条型的，收费较为昂贵；而后幅广告则是传统的方块型，相对便宜一些。刊出位置的不同，往往能看出一个戏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刊出位置的变化，更能反映出报刊对京剧广告地位的重视程度。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以后，为了招徕观众，各戏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广告手段，如赠送入场券、月份牌、演剧照片以及在夏日为观众准备免费手摇扇等等。这些体贴入微的广告手段在报刊的广告中均有反映。如 1908 年 4 月 16 日，有人在《申报》中登出“谢券”声明，志谢丹桂茶园所赠入场券两张。虽然这不是由戏园直接刊登的广告，但其包含的演剧信息，却是显而易见的。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910 年 5 月 29 日），《笑林报》刊登了新舞台“附送新式手摇雅扇”的广告（见图 5），广告中说明将所演新剧的人物肖像分印在扇面。这样的广告创意真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又能使观众记住所演剧目。



图 5：《笑林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广告

到了 1909 年，为了方便观众提前定座、咨询演出信息以及及时反馈观剧情况，报刊京剧广告中开始加入戏园的电话号码。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909 年 12 月 10 日），《申报》的群仙茶园广告中出现“新装电话一千三另三号”的语句（见图 6）。这在之前的戏园广告中是没有见到过的，之后的一段时间，《申报》中也没有接着出现。直到 1910 年，显示电话号码才在京剧广告中普遍兴起。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 年 9 月 24 日），《时事报》的广告版中有四个戏园登出了电话号码，除了群仙戏园以外，还有迎贵茶园、文明大舞台和风舞台。不久，丹桂第一台、歌舞台也相继公布自己的电话。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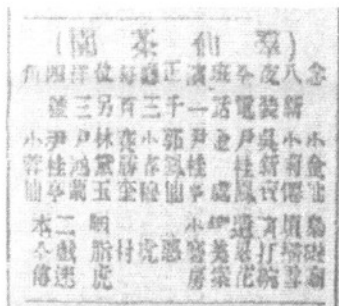


图 6：《申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广告

广告中，有的直接写明“新装电话”，有的则使用音译词“德律风”，显得十分新潮。电话号码的加入，使京剧广告的文案要素更加丰富，这是京剧广告形式的发展，更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纵观晚清上海报刊京剧广告形式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京剧广告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多样、由混杂到凸显、由粗糙到细致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京

剧艺术自身的发展是促进广告形式不断改进的内在因素,报刊的近代化改革以及晚清上海社会的求变思潮,是推动广告形式日益更新的外在条件,三者的良性互动才产生了如此博大精深的艺术样式。

第三节 晚清上海报刊京剧广告的内容

一、日常演出广告的内容

在晚清上海报刊的各种京剧广告中,日常演出广告是刊出时间最早但也最为普通的一种广告形式。它基本上是由戏园名称、演出时间、演员名字和演出剧目等四部分构成,没有太多字体和排版上的变化,也没有任何描述性的华美语句来修饰。虽然从形式上看,显得有些单调,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所涵盖的信息却是相当丰富的。在晚清上海京剧发展的四十多年间,不断地有新的戏园出现,不断地有新的演员登台,不断地有新的剧目上演,京剧界的许多变化,几乎都能在报刊上日常演出广告的内容中得到反映,因此可以说,日常演出广告就是京剧界的“晴雨表”。

首先,日常演出广告可以反映戏园的历史变迁、演出实力和特色。

京剧传入上海以后,受到了沪人的极大欢迎。大批京剧艺人南下,促使上海的京剧戏园数量剧增。当时的石路宝善街(今福建中路广东路)、大新街四马路(今湖北路福州路)地区茶园密集,在小东门外还有戏馆街。据统计,从1867年第一家京戏园满庭芳开业,到1917年贵仙茶园的关闭,在这五十年里,上海一地建有京戏园百家之多。在不同的时期,不断有新戏园涌现,也不断有不适应市场的戏园被淘汰消亡,而少数长存的知名大戏园也在不断地变换着主人。这些戏园的兴衰变迁常常能通过日常演出广告体现出来。

不同的戏园,由于演员的差异,戏园的演出实力也就有高低上下之别。这也可以从日常演出广告中反映出来。如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77年1月12日)《申报》的戏园广告。当日,丹桂茶园的演出阵容里有孙春恒、孙菊仙、李春来、韩桂喜、杜蝶云、大奎官、郝福芝、谢梅卿、杜锦芳、张九柱等角色,金桂轩的出场演员也有黄月山、周春奎、熊文通、任七、孟七、盖山西、沈韵秋等名角,这两个戏园都是上海知名的大戏园,所聘角色也都是技艺出众的。而同日同版刊登演出广告的还有同乐茶园,该戏园此时也是实行京徽合演,但演出人员却大多是“特请丹桂客串”、“特请金桂客串”和“特请富春客串”。因为没有自属的名角撑台,这样的演出广告,相对来说是缺乏底气的

不同的戏园,由于演出剧目的类型不同,所表现出的演出特色也就不同。如丹桂茶园和金桂轩,以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间《申报》所载两戏园的上演剧目为例(见表2),我们可以看出前者是以文戏为主,兼演武戏,而后者则

以武戏为主要特色，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文丹桂，武金桂”。

表 2:《申报》同治十一年丹桂茶园、金桂轩日常演出广告

日期	丹桂茶园	金桂轩
五 月 十 三 日	日演：《虎囊弹》、《洒金桥》、《大卖艺》、 《击掌》、《打龙袍》、《金水桥》、《胭脂虎》、 《拿谢虎》、《通天河》	夜演：《雁门关》、《芦花河》、《山海关》、 《玉兰记》、《丑配》、《飞坡岛》、《卖身》、 《丁甲山》、《青石岭》
五 月 十 四 日	日演：《高平关》、《毗目镜》、《三吊》、《摘 樱会》、《探寒窑》、《忠孝图》、《挑华车》、 《卖饽饽》、《李陵碑》	日演：《渭水河》、《清官册》、《反长安》、 《春秋配》、《推弓》、《新戏测》、《尼姑》、 《送亲》、《北门楼》
五 月 十 五 日		日演：《拿严嵩》、《玉堂春》、《男三战》、 《定军山》、《双钉记》、《朱雀关》、《前 度梅》、《女儿国》； 夜演：《审头》、《刺汤》、《铁弓缘》、《九 宫山》、《造白袍》、《烧窑封宫》、《八大 锤》、《淤泥河》、《双假缘》
五 月 十 六 日	日演：《高平关》、《比目镜》、《三吊》、《摘 樱会》、《探寒窑》、《海潮珠》、《挑华车》、 《卖饽饽》、《李陵碑》	夜演：《西川图》、《取城都》、《探窑》、 《摇钱树》、《杀皮》、《薛家窝》、《女审》、 《五花洞》
五 月 十 七 日	日演：《上天台》、《别宫》、《宁武关》、《盗 宗卷》、《琼林宴》、《打灶》、《奇巧报》、《入 府》、《打连相》	日演：《临童山》、《祭塔》、《反西凉》、 《卖灰面》、《董家山》、《牛头山》、《巧 姻缘》、《昭君》； 夜演：《紫金带》、《翠花宫》、《打金枝》、 《二龙山》、《黄金台》、《丑表功》、《摇 钱树》、《梅龙镇》、《福寿图》
五 月 十 九 日		日演：《铡包勉》、《南阳关》、《打桃园》、 《战长沙》、《赶会》、《恶虎庄》、《桃花 店》、《卧虎山》、《打虎》； 夜演：《滚古山》、《取荥阳》、《收鱼精》、 《玉玲珑》、《法门寺》、《无底洞》、《宇 宙锋》、《忠义祠》、《浔阳江》

其次，日常演出广告可以反映演员的演出动态。

在专门介绍新到角色的广告出现之前，日常演出广告承载着告知戏园新聘角色的信息。如光绪五年正月初六日（1879年1月27日），《申报》的金桂茶园戏目广告中明确标明“新到董三虎、陈占奎”、“新到金三、阮老燕”、“新到草上飞、韩春平”、“特请京都新到谭鑫培、孙彩珠”等。通过这些标示，读者可以很清楚

地知道该戏园目前演员的新老构成情况。对于喜欢追新求异的上海观众来说,这些标示就是一种观剧导向,引导着观众亲临演剧现场去品鉴新角的演技高下。

上面提到的这则广告是谭鑫培初次到上海演出期间,金桂轩登出的演剧广告之一。谭此次在上海共逗留五十余日,除了在金桂轩演出之外,还在大观茶园献演,所演剧目共六十余出。这些剧目在当时的报刊广告中都有记载(部分剧目见表3)。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谭鑫培当时所演各剧,文武昆乱,一应俱全,其京剧表演艺术还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将这些记载和此后几次谭鑫培来沪演出时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待,则不仅对谭在上海的表演经历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他的整个演艺生涯也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表3:《申报》光绪五年金桂轩日常演出广告中谭鑫培所演剧目

日期	日演剧目	合演者	夜演剧目	合演者
正月初六	《群英会》、《代打盖》	寿鑫山、孙彩珠、董三虎、金山、刘恩祥、燕奎、杨三元	《探庄》《射红鸾》	董三虎、刘恩祥、邱奎伍
正月初七	《卖马》		《镇檀州》	金三、孙彩珠、燕奎
正月初八	《状元谱》		《罗四虎》	董三虎、金三、杨三元、刘恩祥、寿鑫山、韩春平、燕奎、邱奎伍、草上飞
正月初九	《双沙河》	孙彩珠、董三虎、刘恩祥、金三、阮老燕、燕奎、寿鑫山	《一捧雪》、《金钱豹》	孙彩珠、刘恩祥、寿鑫山、阮老燕;金三、燕奎、董三虎、邱奎伍、草上飞、刘恩祥
正月初十	《太平桥》	刘恩祥、董三虎、杨三元	《状元谱》	金三
正月十一	《审刺客》	刘恩祥、董三虎、阮老燕、寿鑫山	《英雄义》	董三虎、寿鑫山、韩春平、杨三元、刘恩祥、燕奎、金三、邱奎伍
正月十四			《马蹄金》	孙彩珠
正月十五	《金水桥》	阮老燕、孙彩珠、丁琴凤、刘恩祥	《摩天岭》	董三虎、刘恩祥、杨三元、阎燕奎
正月十六			《大进宫》、《翠屏山》	孙彩珠;达子红、一斛珠、寿鑫山、活吕布

再次,日常演出广告可以反映出京剧的发展状况。

在京剧发展的不同时期，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是不相同的。比如，京剧初来上海时，各戏园所演剧目基本上是一些传统旧戏，其题材大多来自于三国、水浒等历史故事以及民间传说；到了京剧改良时期，时装京戏大量出现，其题材类型，不仅局限于历史传说，更多的来源于时事新闻。每一个时期的代表剧目在当时报刊上所登的京剧演出广告里均会有突出的反映。以 1872 年 8 月 21 日《申报》刊登的丹桂茶园演出广告与 1910 年 5 月 29 日《笑林报》刊登的新舞台演出广告为例（见表 4），通过所演剧目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个时期的京剧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前者演出的剧目多是传统历史剧，而后者则在演出传统剧的同时增加了新编的时事剧目，如表现要求富国强兵、抵抗外辱的《潘烈士投海》，以及借古鉴今、讽刺朝政腐败的《明末遗恨》等，这样的剧目只有在时代变革的过程中才会出现，它们是京剧与时代相结合的产物。

表 4：丹桂茶园（1872 年）、新舞台（1910 年）日常演出广告

时间	戏园	日演剧目	夜演剧目	报刊
1872 年 8 月 21 日	丹桂茶园	《骂殿》、《江东桥》、《宇宙锋》、《鸿鸾喜》、《群英会》、《摩天岭》、《斩马谲》、《李陵碑》、《黄河渡》	《进蛮诗》、《渭水河》、《竹林记》、《淤泥河》、《黄金台》、《背板凳》、《甘露寺》	《申报》
1910 年 5 月 29 日	新舞台	《百花点将》、《李密投唐》、《长坂坡》、《新安驿》、头二本《潘烈士投海》、三四本《潘烈士投海》	《拷打口柴》、《黄忠带箭》、《泗洲城》、《代门法》、《明末遗恨》、《新洛阳桥》	《笑林报》

在上海的徽班、梆子向京剧过渡时期，各京班戏园每场戏必有一两出合演的大戏。他们或是合班同台而不合串，即在同一场演出中既有京班戏码，又有其他剧种的戏码，各剧种艺人分别表演各自的擅场剧目；或是合台又合串，即由不同剧种的艺人联合演出同一剧目。一般而言，当戏园排演成本大戏或大型武戏时，常常都采取这种形式，集该园艺术精粹于一台。¹此期的日常演出广告颇能及时反映戏剧界合演的这一状况。以光绪五年正月初七日（1879 年 1 月 28 日）《申报》刊登的天仙茶园广告为例，该日上演的剧目中，除了小秃三、王桂芳、陈彩林、孙瑞堂、熊文通合演的《四郎探母》以及孟七等人演出的《收关胜》为京剧外，其余如周来全、小桂寿等演出的《送灰面》为徽剧，邱阿增、姜善珍演出的《活捉》为昆剧，而任七、孟七、小桂寿等演出的《施公案》则为梆子、徽调、皮簧合演剧目。同一时期的其他京班戏园广告中，也都出现了不同剧种的演员名字，还有一些经由合串而渐变为京剧剧目的其他剧种的传统剧目。

¹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272 页。

以上关于京剧日常演出广告内容的几点解析,只是点到为止而已,还不能全部揭示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京剧研究而言,这些刊载在晚清上海报刊中的大量演出广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新到角色广告的内容

京剧传入上海以后,大批艺人纷纷南下,他们或在上海作短期演出后即北返,或定居上海,长期献艺于南方。同时,其他剧种的演员也不断前来,频频出现在上海的京剧舞台上,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互相切磋技艺。在戏剧界广泛交流合作的背景下,19世纪80年代,报刊上的新到角色广告就应运而生了。

晚清上海报刊中,新到角色广告所宣传的对象大多是名角,戏园刊登此类广告的目的就是借这些名角的知名度来招揽观众,增加戏园的上座率,以提高戏园的营业收入。也正是因为这个目的,广告中名角的头衔常常被无限夸大,名角的技艺常常被大肆渲染,名角的难求也常常被着重强调。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1896年5月30日)《申报》所登的丹桂茶园对新到角色四盏灯的广告(四盏灯为著名梆子花旦,原名周永棠),其内容如下:

本园不惜重资,专托友特请山陕名旺超等、真正花旦初次到申四盏灯。

其人面貌装样,眉眼身架,沪上无比;喉咙音韵,响亮出奇,工艺绝妙。向在内城南府当差,友费尽心思,挽请来申,刻已抵沪,养歇数天。是日登台,必有复报。择吉演唱,为特预告,诸台届时早临。谨此布请,惟祈光顾为盼。此则广告中,演员名字“四盏灯”之前的修饰语除了正文中的“超等”之外,还有标题中的“第一等”,而对其相貌的描述,用的是“沪上无比”。这样夸张性的用语在当时的角色广告中是很常见的。有了这些对演员自身基本情况的夸张宣传,再加上后面名重难请的说明,戏园主人想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应该是不难实现的。

新到角色广告中的名角大都是外串出演,即“非本剧团演员临时参加演出”¹。因为只有前来作短暂演出的角色才需要告知观众,而戏园常驻的主要演员无须专门宣传,在日常演出广告中已经多次出现而为观众所熟知了。当时上海的京班戏园邀请较多的是京都、山陕等地的名角。如1895年8月天福茶园邀请的余紫云²、1895年9月丹桂茶园邀请的小奎官³、1896年10月天福茶园邀请的汪桂芬、杨寿长⁴以及1901年10月春仙茶园特请的孙菊仙⁵等,均来自京都内城府;

¹ 黄钧、徐希博:《京剧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4页。

² 天福茶园广告,《申报》,1895年8月3日。

³ 丹桂茶园广告,《申报》,1895年9月19日。

⁴ 天福茶园广告,《申报》,1896年10月5日。

⁵ 春仙茶园广告,《游戏报》,1901年10月13日。

而 1893 年 6 月天仪茶园新到的牡丹花¹、1893 年 11 月天仙茶园新到的五月仙²、1896 年 10 月丹桂茶园新到的三盏灯³等,则来自山陕地区。他们到上海的演出,不但丰富了自己的京剧表演经验,提高了自己的京剧艺术水平,而且为海派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晚清上海报刊中新到角色广告对名角外串出演的宣传,不仅是了解演员演出动态的重要渠道,也是研究某位名角生平及其演艺史的宝贵资料。京剧大师谭鑫培一生中曾先后六次到上海献演,其中晚清时期有四次,分别是光绪五年(1879 年)、光绪十年(1884 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宣统元年(1909 年)。其中,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第三次来沪时,上海的《游戏报》给予了连续宣传。1901 年 10 月 13 日,《游戏报》刊登了桂仙茶园的一则广告,内容是:

桂仙茶园特请京都内城府超等名角小叫天由杭回申,择吉起演。

此则广告的内容极其简单,但字号非常醒目。同日,该报还登出了丹桂茶园对小叫天的广告,广告的正文如下:

内城供奉、头等名角小叫天,前在申江唱满之后,往杭州天竺进香。现因回銮在即,上京供差,路过沪上,思念亲眷都在上洋股开丹桂茶园,必须稍为看顾,若不帮忙几天,夏氏昆仲是我晚辈,面情下不过去,殷勤垂念,故而情愿帮忙,择吉登台,演唱几天,即速回京。特此奉闻。

相对于桂仙茶园的广告,这则广告的内容要丰富详实的多,它把小叫天的行程、登台原因都交代得相当清楚。之后,1901 年 12 月 16 日,《游戏报》又登出了天仙茶园的广告,也是预告小叫天的演出事宜,正文如下:

小叫天即谭鑫培,素在内廷供奉,其声名之大,驰通南北,而文武之戏,兼能擅长。此番来沪,系桂仙所聘,后念亲情,至丹桂帮忙,演过二次。而观其戏者,无不啧啧称善,然而犹未尽其所长也,何也?盖配角总无小园之相当。今进我国,凡所演戏,必配以相当之名角,自能出神入化,以献其非常之艺。务请绅商雅士,届期早临为荷。

通过以上三则广告,尤其是天仙茶园广告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谭鑫培此次到上海演出的整个行程,即谭鑫培是先应桂仙茶园所聘来沪演出,继而又在丹桂茶园和天仙茶园挂牌的。

《游戏报》中关于谭鑫培来沪演出的这三则广告,可以纠正现有论著中的某些细节性问题。如民国十三年出版的《上海轶事大观》之《谭叫天来沪演戏考》认为,谭鑫培第三次来沪“约在戊戌、己亥间”,先是为“园址在大新街”、“园主为三麻子”⁴的云仙园所聘。“戊戌、己亥间”,即 1898 至 1899 年,这在时间

¹ 天仪茶园广告,《申报》,1893 年 6 月 10 日。

² 天仙茶园广告,《申报》,1893 年 11 月 1 日。

³ 丹桂茶园广告,《申报》,1896 年 10 月 21 日。

⁴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465 页。

首先是有误的,而且戏园名也与当时的事实不符。¹《上海京剧志》认为,谭鑫培 1901 年来沪是先“应三庆茶园所聘”²,后在丹桂、天仙挂牌的。据《游戏报》1902 年 6 月 25 日记载,“桂仙于今年三月改名三庆”³。即三庆茶园是 1902 年 3 月由桂仙茶园改名而来的,而谭鑫培 1901 年来沪时戏园尚未改名,因此,这里称“三庆茶园”是不妥的。《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也认为,1901 年“时上海仅有丹桂、天仙、三庆、春仙四家戏园,谭鑫培已搭其三,所受待遇殊厚”⁴,同样是将改名后的“三庆”作为“桂仙”而与其他戏园相提并论了。⁵

三、新排剧目广告的内容

晚清上海报刊中的新排剧目广告,是覆盖内容最多、蕴含讯息最丰富的一种京剧广告形式。它不仅对剧本情节、演出角色、演出时间等基本要素进行介绍,而且对戏园的机关布景、舞台装饰等外在形式也进行了细致充分的描绘,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晚清上海的京剧舞台上,出现新排剧目最多的时期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前者正处于海派京剧形成时期,京剧与其他剧种的同台合演,使其接受、吸收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形式,从而催生出很多带有创新意味的新编剧目;后者是京剧改良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各个领域都强调变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京剧剧目被编创出来。因此,这两个时期的新排剧目广告,也是能充分反映海派京剧发展历程的广告形式。

1. 海派京剧形成时期的新排剧目广告

¹ 三麻子,即老生王鸿寿的艺名。1901 年,王鸿寿受聘在天仙茶园演唱,并不曾为某园园主。(参见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741—742 页)

² 徐幸捷、蔡世成主编:《上海京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53 页。

³ 《论上海当合北京名伶创开一戏馆》,《游戏报》,1902 年 6 月 25 日。

⁴ 赵山林、田根胜、朱崇志编著:《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1 页。

⁵ 如果以上三则广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当时报刊中的一些新闻可以从旁为证。1901 年 12 月 6 日,《游戏报》“好角色顿添生意”载:“桂仙自小叫天不演之后,萎靡不振者,又有两月余。”1901 年 12 月 8 日,《游戏报》“亟须转园”亦叙小叫天在桂仙、丹桂、天仙演唱之事。同时,《同文消闲报》1901 年 6 月 11 日“记小叫天来沪事”、1901 年 8 月 11 日“小叫天来申志疑”、1901 年 8 月 12 日“小叫天果然来沪”、1901 年 9 月 5 日“为小叫天辩白”、1901 年 9 月 6 日“再为小叫天辩白”、1901 年 9 月 12 日“小叫天遇胭脂虎”和“小喜凤与小叫天搭唱之故”等新闻,均记小叫天在桂仙演唱事,而不是称“三庆”。

据《申报》所载广告统计,从1884年到1899年,上海各京剧戏园新排演的剧目大约有200多部(见附录二:《〈申报〉所载京剧广告索引(1884年—1899年)》)。在这些新排演的剧目中,有一部分因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一再续排或重排,而且,同一剧目在不同的戏园也会反复上演。根据此期新排剧目广告的内容,大致可以看出海派京剧的一些特色:

首先,从演出的形式上看,这些剧目多是连台本戏。所谓连台本戏,是相对于折子戏和精短的整本戏而言的,指连日接演的整本大戏。连台本戏的特点在于繁、大,它们少者几本连演数天,多者几十本连演数月甚至几年,以不断延伸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吸引观众的兴趣。如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887年7月21日),《申报》刊登了天仙茶园“新编文武连台新戏《玉芙蓉》”的广告。一个月以后,到了七月初六日(8月24日),《申报》又登出天仙茶园续排该戏的广告“新编第二段连台新戏《玉芙蓉》”。该广告的内容如下:

本园前演头段新戏《玉芙蓉》四本,承蒙赏鉴诸君称美,故此即将二段四本编出,连台接演,串头、关节较前更奇。戏名列后,计开:赔罪、别书、摇会、搜庵、结盟、详讖、离魂、托梦、问卜、算命,共十出。择于七月初六夜接演,务祈赐顾,诸公是晚早将为盼,特此布闻。

该广告在之前上演的剧目已得到观众认可的基础上,将预演剧目的情节逐一开列,这在无形中调动了观众观剧的热情。果然,一个多月以后,在八月二十三日(10月9日)的《申报》中,天仙茶园又登出广告“续排第三集连台新戏《玉芙蓉》”。广告的正文为:

本园前演八本《玉芙蓉》新戏,承蒙赏鉴列公均各称善,并有诸多盼讯后来,是以小园将第三集四本赶紧排出,以供众览。戏名列后:访莲、劫释、描容、哭容、报殇、叔藏、戏叔、毁书、移藏、口亡、送子、产子,共计十二出。此系新谱昆曲,音韵合和,节奏按准,关目奇绝,过场、贯串非草草可比也。现已习熟,择于八月二十五夜试演,务希赐顾,诸君移玉惠临,特此布闻。

从目前看到的广告可知,该剧排演三次,共演出十二本三十多出,前后上演了两个多月。这样的连台本戏在当时还有很多,它们依靠紧凑热闹、悬念迭出、不断翻新的情节,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上海的舞台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观剧热潮,是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

其次,从舞台的机关布景上看,这些剧目多是灯彩戏。灯彩戏,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灯彩的演示而创作的剧目,它们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情节上较为简单而场景上却迷幻绮丽。灯彩戏兴起于光绪年间,是上海商业社会物质崇拜的反映。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88年3月3日),新丹桂茶园上演了著名的灯彩戏《善游斗牛宫》。当日的《申报》对这个剧目进行了广告宣传:

兹本园头等文武名角新编灯彩新戏，其名《善游斗牛宫》，系赵氏乐善好施、太祖临凡故事。特聘北都巧工按戏妙想揣摩，巧扎玲珑宫殿、仙山，景致异样，花卉、灯彩，俱各夺目入神。众仙聚会练成，高跷台阁、秋千轮车，无所不备。本拟新年早演，缘灯彩套数甚多，是以不及。现定于本月二十一晚起，准其三班合演。是夕务请诸台光临赏鉴，以广目娱一新，特此布请。

由于本戏演出的大受欢迎，之后，其他京剧戏园也相继排出了类似的富有神话色彩的灯彩新戏，仅当月上演的就有咏霓茶园的《老游斗牛宫》¹、留春园的《大罗天》²、天仙茶园的《陆地行舟》³等剧目。不仅神话题材的剧目多采用灯彩戏形式，一些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剧目也大量运用新奇变幻的机关布景。如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二日（1894年4月17日）《申报》刊登的丹桂茶园“请看灯彩新戏登台”广告：

本园不惜工夫，特请京苏诸名角新排一戏，名谓《双蝴蝶》，系前代梁山伯、祝英台同学双奇故事。其中情节联络幽雅，是前至后，接连两本。并选苏扬玲珑巧匠制成全副新彩，均用绸绢扎就，应需天上人间景物装潢，以及冥司阴曹、十殿地府。节节按戏点缀，俱各新奇异样，变化无穷，足供高士雅观，赏心悦目。

这些灯彩新戏以有别于传统戏曲舞台简单、写意的风格样式，给观众带来了感官上的愉悦和刺激，这也是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

再次，从演员的表演动作上看，这些剧目大多以真枪实械的惊险武戏为主。中国戏剧中的武戏表演，早在宋金时期就有很充分的表现。但是，到了宋元南戏、明清传奇时代，由于剧本多是才子佳人、伦理道德的题材，武戏表演被大大削弱，这当然也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情绪、社会氛围所决定的审美倾向相关。清代地方戏与京剧崛起后，武戏作为时代情绪的表达，又重新振作起来，且发扬光大，极具创造性。一些表现战争场面的大型武戏，规模宏大，仪式性强，刀枪剑戟、斧钺勾叉无所不用。如天仪茶园在宣传其新排的二本《左公平西》时，就明确标出使用“新添五色旗帐、真刀、大炮、军装时式行头”⁴。这类表演不但能使观众真实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场面，而且通过演员的空翻、筋斗、空手对打、持械格斗等动作创造出极高的审美效果。上海京剧舞台上的武戏演出一度出现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由于一味迎合观众的嗜好而走向极端。如光绪二十年丹桂茶园排演的《双三上吊》，其广告云：

本园特请京都内城真正第一等名角双轮飞、钻天飞、满天飞前演《双三

¹ 咏霓茶园广告，《申报》，1888年3月15日。

² 留春园广告，《申报》，1888年3月27日。

³ 天仙茶园广告，《申报》，1888年3月27日。

⁴ 天仪茶园广告，《申报》，1895年6月29日。

上吊》，承蒙诸君称赏，今加添各样技艺。众鬼惊贼，急跳登绳，空中飞刀，仙人走线，悬空吊办，鲤鱼翻身，精炼技艺，另出新奇。准于十九夜、二十夜起演，务请诸君驾临赏鉴是荷。¹

同年，天仪茶园也排演出《文武三上吊》。在该戏的广告中，着重强调了演员的动作表演：

重演武艺，空中飞刀，贼鬼上绳，空中吊鞭，自走自行，仙人脱衣，手提五鬼，九龙取水，比前大不相同。²

从这些广告的内容看，当时的武戏表演正处于一种单纯追求高难度技巧、惊险动作的倾向。这种舞台表现与北京舞台上追求干净稳健的风格是不同的，是海派京剧的又一特色。

2，京剧改良运动时期的新排剧目广告

1911年8月6日，协记丹桂第一台在其“诤吉开演”的启事中，明确列出了所采取过的四项改良措施：“改良戏剧”、“新奇布景”、“添聘角色”和“扩充座位”³。这些措施不仅是丹桂第一台进行改良的一种体现，也是当时很多新式剧场在改良过程中所努力的方向。而报刊中的新排剧目广告，其内容也大都反映出当时京剧在题材范型、舞台效果和编创思想等方面的改变。

首先，这一时期新排剧目的内容多来自于当代题材，甚至是外国题材。以《民立报》1910至1911年刊登的各剧场新排剧目广告（见表5）为例，其中不仅有提倡改良社会陋习的《黑籍冤魂》和鼓吹富国强兵、抵抗外国入侵的《新茶花》等时装剧，有表现清末民间冤案的《杨乃武》和反映黄花岗起义的《广州血》等时事剧，更有叙朝鲜亡国惨史、痛斥奸臣卖国行径的《李完用》之类的外国剧。它们或选取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话题、习尚，以通俗但不失夸张的手法加以创作；或直接取材于刚刚发生不久、且社会反响巨大的新闻事件稍作加工；或通过外国历史事件，讽刺清廷朝政。总之，这一时期的新剧内容突破了传统的题材范式，是京剧改良运动在题材革新上的一种体现。

表 5：《民立报》1910 至 1911 年新排剧目广告

时间	剧场	剧目
1910.10.14	新舞台	《黑籍冤魂》、头二本《二十世纪新茶花》、三四本《二十世纪新茶花》
1910.12.9	新舞台	五六本《二十世纪新茶花》
1910.12.10	新舞台	《安徽水灾惨状》
1911.2.23	歌舞台	连台灯彩新戏《补情天》

¹ 丹桂茶园广告，《申报》，1894年10月18日。

² 天仪茶园广告，《申报》，1894年11月17日。

³ 《民立报》，1911年8月6日。

1911.3.21	歌舞台	新戏《杨乃武》
1911.7.23	歌舞台	广东党事新剧《广州血》
1911.8.3	新舞台	第二本《黑籍冤魂》
1911.8.4	歌舞台	新剧《南海潮》
1911.8.29	丹桂第一台	应时改良新戏《天河配》
1911.8.31	丹桂第一台	改良时事新剧《杨乃武》
1911.9.6	丹桂第一台	改良文明新戏《恨海》、改良爱国新剧《大义救国》
1911.9.10	丹桂第一台	新排著名悲剧《邓忆南》
1911.9.13	丹桂第一台	改良爱国新剧二本《大义救国》
1911.9.16	丹桂第一台	全本连台好戏《打棍出箱》
1911.9.25	丹桂第一台	连台奇情新剧《泣豆记》
1911.10.1	群舞台	新排初演全本《奇冤报》
1911.10.3	新舞台	《黄鹤楼》
1911.10.5	群舞台	新排应时好戏《玉兔吃月饼》
1911.10.5	丹桂第一台	新排灯彩好戏《九莲灯》、应节灯彩新戏《游月宫》、连台警世惨情新戏《李完用》
1911.10.6	丹桂第一台	时事好戏《宦海潮》
1911.10.11	丹桂第一台	新排好戏《鳞骨床》
1911.10.15	丹桂第一台	时事新戏《鸳鸯旅馆》
1911.10.24	丹桂第一台	著名文学新剧家钟声先生特排新戏《新春秋》
1911.10.26	群舞台	新辑劝世新剧《大闹东皇庄》、新辑警世新剧《惊世奇闻》
1911.11.15	新舞台	新戏《白山碧血》

其次，晚清京剧改良之时，新式剧场纷纷在上海兴建。这些近代化戏剧舞台所呈现出来的崭新的剧场式样和舞台效果更是作为吸引观众的一大卖点，在新排剧目广告中被充分地渲染。如辛亥年七月初六日（1911年8月29日）《民立报》刊登的丹桂第一台《天河巧配》的广告：

本台特烦诸艺员排演应时好戏，并请名师扎成各种特别彩景，玲珑新巧，与众不同，并用五彩特别电光，满台飞水。所有鹊桥河池，池中有五色莲花，鲜艳如真，使观者耳目一新。祈绅商学界光临赏鉴，则可知所言不谬矣。这种通过现代化的电光技术所呈现出的舞台效果，可谓绚丽多彩，美轮美奂。它与前期单纯利用手工扎成的灯彩制品而营造出的意境氛围是完全不同的，其带给观众的真实感更加强烈。同时，新式剧场还利用真实的舞台用水以增加可观性。如新舞台在演出《新茶花》时，曾宣称：“新制满台真水有五万余磅，在水中大

战，中国戏剧从未有过。”¹更有甚者，歌舞台在上演《广州血》时，“添配水彩用水至十万磅之多，一切景致阔二十余尺，深十余丈，光怪陆离，随时变幻。”²科学技术被运用到京剧艺术中来，这在积贫积弱的晚清，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过分强调机关布景，过于重视舞台创新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必然导致表演艺术“重技轻戏”的倾向，给京剧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再次，由于京剧改良运动的高涨，这一时期的剧目广告中还会出现宣传改良思想的内容。它们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代替封建教化，当时的改革者将这种思想启蒙概括为“改革旧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³如辛亥年六月初五日（1911年6月30日），《民立报》刊登的新舞台《黑籍冤魂》广告，在预告新戏的同时，呼吁戒除吸食鸦片烟的陋习：

方今立宪时代，禁烟为我国要政之一。光阴驹隙，时不再来，转瞬限期既届，倘中国仍留此污点，其祸害岂仅赔偿巨款欤？貽羞万国而已哉！兹有过沪热心津友，烦演《黑籍冤魂》，特为烟界同胞作一当头棒喝。

辛亥年七月十四日（1911年9月6日），《民立报》刊登了两则丹桂第一台的新剧广告。其中，《恨海》的广告将剧本的历史背景和创作意图作了如下说明：

庚子一役，北方匪乱扰害，生民涂炭。其中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惨不可言。幸得中兴，相安回銮，得有今日。本台专请文学家排演，激发军国民之忠心，情节离奇，能使观者触目惊心。

另一则《大义救国》广告也是为了激发观众的爱国之心：

改良社会，移风易俗，以戏剧为一大基础，夫人而知之矣，然现行新剧能裨益社会者甚罕。本台特请文学家排演《大义救国》新剧，描写东亚爱国男儿移忠作孝，为国捐躯，真千古之伟人也。能使观者咸发忠君爱国之心，于社会有裨益。

这些新编剧目广告在思想观念、教化内容等方面体现出的推陈出新，是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深刻地反映着所处时代的特质，是晚清外患内忧的社会环境下的合理产物。但是，这种将宣传教化功能放于首位的改良新戏，由于在艺术上缺乏推敲和研磨，显得直接浅近、流于粗率，很少具有丰厚沉潜的品性以及真正的思想力度。

¹ 新舞台广告，《民立报》，1911年6月30日。

² 歌舞台广告，《民立报》，1911年8月2日。

³ 《〈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第三章 晚清上海报刊京剧评论¹与京剧的传播

第一节 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戏园的评论

一、关于京剧戏园演出情况的评论

在晚清上海报刊初创之时,上海已经出现了多家戏园。如创办于1851年的三雅园,是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质的戏园,位于今南市四牌楼附近,专演昆剧折子戏;1864年在宝善街开张的一桂轩,首邀兼演昆剧的扬州徽班演出;1867年春开张的满庭芳,由天津京班艺人演出,为京班首次进入上海,位于宝善街南靖远街(今福州路广东路一带);1867年冬开张的丹桂茶园,最早邀请北京京班演出,是晚清上海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演变最多、影响最广的京班戏院,由浙江定海人刘维忠在宝善街大新街口(今广东路近湖北路)创办;1870年由京班老生熊金桂创办的金桂轩茶园,始为京班、徽班合串演出,后为京班戏园;1871年或稍前开办的杏花园,位于英界大马路,是最早的也是同治年间最有名的女伶戏园。还有其他一些小型的戏园,不一一列数。

在众多戏园中,京剧戏园和其他剧种的戏园相互竞争,使得上海的戏剧演出呈现非常热闹的局面。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申报》刊载的晟溪养浩主人的《戏园竹枝词》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
争新斗巧费思量,创出奇情亦擅长。山凤一班童子串,翩翩歌舞共登场。
帽儿新戏更风流,也用刀枪与戟矛。女扮男装浑莫辨,人人尽说杏花楼。
戏名花鼓本轻佻,燕语莺声各弄娇。莫笑上台多丑态,秋波转处也魂消。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上海戏馆林立、各种地方戏共同发展的繁华景象。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二日(1872年5月18日),《申报》刊载了海上逐臭夫(袁祖志)的《沪北竹枝词》。在这组竹枝词中,有评论京班戏园热闹情况的,如:

丹桂园兼金桂轩,笙歌从不间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魂断。
有评论各剧种竞争态势的,如:

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街头招贴人争看,十本争排《五彩舆》²。

这些竹枝词反映了京剧传入上海之后的受欢迎程度及由此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影

¹ 晚清时期,由于报刊在文体写作方面还不成熟,新闻、评论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往往相混淆。所以,本章所说的“京剧评论”,不仅仅指单纯的论说文章,还包括涉及京剧界发展动态的新闻和文学作品。

² 《五彩舆》是当时上海京班戏园排演的连台本戏,以明代清官海瑞和权奸鄢懋卿的斗争故事为题材。

响。京剧以崭新的剧目、新颖的演出形式和精彩的舞台表演逐渐使昆剧、徽剧等其他剧种相形见绌，因此，京剧戏园也就成为上海观众趋之若狂的演出场所，而其他剧种的戏园则显得较为冷清。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七日，《申报》刊登了鸳湖隐名氏的《洋场竹枝词》，其一云：

昆腔魅力旧园开，新戏《香球》演几回。毕竟富绅有京派，斗牌叫得阿真来。

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七日，《申报》刊登的花川悔多情生的《沪北竹枝词》云：

丹桂茶园金桂轩，燕歌赵舞戏新翻。人人争看齐称好，闲煞笙箫山雅园。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申报》刊登了龙湫旧隐的《十八日丹桂园观剧偶成五绝句录请》：

仙乐如闻出帝京，当筵高歌遏云行。从今压倒昆山部，不数红墙玉笛声。这些文人竹枝词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上海剧坛京剧兴盛、昆腔冷落的情况。

除了和其他剧种的戏园竞争以外，上海各京剧戏园之间也为了争夺观众、争聘名角而进行着较量。在激烈的较量中，一些独具特色的戏园逐渐脱颖而出，成为报端经常品评的对象，如著名的丹桂茶园和金桂轩。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登载的一篇名为《戏园琐谈》的评论文章，将丹桂茶园和金桂轩相提并论，加以比较。正文如下：

洋泾浜戏园林立，其最著名者为丹桂茶园、金桂轩，皆京班也。金桂仅以杨月楼一人哄动时目，遂使车盖盈门，簪裾满座，几欲驾丹桂而上之；而丹桂之扮演则争能角胜，领异标新，务在与金桂轩相抗，盖势成晋楚，竟有狎主齐盟光景焉。近丹桂又新到都中名优，为老生、为武旦者数人，连日登场，容艺双绝，而歌喉之妙，则如贯珠、如裂石，抑扬顿挫，淋漓尽致，盖自辇毂之外固无能与之并驾齐驱者也。廿七日，演《夺太仓》、《忠节烈》等剧，摹写豪雄忠烈之概，真觉神采奕奕。金鼓声中，刀光飞舞，跳掷之技，神化无伦，而尤以《法门寺》客串之唱口为最妙。盖旦角之扮宋氏女，老生之扮郿乌县者，皆极能用真实本领竭力献计，用相角斗。至扮刘司礼之脚色，则又仪观俊伟，类非常人，冠带场中，真觉惟妙惟肖也。

这篇文章是最早见于报端的戏曲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两戏园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激烈的竞争态势。几天之后的五月初二日，《申报》上又登出一篇《戏馆琐谈》的文章，对丹桂茶园和金桂轩的演出特点和所演剧目作进一步的比较。全文如下：

金桂、丹桂本齐名，乃近日观之则有微分优绌者，知音之人自能辨之也。金桂以跌打跳掷为专长，故彩衣绣裳未必新艳夺目，生旦唱口未必宛转尽致。惟前日夜演《翠华宫》、《张贵妃》，唱之椰子腔，殊觉从容自在。《赵家楼》之杨月楼神采俊拔，是为最出色。戏至《宝莲灯》、《取荥阳》二出，全恃老

生唱口，惜皆以喉中格格未尽所长。至摹状飞檐走壁之奇，则身手矫捷，固为差强人意者也。丹桂园今又新到京都名优四人，争奇角胜，层出不穷。昨夜所演正戏，若《雅观楼》之缠绵，《彩楼配》之浓艳，《黄鹤楼》之豪迈，弦索丁丁，极情尽态，是真不遗余力者。即《双沙河》之神情曲折，《朝金顶》之曼衍新奇，亦非庸手所能。满堂喝彩，座客尽为流连宜矣哉。

这两则琐谈对丹桂茶园、金桂轩及其所演剧目进行了正面的介绍和直接评论，较为准确地描述出各自的演出风格，所谓“文丹桂，武金桂”的特色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但同时，因为是普通观众的闲评，文章中还是能明显地流露出作者的个人偏好的。除了丹桂茶园和金桂轩之外，有些观众还对其他京剧戏园抱有好感。如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申报》登载了古滄士的《戏题九乐园铭》，即是表达了对九乐园所演剧目、演员以及价格等方面的满意：

园不在近，戏好则名；戏不在新，彩精则灵。斯是九乐，大香山馨。唱口李兴斋，武工诸寿卿。哪吒庙悦目，兰花院陶情。可称赛丹桂，胜山凤。多女眷之看客，少出局之信人。三百坐正桌，起码七十文。案目云：“何贵之有？”

诗中虽然赞颂的是九乐园一家戏园，可是在对比中也透露了当时戏园之间竞争的激烈。每个戏园都在竭尽所能地争取观众，每个戏园也都拥有一批自己忠实的观众群体。

二、关于京剧戏园建设状况的评论

在对京剧戏园演出情况进行评论的同时，晚清上海报刊还非常关注京剧演出场所的建设问题。如为消除戏园安全隐患，避免戏园火灾以及因观众拥挤而造成的戏园坍塌、人员伤亡事故，《申报》在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1877年6月16日）刊登了由工部局制定的《勘定戏园防火章程》，对包括通道、楼板、楼梯、围墙、栏杆等在内的诸多戏园设施作出了十二条防火规定。该章程的部分规定如下：

一、每园须大门两个，至狭以六尺为率，门向外开，院中通门处概不准存储杂物；二、因大门之外别无门径通大路者，故此门亦愈大愈好；三、戏园旁墙，每旁至少开一门，每门至狭六尺。门俱向外开，不锁，只用小门，可便于冲门而出。四、另外各旁门应预备可避入邻家，或可破门，或撞薄墙。又恐邻近小弄尚难通达，不如在两旁门前特雇一房以备之。五、楼板应加坚固，以防众人受惊，拥挤一处。六、楼梯，每园须设坚固者四张，每张至狭四尺，梯边又设坚固栏杆，以防跌下。其梯两张在大门之旁，两张在台旁。七、自来火须与木板相离，不得如现在仅离几寸。

虽然这只是官府的公文，报刊并未作任何的评述，但从中却可以看出晚清时期旧式戏园建筑的建设情况。光绪九年十月十七日（1883年11月16日），《申报》

刊登《中西戏馆不同说》，认为中国之戏与西方之戏各有特点，而西方戏园章程规模多有可取之处，足资上海戏园借鉴，提出“戏仍各从其俗，而章程规模倘能仿照西戏馆之法，庶几两美皆备，犹可以观”。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七日（1886年2月20日）《申报》刊登的《论戏馆亟宜多辟门户以防意外》，又是针对戏园的建筑设施、结构布局提出建议。该文作者认为：“沪上各戏园除前门外，不过有后门一道，且亦甚狭小，此外则别无门户。即其大门亦不甚大，且其门系由内开者，设或有意外之变，则园中诸人争先拥出，忽遽之际，势必将大门挤住而不得启。后门则仅容一人，舍此两门之外，惟有跳窗而已，此其危害于人者岂浅鲜哉？”基于这样令人担忧的现状，并在列举了许多已经由此酿出的灾祸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沪上各戏馆皆当由华官会同西官查勘，飭令四边多开门户，多装楼梯，门仿西国之法由内出外，平时则闭之，仍不致有所碍，一有事变，馆主立派人将旁门打开，以放坐客，是为最要之事。既有多门，则有恃不恐，而烟火、花灯均可放心搬演。观者亦不至有所疑畏而裹足不前。

之后，《申报》上不断刊登关于戏园防火防患的评论文章。如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七日（1890年8月16日）的《戏馆宜禁放烟花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3月29日）的《戏园防火说》、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1897年3月29日）的《戏园防患》等，都是基于消除安全隐患的考虑。这些来自官府的规章制度和来自普通民众的合理化建议，为当时旧式京剧戏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各戏园的建筑设施也因此有了较大的改善。据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1907年9月25日）《上海》刊登的《警告入场观剧者》称，当时“新建之春桂旁门至六处之多”，“其他各园亦莫不旁门洞辟，即形式最旧之天仙今亦重新构造”。当然，多开门户仅仅是戏园消除安全隐患所采取的一个措施，而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还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

晚清上海报刊中，除了创刊较早的综合性大报《申报》对京剧戏园有较多评论之外，稍晚出现的一些文艺小报也对戏园的发展给予了关注。如《游戏报》在1899年3月16日刊登的《论上海戏园太多》，认为戏园开设过多不但“开销浩繁”，而且会导致“名伶散处，袍笏减色，观客少兴，生意斯衰”，因此建议商家少开戏园。虽然所论也有合理之处，但毕竟是一家之言，不会对戏园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1899年8月5日，《游戏报》刊登的《论沪上观剧喝彩多谬》一文则从观众素养的角度入手，批评了某些“自诩知音”的观众，对名角“一唱百和，同声喝彩，而究其喝彩而所赏者，盖于顿挫转折、体会入微之处全不领略，独于声大而长，俗所谓‘鼻音海底翻’者”叹为观止，甚至对一些不堪入目之“淫荡之态”表现出“八面春雷，眉飞目舞”。作者呼吁多一些对“感发人心而赏心惬意”之

剧的知音者，少一些胡乱喝彩的“谬托知音者”。

1902年6月25日，《游戏报》刊登的《论上海当合北京名伶创开一戏馆》，针对当时上海仅有天仙、丹桂、桂仙、春仙四家戏园，且名角少而分散，观众不能畅其视听的现象，认为若合众北京名伶创开一戏馆，“不但雄视海上，虽北京亦无其敌也。且此数人者，人人有致之道，既无虑他家之倾轧排挤，即使本资稍有未裕，而登台即可获利”。这样的提议，未尝不是戏园壮大发展的一种途径。事实上，一些著名戏园，如丹桂茶园、金桂轩、天仙茶园等，在创立时都聚集了众多演技超群的名角。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3年1月19日）《笑林报》刊登了《沪上戏园沿革续考》（其前该报登有《沪上戏园沿革考》，现存报纸中未查到），对上海戏园十年间的变化作了多方面的比较，涉及到戏园招待客人用的茶食水果、戏园的招贴、看戏的价格等等，对于了解和研究上海戏园的变迁史是一份重要的史料。

晚清上海报刊对早期京剧戏园的评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戏园的发展。在新式剧场崛起之前，上海旧式戏园的兴盛堪与北京相比而为全国任何地区所不及，这其中，上海的报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演员的评论

一、关于京剧演员技艺的评论

晚清上海报刊中，对京剧演员的技艺进行评论的文章有很多。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涉及到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演员以及这些演员唱念作打各个方面的功夫；从形式上看，它们有的用竹枝词歌咏赞赏、有的以观后感琐谈闲评，有的是夹杂在报刊的新闻当中、有的则是专业的考证评论。

晚清上海报刊在发展初期，就非常重视刊载文艺作品。尤其是《申报》，自创刊始，就将文艺作品作为必备内容，广泛征集和发表竹枝词等，刊于新闻之后，使它们大体有了较固定的位置，成为副刊的雏形。在这些竹枝词中，有大量是关于京剧演员技艺的。如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七日，《申报》刊登的鸳湖隐名氏的《洋场竹枝词》，其中一首就涉及到三位京剧名角：老生周春奎、武生杨月楼和花旦冯三喜。诗曰：

周文杨武共相推，三喜胭脂点两腮。一自满堂齐喝好，看他得意下台来。此诗用极精炼的文字将每位演员的演出风格一一呈现，而且从观众的反响也能看出他们高超的演技。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申报》刊登的《十八日丹桂园观剧偶成五绝句录请》中，有两首提到了该园的名角。其中，论及武旦韩桂喜的是：

捷于猿鹤轻于燕，角力争雄信足夸。第一端推韩桂喜，掌中旋转似飞花。

描述武生杨月楼的是

惹得红妆共举眸，非关出局也勾留。乱余未断烟花种，看煞天津杨月楼。除了这些夹杂在一组竹枝词中对某些单个演员进行评论的诗词之外，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二日（1877年8月30日），《申报》还刊登了沪上寓公写的对多位演员进行集中品评的《梨园赞语》（见表6）。这组竹枝词共涉及到周春奎、孙春恒、孙菊仙、景四宝、熊金桂、常子和、杨月楼、黄月山等39名著名演员，对他们的艺术特色分别以一首赞语诗加以品评。从这些赞语诗中，可以看出名角们所具有的独特的舞台表演和灵活流畅的唱工。也正基于此，他们能够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站稳脚跟，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赞赏。

表 6：《申报》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所载《梨园赞语》

演员	评论诗句
周春奎	戏海飞鸿，行空天马。卓尔不群，夫惟大雅。
孙春恒	披一品衣，抱九仙骨。名士风流，想见诸葛。
孙菊仙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兴高采烈，绝大神通。
景四宝	天骨开张，须眉欲活。生气凛然，蓬蓬勃勃。
陈孟珩	规矩从心，鐏锤在手。看似寻常，无奇不有。
吴凤鸣	天半朱霞，云中白鹤。此响不传，广场寂寞。
熊金桂	海上梨园，惟君创始。雏凤清声，方兴未已。
常子和	行云欲停，悲风四起。韩娥之讴，闻者出涕。
王桂芳	仙露明珠，松风水月。宜僚弄丸，由此圆活。
孙瑞堂	雅度翩翩，兴力弥满。玉佩琼琚，大家举止。
李棣香	彤管可贻，以贻之子。雪槛风帘，闺人深致。
陈双喜	弱态激昂，柔情慷慨。吾视魏征，弥觉妩媚。
田玉珊	翠袖单寒，在彼空谷。楚楚可怜，羞为膏沐。
大奎官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喑哑叱咤，此其余烈。
任七	矫若饥鹰，阗如虓虎。精悍之色，见于眉宇。
杨月楼	彼狡童兮，好行小慧。名过其实，造物且忌。
黄月山	英姿飒爽，气盖一世。褐裘而来，太原公子。
田黑	积健为雄，返虚入浑。骷髅手提，英风凛凛。
陈吉太	水断蛟龙，陆截虎豹。壮心不已，太阿出鞘。
薛大庆	黑衣白刃，如古侠客。妙手空空，飞行绝迹。
贵小	巧盗骊珠，怒入虎穴。朔方健儿，见者辟易。
傅紫秋	洗尽铅华，自然流丽。一转秋波，心绝欲死。
谢宝林	揽镜自怜，顾影独赏。燕赵佳人，并世无两。
安静芝	著五铢衣，迷三里雾。灼灼桃腮，娟娟莲步。

盖山西	巧笑宜人，倩盼留媚。观者蚩蚩，阳城下蔡。
盖三省	古称倾国，奚止三省。抹倒座中，寻常脂粉。
皂儿	白雪红梅，幽人清赏。秀色可餐，对之神往。
小十三旦	枝上流莺，梁间语燕。色相可参，优昙偶现。
小水上飘	是耶非耶，彼姝者子。我亦怜卿，色授魂兴。
陈彩林	飞鸟依人，新荷出水。红袖添香，称此娇婢。
梨双玉	媚入双涡，憨生薄怒。一捻腰肢，自然婀娜。
刘凤林	秋燕乍归，春莺巧啭。作内家妆，绝世姿态。
陆玉珍	金屋妆成，蛾眉淡扫。遗貌取神，徐娘未老。
韩桂喜	鬓影生春，刀光如雪，作变徵音，弥见激烈。
黑儿	弱燕穿帘，惊鸿逸网。仙骨珊珊，欲舞掌上。
杜蝶云	李广才气，睥睨一切。相宜封侯，豹头燕颌。
冯玉春	古戍寒笳，深秋孤鸿。惻然动心，起坐中夜。
秃扁儿	神龙变化，不可捉摸。纯任自然，绝无造作。
崔景福	喜笑怒骂，各擅其技。作如是观，文章游戏。

除了竹枝词的形式之外，晚清上海报刊中还有一些观后感类型的剧评文章，它们也大多是出自于文人士大夫之手。这些文人们对于自己欣赏的京剧演员，往往不吝笔墨，运用大量华美的词句和夸张的修辞来渲染演员的技艺。在文章中，生动的比喻、恢弘的排比处处可见。如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申报》刊登的惜惜主人的《观剧书所见》，对金桂轩、丹桂茶园的两名武旦黑儿和韩桂喜进行了技艺评论。文曰：

余观剧金桂，有武旦黑儿者，身轻于燕，腰细犹蜂，跳掷则如猱升木，迅疾则如隼腾空。弓鞋装去，何殊巾帼，凌波鬟须，梳来熟识。男儿本相，舞动双枪，雪花乱滚，娇柔百态，风韵环生，诚足为一时优伶之冠。及观丹桂之韩桂喜飞刀剑之光，犹是夫人振万作婆娑之舞，宛如天女散花。余故并及之，以见余子不足道也。

此文描绘细致，用语精妙，将每位演员的舞台风格写的活灵活现。虽然所作评论不够专业，但作为普通观众的一篇观后感来说，可称得上是上等的美文。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申报》又刊登了都门惜花子的《观剧闲评》，文中对丹桂茶园的名角进行了逐一点评。内容如下：

其长于武技者，如杨月楼之神采奕奕，艺容双绝；韩桂喜之飞舞跳跃，尽态极妍；陈吉太、田黑之疾如猱升，轻若飞燕，固已尚矣，以视金桂中月山、黑儿辈，有过之无不及也。他如景四宝、吴凤鸣之摹拟如神，秃扁儿、皂儿之游戏三昧，旖旎风光、珠喉宛转者为王桂芳、李棣香，潇洒出尘、风流跌宕者为杜蝶云、冯三喜，争能角胜、极力揣摩者为安静芝。其他诸人则

各擅所长，笔难尽述，观止之叹，信不诬矣。

这些出自文人之手的竹枝词或观后感式的评论文章，以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报载艺文，它们对于京剧的宣传和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京剧能深入到观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一般的平民百姓所接受。

晚清上海报刊中关于京剧界演出动态的新闻里，在报道各戏园刚刚发生的演出信息的同时，记者往往也会对演出中登场的演员进行或多或少评论。这些评论常常只针对演员在某一场表演中或演出某一个剧目时的表现，虽然可能会因为演员临时发挥好坏的问题使评论显得不够客观、全面，但毕竟也是评价演员演技的一种视角。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6月11日），《游戏报》的一则《梨园纪实》的新闻里，除了报道天仙茶园的演出动态外，对参与演出的各位名角也进行了具体的评价。部分内容如下：

继以白文奎、郭蝶仙《十八扯》，沪上诸伶之演《十八扯》者，至文奎咸叹观止，忽摩孙调，忽摩汪调，忽而京津小曲，忽而山陕遗音，入化出神，令人莫测。又继以万盏灯、赵小廉之《虹霓关》，万盏灯做工本一时无出其右，益以赵小廉之武生气字俊爽，衣服鲜明，尤如蝴蝶穿花，有相得益彰之妙。殿以小连生、灵芝草、刘廷玉、郭蝶仙之《汴梁图》，演至太师正法、西宫乞免之时，此时以九王之尊不能庇一宠妃，其左右为难情形绘影绘色，神气活现，此乃小连生之绝技，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也；刘廷玉扮太师，奸态毕露；灵芝草扮刘娘娘，于救驾、杀妃两节，尤觉英气勃勃，逼人眉宇；郭蝶仙为郭秀华之子，艺乃精进如此，殊为可喜。

晚清上海的很多小报中都设有关于京剧界消息的栏目，如《国魂》和《花天日报》的“顾曲闲评”，在这一栏目里常常会刊登对京剧演员技艺进行评论的新闻。如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903年6月20日）《花天日报》“顾曲闲评”栏目中的两则新闻：

记丹桂 丹桂昨晚周春奎与刘永春合演《天水关》一剧，调高响逸，璧合珠连。

记天仙 天仙新排一剧，名曰《黄忠十三功》，昨晚演起，今晚续演。

小连生扮黄忠，精神抖擞，冠绝一时，是始至终，无懈可击。

这些新闻虽然文字不多，但短短几十字却将演员的舞台表现呈现了出来。在新闻中兼以评论演员技艺，不但充实了新闻的内容，让读者了解更多演出现场的事情，而且结合具体的剧目评价演员，会避免评价的空洞，使评价更加言之有物。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908年7月24日），《国魂》还刊登了当年梨园界评出的《万寿菊榜》，该榜的评出当数梨园界的一大新闻。榜单共分为“特别榜”、“最优秀”、“优秀”和“中等”四个等级，上榜的演员有24名。在每位演员名字的下面，除分别标有所隶戏园外，还各写有一句评语加以赞誉或评论。评语的形式

不一而足，如评价小桂芬：“一声哥，一滴泪，座有伤心人，暗中长叹。”评价赵小廉：“演《长坂坡》，为祖宗吐气，现身说法，戏中戏。”晚清上海报刊中还有不少这样的梨园评比，他们在排榜的同时往往会对演员的技艺加以评论，除了显示评比的公正性之外，对演员的声誉也是一种宣扬。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1901年4月7日），《同文消闲报》刊登了一篇《天仙部名伶考》的考证文章。该文对当时隶属天仙茶园的31位名伶进行了逐一考证，内容涉及这些名伶的姓氏、年龄、籍贯、行当、擅演剧目等。如对三麻子的考证：

三麻子，姓王名洪寿，年五十四岁，徽州人，由徽班出身，善排新戏，工唱《水淹七军》、《观画跑城》、《八腊庙》、《莲花湖》、《战长沙》、《狮子楼》、《冀州城》、《铁公鸡》、《戏凤》，并唱秦腔《三疑计》、《海潮珠》等戏。

这些考证文字简洁精要，准确得当，虽然并未太多描述性的评论语句，但通过其所擅演的大量剧目可以明显地看出该演员精湛的技艺。和那些文字华美的诗词观感相比，这种考证型的评论在研究价值上要大很多。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910年11月28日）至十一月初六（12月7日），《民立报》连续十天登载了正秋的评论文章《丽丽所伶评》。正秋即郑正秋，除了《丽丽所伶评》之外，他还在《民立报》上发表《丽丽所戏言》，并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戏剧评论文章。《丽丽所伶评》中涉及到的京剧演员有七十多位，其中的评语超越了普通观众“隔靴搔痒”般的描述，从唱念作打等基本功，甚至从演员对某句唱词中的某个字的把握上入手进行专业的点评。和其他形式的评论多以赞赏为主不同，《丽丽所伶评》不仅对名角技艺中的闪光点进行肯定，对他们中认为技艺不足的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如以下评语就非常尖锐：

时慧宝平平而已，无大好处。

吕月樵效鹦鹉学舌则可，自立门户则未。

小孟七名实不符，唱《十八扯》尤为胡闹，沪人胥“名伶”，目之误矣。不过，大体来说，所作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如评论白文奎：

白文奎调虽平稳，无惊人句，音嫌太直，且恒偷懒，唱《审刺客》，唱工白口最惬人意。唱《教子》前段呆板，“劝三娘”一节“千看万看看东人的年纪小”一句，于“年纪”二字疾转得好。

晚清上海报刊中对京剧演员技艺的评论，是京剧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们是当时观众了解演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今天进行京剧研究的宝贵资料。这些剧评最初大都出自于文人手笔，文字多为揄扬赞赏，较为笼统。随着京剧在上海的普及，喜爱京剧的观众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有闲阶级的骚人墨客，整天泡在戏园里，围绕在名伶身边，对伶人的唱、念、作、打等都有非常仔细的观察，因此能给予恰当的评论。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民国以后，一些小报在商业利益的

驱使下,逐渐离开了评论的正轨。评论文字要么一味狂捧,要么极端滥骂,没有客观的立场,不以艺术为论据,这就使艺术评论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价值。

二、关于京剧演员助赈活动的评论

京剧传入上海以后的前十年,演员整体的公益意识还比较淡薄,对于义务演出之类没有经济回报的事情常常表现得不是很积极。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年2月),山东烟台等地发生大面积灾荒,上海有人倡议各戏园在周末演夜戏一宵,将各戏园所得戏资聚送一处,汇寄烟台等地,帮助赈济灾民。当倡议者请与各戏园相熟之人去办理联络事宜时,这些人都畏难不肯前往。原因在于担心各戏园的演员都是职业演员,他们要靠演戏来养家糊口,“苟少一夕之资,即少一日之用”¹,这种没有报酬的演出恐难出场。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演员们就完全没有社会公德心。实际上,租界各戏园每年冬天都会为救济寄居在租界的各地贫苦客民举办义演,名之曰“打野鸡”。这个习俗充分证明了演员们是乐意帮助那些急需救济的人们的,那么,对于赈济处于灾荒中的民众应该不成问题。为此,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7年2月8日),《申报》刊登了一篇《论演戏救灾事》的文章。文章通过实例向人们介绍了西人演剧赈灾的传统,希望通过舆论“使各戏馆知西人有此办法,或能触目动心,有此一举”。论者劝说道:

仅一宵所得,尽行助赈,似于各馆尚无大损,何不以小人之业而为君子之事,令受之者感激,闻之者羡慕。或能因此感动而勃然兴起,乐输重资,往助赈务,以为“彼演戏者尚能如此,何况我辈席丰履厚者哉”?果能如此,则其有功于赈务,实属不少,岂得犹谓“演戏为无益之行为,非有益之举动”乎?……况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从此沪上各戏馆之美名,亦可以与西人演戏行善之美名同见称于一时也,岂不美哉?

或许是社会舆论的影响,或许是人性的本善被唤发,更或许是看到了更为重要的社会利益,但不管怎样,这次讨论的确产生了效果。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4月),鹤鸣、久乐等戏园举行了助赈演出,折扣一切开销,以其余之资赈济灾区。这一举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称道。光绪三年四月十三日(1877年5月25日),《申报》刊登《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因述所见》,对这次演戏助赈活动进行了肯定,并由此认为“天良之发,尽人有之,即善举之成,亦尽人能之”。光绪四年四月(1878年5月),丹桂、大观、天仙等茶园又分期为冀陕晋豫四省灾民举行了助赈演出。此后,这类公益演出时有举行,关于演出的消息也常常见诸于报端。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88年1月16日)《申报》刊登的《梨园助赈》的一则新闻:

¹ 《论演戏救灾事》,《申报》,1877年2月8日。

十一月十五日，本埠天仙戏园诸伶及后台共五十九户，合助豫皖赈洋一百八元，虚对开六个小洋二角钱一百八十七文，由周来全、周钊泉、戴天林交来当掣收票，并将各户姓名、捐数详列清单登报矣。可见何地无善人，亦何人而不可以为善。其志可嘉，是宜特志。

这样的新闻在当时的报刊上还有很多。仅从《申报》一家报纸的报道中，即可看出演戏助赈活动的广泛。（见表 7）

表 7：《申报》所载京剧演员演戏助赈活动

时间	参与者	助赈缘由
1887.12.11	新丹桂茶园伶人	河南水灾
1888.1.16	天仙戏园诸伶及后台	豫皖灾情
1907.1.27	女伶四十人	补助华洋公会筹集赈款
1908.7.26	丹桂茶园伶人	安徽水灾
1908.8.13	丹凤茶园伶人	安徽水灾
1908.8.18	群仙戏园诸女伶	安徽水灾
1909.6.16	新舞台伶人	甘肃旱荒
1909.7.11	同庆戏园伶人	甘肃旱荒
1909.7.16	丹凤茶园女伶	甘肃旱荒
1909.7.23	新舞台伶人	江浙水灾
1909.10.9	新舞台伶人	宜荆水灾
1911.5.3	新舞台伶人	筹集救火联合会经费
1911.5.24	大舞台伶人	江皖沉灾
1911.12.5	新舞台伶人	筹助北伐军饷
1911.12.16	歌舞台伶人	筹助北伐军需
1911.12.16	新舞台、大舞台、歌舞台、丹桂第一台四家舞台伶人	筹助北伐军饷

从以上所举的演戏助赈活动可以看出，各戏园的演员们不仅为遭受自然灾害的灾民提供援助，而且也为一些社会公共组织筹集经费，并在辛亥革命时期还为奋战在革命前线的北伐军筹助军饷。在为那些弱势群体和公共事务举行助赈活动的过程中，京剧演员的整体公益意识得到了提高，同时，他们也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赏。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七月十六日，《国民白话日报》刊登《夏氏兄弟的荣誉》一文，对夏月珊、夏月润两兄弟因助赈而受到奖励的事迹给予了报道。文章内容如下：

今年广东、安徽两省的水灾，为数十年来所没有的。两省国民，淹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本埠丹桂戏园夏氏兄弟屡次把演戏的戏资充作赈款，这样的好善，实在令人敬服。现在安徽劝赈所和广肇协赈所各送匾额一方，安

徽的匾上四个字是“桑梓情深”，广肇的匾上四个字是“勇于为善”，已经送到丹桂茶园里面挂起来了。

新舞台成立以后，演员们更是将演戏和社会公益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所编演的剧目上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宣统二年十一月，新舞台为赈济安徽水灾，专门排演了《安徽水灾惨状》的新戏。在该戏的广告中，明确写道：“价目悉照旧章，所有一切开销，分文不扣，本舞台自认。是晚所收戏资，尽数解付安徽赈所，拨助灾区。”¹为此，当月初八日（1910年12月9日），《民立报》登载《伶界中之善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夏月珊、潘月樵二君的“热心好善”，称他们“见义勇为，从善如流，询为伶界中之佼佼者”。

除了通过演戏的方式进行助赈活动外，京剧演员们还积极加入一些爱国组织，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1911年3月23日），《民立报》刊登《伶人爱国记》，报道了潘月樵等新舞台演员纷纷到全国商团联合会事务所报名入会的消息。宣统三年六月初三日（1911年6月28日），《民立报》又刊登出《潘月樵竭力输捐》的报道文章，赞赏潘月樵慷慨为全国商团联合会捐助经费的举动。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911年10月18日），《民立报》的“东西南北”栏目登出一则评论，再次对潘月樵的善举作出赞誉：“小连生（即潘月樵）一伶耳，竟慨捐赈款万金，吾邑之绅富对比有愧色否？”

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1911年11月3日），为响应武昌起义，在沪革命党宣布上海反清独立。在进攻上海制造局的关键一战中，潘月樵、夏月润等率领伶界商团，组织敢死队，英勇奋战，对光复上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月樵在此役中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12月6日，《民立报》刊登了《潘月樵上陈都督书》。在信中，潘月樵强烈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支持，并表示愿以个人名义为军政府捐助一千元，而且伤愈后即组织新舞台为革命军举行助饷义演。潘月樵及其率领的新舞台全体演员的举动，得到了广大军民的一致赞赏。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1911年12月7日），《申报》曾刊登《中华民国学生军鸣谢潘月樵等演戏助饷启事》：

满虏一日未除，吾人之自由一日未复，援鄂、北征，刻不容缓，同人等爰集身强志坚之学生编练成军，克期出发。惟是饷糈浩繁，待用孔亟。今承新舞台潘君月樵、夏君月珊、夏君月润暨全体艺员慨助本军军费五百大元，并定于本月二十晚登台演剧，用济军需，同人等铭感无既。今登报章，借鸣谢悃，届期必有新剧发明，新人耳目。以新世界之新国民入新舞台，日新又新，共命维新，愿为新国民祝万岁，中华民国学生军全体披露。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911年12月21日）《民立报》刊登《沪都督覆七盏灯书》：

韵珂（七盏灯原名毛韵珂）志士惠鉴：接读惠书，知君以戏剧攸关风化，

¹ 新舞台广告，《申报》，1910年12月10日。

灵心妙手，触目感怀；识见既超，志愿尤大；家国思想，流露行间；千金助饷，出自热诚。如君深明大义，曾不数觐，尚其勉旃，顺颂起居。陈其美书。

以新舞台演员为代表的京剧演员们，通过积极参与社会革命，热情响应时代要求，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反过来，正是因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所倡导的京剧改良运动才能得到蓬勃的发展，大规模的京剧舞台演出实践才能顺利进行。

第三节 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剧目的评论

在晚清上海报刊中，对京剧剧目进行直接评论的文章与关于京剧戏园、京剧演员的评论相比不是很普遍。除了《申报·自由谈》的“戏考”栏目里有大量集中的评论之外，其他的报刊包括《申报》的其他版面涉及的都并不多。目前所能看到的零散的剧目评论，主要是一些文人所写的咏诗，以及少量单纯强调思想教化的剧目点评（因其数量过少，本文不作讨论）。

一、咏诗中的京剧剧目评论

晚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们经常流连于各戏园间，在观赏了不同剧种或不同类型的剧目之后，自然会有种情郁于中、不得不发的冲动。借观感来抒发内心郁积的情绪，并借报刊来展示自己高雅的品味，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因此，报刊上便出现了一些专门对京剧剧目进行吟咏的诗词。如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二日（1889年6月29日），《申报》刊登的桂宫侍史的《观剧杂咏》：

空城计 纶巾羽扇妙无伦，一曲瑶琴退敌人。儒者风流成往事，好凭名角善传神。

凤鸣关 战绩千秋说凤鸣，雍容名将擅论兵。仗他绝顶通神技，又见旗开细柳营。

进蛮诗 梨园独步信无俦，玉貌清音占状头。醉写丰神皆入画，当年学士尽风流。

梅龙镇 谈何容易演梅龙，流丽端庄迥不同。一洗人间筝笛陋，似么鸣凤在梧桐。

该组咏诗涉及的四个剧目均是历史剧，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而事件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典故。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舞台形象的生动描述，以及对这些历史典故精彩内容的重新审视，作者传达出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里“崇尚尚贤”的英雄史观。

咏诗中文人对历史剧目的青睐，实际上是与晚清时期历史剧的风行密不可分的。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频仍，社会动荡强烈，一系列重大的变故使得普通民众饱受异族入侵和离乱之苦，这在精神上促使人们回归历史，从历史中寻找鼓舞精神

的力量,呼唤横空出世的英雄。因此,有历史英雄叱咤风云于其中的历史剧,无疑成了动荡现实中戏剧观众的精神补偿和慰藉。晚清时期的剧作家适应时代要求,在继承宋元以来传统剧目的基础上,从丰富的历史典籍、民间传说中取材,为人们塑造了一大批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演绎了众多出惊心动魄、壮美激昂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题材的京剧剧目进入到文人咏诗的视野中,自然而然地就会集中于对剧中人物形象的描绘和对剧目情节的概述。

宣统三年八月初八日(1911年9月29日),《申报》刊登了署名“朽木”的《戏拟京剧二十四绝》。该组咏诗共涉及二十四个京剧剧目,分六次在《申报·自由谈》的“戏咏”栏目中连载。这些剧目大多是剧作家根据正史或历史演义编创的历史剧,如写春秋伍员故事的《文昭关》取材于《列国演义》第七十二回,写汉末曹操故事的《割发代首》取材于《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写瓦岗英雄王伯当故事的《虹霓关》取材于《说唐全传》第三十八回,写李密故事的《双投唐》取材于《旧唐书·李密传》以及《隋唐演义》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写唐末故事的《沙陀解宝》取材于《残唐五代史演义》第七回至第九回,等等。¹这些剧目中的人物有匡时救世、胸怀天下的明君,如《双投唐》中的李渊、李世民;有文韬武略、辅佐明君的贤相,如《荐诸葛》中的诸葛亮;还有勇武刚毅的将帅,如《文昭关》中的伍员、《沙陀解宝》中的李克用等等。《戏拟京剧二十四绝》在对这些历史剧目进行吟咏品评时,不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所交代,还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判。如写《虹霓关》的咏诗,即批判了隋将辛文礼的夫人东方氏之不忠:

几番誓众报夫仇,一见冤家万事休。轻薄淫娃春兴好,洞房曾否享温柔?
写《双投唐》的咏诗,则谴责了不得人心、谋反未果的李密:

云散风流叹瓦间,不堪回首去投唐。红鸾贼焰丧门至,狼子野心终灭亡。
还有一些咏诗则从把握剧中人物的情感入手去抚摸历史,如描写《文昭关》中伍员逃亡被困、须发尽白的忧急焦虑:

半窗残月漏声迟,逆旅今宵抱闷思。不共戴天仇未报,谁知须发已如丝。
描写《望儿楼》中李世民奉命出征,宴后思子心切、盼儿归来的不安和牵挂:

星河耿耿月三更,百尺楼高一望平。雁断衡阳音信杳,几曾割弃念儿情。
描写《别宫祭江》中孙尚香闻刘备死讯后,不顾吴后劝阻,至江边哭奠并投江而死的决绝与果敢:

忙将缯纆换罗纨,回首慈颜不忍看。江水无情轻一跃,魂归口道抑何难。

咏诗中的京剧剧目评论超越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简单描述,更多的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去缅怀历史、寄托心愿,是在剧作家重塑历史的基础上,给予历史的又一次的判断与评价。

¹ 黄钧、徐希博:《京剧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二、“戏考”栏目对京剧剧目的评论

除了以诗词的形式对京剧剧目进行吟咏评论之外,晚清上海报刊中,较为专业的剧目评论当数《申报·自由谈》里的“戏考”了。

宣统三年七月初一日(1911年8月24日),《申报》创立《自由谈》副刊,该刊由王钝根任主编,集严肃与诙谐于一炉。宣统三年七月十六日(1911年9月8日),《自由谈》开设“戏考”栏目,此后除七月十九日和十月二十八日外,直到十一月初七日,该栏目几乎每天都登载署名“吴下健儿”的旧剧考证文章。在宣统三年三个多月的旧剧考证文章中,共涉及京剧剧目107种。¹这些剧目(包括1911年之后《申报·自由谈》中的剧目)从脚色行当上分,有须生戏、黑头戏、青衫戏、老旦戏、武生戏等;从内容上看,有历史剧、公案剧、教化剧等,它们对于京剧剧目的著录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戏考”栏目中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各个京剧剧目的异名情况以及它们的主要剧情,其中历史剧目涉及到各个朝代(见表8)。同时,这些文章还对演唱过某剧的演员从唱、念、做、打诸方面进行技艺评价,并对不同演员演唱该剧时的表现进行优劣比较。如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911年9月13日),对于演唱《空城计》演员的评价:

此剧唱做兼工者,首推小叫天,三句“再探”,顿换三样面色。白口唱工,处处传神,不减当年卧龙先生风度也。刘鸿声惟唱工可听而已。

再如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九日(1911年9月21日)对《黄金台》的评论:

谭叫天、金秀山合演是剧,最为出色。金秀山去伊立搜府时,白口斩钉截铁,一字不苟,的是斲轮老手,神采奕奕,能将监阁身分活演出来。刘永春、郎德山辈白口尚可,做工、台步弗如金甚远。叫天则做工老当,神情周到,而尤以踢灯时最为得势。唱至“回头再把千岁请”,一躬到地,一“请”字抑扬顿挫,有余不尽,真有三日绕梁之概。盘关时,形容尽致,尤可作贪鄙官吏之现形记也。

另外,这些文章还对剧中人物的精神品质、剧目的主题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提炼和概括。如评价《文昭关》中的东皋公:“施恩不望报,公亦人杰矣哉!”²评论《八义图》:“世之卖主求荣、见利则趋前、见害则远避者,观此剧能无赧然?”³评论《桑园寄子》:“此剧情节离奇,形状悲惨,能使观者悲喜交集,感泣涕零,

¹ 民国以后,“吴下健儿”的旧剧考证文章仍继续在《申报》连载,但因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故不对之作出统计。民国四年(1915年)起,《戏考》初版出书,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齐,共40册,另附目录1册,收录京剧(含部分梆子戏、昆剧)剧本单出五百多出,以传统剧目为主,也收录部分当时上海新编剧目。各剧前附有故事提要、考证和评论,每册书前附名伶便装照或剧照,配以文字说明。

² 《申报》,1911年9月15日。

³ 《申报》,1911年9月18日。

可补家庭教育之不足，有功世道人心之剧也。”¹再如宣统三年八月十二日（1911年10月3日）作者在评论《取成都》一剧时所引发的对于义利观的思索和感慨：

三国时，刘璋为刘备所困，求援于汉中张鲁。鲁遣马超救之，不料，马至葭萌关，竟降备而攻璋。璋不得已，乃开城迎备。相见时，璋诘之曰：“当日以成都让贤弟，却之再四，今日兴兵至此，意欲何为？”备语塞。孔明代答：“吾主乃不得已而为之。”嗟乎！利之所在，虽谊属同宗，情关骨肉，亦慢不顾惜，遑论仇敌？得已乎，不得已乎？无非借此搪塞耳。

《申报·自由谈》“戏考”栏目中的京剧剧目评论，大体上反映了晚清上海京剧舞台的风貌，对活跃在上海舞台上的大多数京剧演员及其演出表现给予了客观的记载，对于保留海派京剧的早期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同时，文中的评语，尽管不脱当时剧评家的习气，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晚清时代的道德风尚，使我们得以领略当时的评论尺度。

表 8：《申报·自由谈》“戏考”栏目部分内容

剧名	别名	朝代	擅演名角
《双狮图》	《举鼎观画》、《薛蛟领兵》	唐朝	刘鸿声、三麻子
《洪羊洞》	《孟良盗骨》、《三星归位》	宋朝	贵俊卿
《打棍出箱》	《问樵闹府》、《琼林宴》	宋朝	谭鑫培
《空城计》	《扶琴退兵》	三国	谭鑫培、刘鸿声
《当洞卖马》	《天堂州》	隋唐	谭鑫培
《文昭关》	《一夜白须》	春秋	恩晓峰
《鱼藏剑》	《子胥投吴》、《吴市吹箫》	春秋	孙菊仙
《八义图》	《搜孤救孤》、《程婴舍子》	春秋	孙菊仙、小连生
《桑园寄子》	《黑水国》	晋朝	孙菊仙、小连生
《第一忠臣》	《骂杨广》	隋朝	孙菊仙
《黄金台》	《田单救主》、《搜府盘关》、《火牛大阵》、《乐毅伐齐》	战国	谭鑫培、金秀山
《取北原》	《斩郑文》	三国	刘鸿声
《四郎探母》	《四盘山》	宋朝	七盏灯、孙菊仙、汪笑侬、小子和
《法门寺》	《井边验尸》	明朝	郎德山、刘静轩
《打鼓骂曹》	《群臣宴》	三国	七盏灯
《打严嵩》	《开山府》	明朝	小连生、冯志奎
《取成都》	《石伏岩》	三国	汪桂芬
《七星灯》	《孔明求寿》	三国	谭鑫培

¹ 《申报》，1911年9月19日。

《辕门斩子》	《白虎堂》	宋朝	刘鸿声
《金鳌岛》	《斩秦洪》、《忠孝全》	明朝	小孟七、贵俊卿
《一捧雪》	《莫成替王》	明朝	小连生
《庆顶珠》	《讨渔税》、《打鱼杀家》	宋朝	谭鑫培
《斩黄袍》	《陈桥兵变》	宋朝	刘鸿声
《太平城》	《花云代箭》	元朝	谭鑫培
《黑风帕》	《牧虎关》、《背鞭认子》	宋朝	郎德山
《打龙袍》	《普天同庆》、《仁宗观灯》	宋朝	刘永春
《锁五龙》	《苍龙归位》	隋朝	刘永春、郎德山
《双龙案》	《五鼠闹东京》	宋朝	李长胜、谢云奎
《高平关》	《借人头》	五代	刘永春
《雅观楼》	《沙陀国》、《解珠宝》	唐朝	刘鸿声

第四章 晚清上海报刊与京剧改良运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发动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与这些政治活动相配合,在文学领域,他们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¹等口号,使文学成为维新与革命斗争的武器。为了适应求新求变的时代潮流和社会改革的政治需要,京剧改良运动也勃然兴起,成为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改良理论的宣传²

任何一种运动的开展,都离不开理论的宣传和引导,京剧改良亦是如此。晚清时期,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达,京剧改良的倡导者主要利用当时的第一媒体报刊来宣传京剧、抬高京剧的地位,赋予其革新政治的使命。因此,有关京剧改良的理论文章,大部分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

一、《二十世纪大舞台》与京剧改良理论宣传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 年 11 月),我国最早的专业性戏曲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在上海创刊。它由陈去病、汪笑侬等组织创办,柳亚子主编,半月刊。虽然只刊行了两期就遭到清政府的封禁,但它却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戏曲(京剧)改良理论主张。

陈去病、汪笑侬在《〈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中,公开宣称他们的创刊宗旨是“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并阐述说:

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未醒,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通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梨园子弟

¹ 晚清“小说界革命”,实际上也包括“戏曲改良”。因为在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维新变法人士的观念中,“小说”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戏曲”。所谓“传奇,小说之一种也”(浴血生《小说丛话》)、“剧本者,小说界之一部分也”(黄世仲《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因而,晚清一些重要小说论著,如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所论述的“小说”,都将“戏曲”包含在内;晚清第一本小说杂志《新小说》,在其所设立的 15 个栏目中,“传奇体小说”和“广东戏本”这两类都属于戏曲的范畴。也即,“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当时可以分而论之,也可合而论之;合而论之时,将小说和戏曲处理为上下位概念的关系。本文的论述则采取分而论之的方法,即在论述京剧改良理论文章时,不包括小说论著。

² 晚清时期的戏曲改良理论文章,对传奇、杂剧、地方戏(包括京剧)等各种戏曲形式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本文论及的京剧改良理论文章,实际上也是戏曲改良理论文章。

遇有心得，辄刊印新闻纸报告全国，以故感化捷速，其效如响。吾国戏剧本来称善，幸改良之事兹有萌芽，若不创行报纸，布告全国，则无以普及一般社会之国民，何足广收其效，此《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之所由发起也。月出两册，内容丰富，招股五千，满限即止。凡吾国吾民志士吾青年吾侠少吾贵介公子，如有以改革恶风俗，开通下等社会，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己任者，当必力赞其成，扶持此举，本社同人有望焉。¹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政治较量的成功与失败，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单靠本阶级的力量孤军作战，最终是无法实现其政治纲领的，必须争取“下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以壮大革命声势。在他们看来，那些“下等社会”的人民大众还处在蒙昧不醒的状态，只有通过启蒙教育，灌输新的意识，才有可能成为可以利用的助力。为此，必须选择一种既能为“下等社会”乐于接受，又能立见成效的宣传教育工具。于是，改良派首先找到了小说（也包括戏曲），革命派则既重视小说，更侧重于戏曲。

《二十世纪大舞台》所载的戏曲（京剧）改良理论文章约有十篇左右，其中以柳亚子的《发刊词》、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告女优》等为代表。

柳亚子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是一篇反映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戏曲的看法和要求的代表性文章。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戏曲的社会作用：

又见夫豆棚柘社间矣，春秋报赛，演剧媚神，此本不可为善良之风俗。然而父老杂坐，乡里剧谈，某也贤，某也不肖，一一如数家珍。秋风五丈，悲蜀相之殒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优伶社会哉？世有持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之大方针者乎，盍一留意于是。²

这段论述指出了戏曲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广泛的群众性，认为那些表现发奋图强精神、歌颂民族英雄的优秀作品可以给人民大众以鼓舞，产生积极有益的社会影响。因此，他要求“持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之大方针者”能有意识地把戏曲作为宣传的武器应用到政治斗争中去。如此深入地探讨戏曲的社会作用，这是明清以来的戏曲理论家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从上述对戏曲社会作用的认识出发，柳亚子主张以“翠羽明珰，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即利用戏曲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这是该文的主旨所在。为了使戏曲能够担负起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激发人们反清爱国精神、壮大革命力量以推进民主革命的任务，文中对戏曲的内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虜酋丑类之恣淫，烈士遗民之忠荃，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篋而出之，华夷之变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今当捉碧眼紫髯儿，

¹ 《〈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² 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被以优孟衣冠，而谱其历史，则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尽印于国民之脑膜，必有欢然兴者。

1

文章认为戏曲创作应该针砭时弊，着重表现我国历史上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类的悲剧题材，以揭露满清贵族统治的淫虐，歌颂烈士遗民的忠诚。同时，对于“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等外国历史故事，也应在戏曲作品中有所反映，以此作为借鉴，激励人民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柳亚子的戏曲改良理论，对于指导戏曲参加革命斗争、提高戏曲地位、推动进步戏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中批判了当时轻视戏曲（京剧）艺人的世俗之见，动员革命党人积极投身到戏曲的编演队伍中来。文章说：

吾一般社会青年，既不仕虏廷，效杨坚、郭威之烈，又不隐山泽，逐黔布、彭越之踵，徒日扰扰奔走于通商之场，高言运动，无补于时。断发胡服，依然域外之民；痛饮清歌，终化泥中之絮，……盖造福不足而败事有余，较其人格，为优几何？则吾转不如牺牲一身，昌言堕落，明目张胆而去为歌伶。

“朝从屠沽游，夕拉驹卒饮”，逍遥跌宕，聊以自娱；亦宁非于今新学界上，灿灿烂烂，突然另起一生力军，临风颺颺，而高树一独立自由之帜乎？²

把戏曲与“独立自由”的崇高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这不但是对戏曲从业者的莫大鼓舞，对于一般的社会青年也有很大的动员作用。文章还将戏曲和一般的文学作品相比，强调戏曲所具有的特殊的艺术感染力：

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彼也囚手而丧面，此则慷慨而激昂；彼也间接于通人，此则普及于社会。对同族而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大声疾呼，垂涕以道。³

一般的文学作品是借助文字间接地传达思想，而戏曲则借助于演员绘声绘色的演出来表情达意。这样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形式，将更容易为“士庶工商”等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妇孺不识字之众”所接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

在《告女优》中，陈去病鼓励上海髦儿戏班学习夏氏兄弟、汪笑侬等人敢于自编自演新戏的进取精神，用新戏来“开通这般痴汉，唤醒那种迷人”。他说：

他们京班里头，既然有这姓汪的、姓孙的、姓周姓熊的和着夏家弟兄们，在那春仙、丹桂两个戏园子里，能够唱什么《瓜种兰因》、《桃花扇》、《缙金

¹ 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² 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³ 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箱》、《长乐老》、《玫瑰花》这种新戏，你们这班姊妹妹妹，平日里头都是个聪明伶俐得了不得的，谁说碰着这件事情，倒就此退缩不前、追步不上了么？争一口气，你们姊妹妹妹，总要赌胜了他才是。我们《大舞台》里头原是没有成见的，你们姊妹妹妹倘能够唱得好，也会做出新戏，也会借着激动人心，劝劝世人，唤醒唤醒这班痴迷的汉子，我们《大舞台》里人自然也把你们一班可敬可爱的姊妹妹妹竭力揄扬起来，使得大家都晓得这髦儿戏班子是很有人才的，岂不是你们的名声就慢慢儿大起来了么？¹

为了提高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陈去病曾先后为中外优伶立传，撰写了《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和《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等文章。前者发表于《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讴歌了南唐中主李璟时内廷伶工杨花飞，“当南唐君臣靡曼、上下相蒙之秋，而直道之存乃独攸赖于一二优伶之身，以系人吊思，则优伶亦何负于国家哉？”²以此来激励戏曲演员关注国家安危，增加社会责任感。后者发表于第二期，主要介绍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朋友宫崎寅藏的事迹，借为宫崎寅藏立传，宣传戏曲革命的思想，并寄望民众革命的崛起。

《二十世纪大舞台》以尖锐、泼辣的文风和犀利的笔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购者甚众，赞誉声不断。但同时，其鲜明的革命倾向也遭到了清统治者的忌恨，1905年初，当编者筹备刊印第三期时被强行查封。《二十世纪大舞台》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在京剧改良运动中，甚至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都是有突出贡献的。

二、其他报刊的京剧改良理论宣传

除了《二十世纪大舞台》这种专业的戏曲期刊外，晚清上海的其他报刊也登载了多篇戏曲（京剧）改良理论文章（见表 9）。这些文章从戏曲的社会作用、改良戏曲的宗旨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探讨。

表 9：晚清上海报刊所载部分京剧改良理论文章

篇名	作者	时间	登载报刊
《论戏曲宜改良》	幼渔（马裕藻）	1904 年 7 月 27 日	《宁波白话报》第一次改良第四期
《伶部改良策》		1904 年 8 月	《消闲录》
《论戏曲》	三爱（陈独秀）	1905 年 3 月	《新小说》第十四号
《敬告为优的同胞们》	隐园	1905 年 6 月	《扬子江白话报》第七期

¹ 陈去病：《告女优》，《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1904 年 10 月。

² 陈去病：《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 年 10 月。

《论戏剧弹词有关于地方自治》		1906年9月	《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五期
《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	缪（王钟麒）	1906年9月22日	《申报》
《论丹桂戏园因改良新戏受奖事》		1907年9月11日	《上海》
《剧场之教育》	天僂生（王钟麒）	1908年2月8日	《月月小说》第二年第一期
《论改良戏剧》	皐叟	1908年4月15日	《新朔望报》第六期
《说巫医倡优之价值》		1909年1月22日	《竞业旬报》第四十期
《论编新戏之难》	天公	1909年12月9日	《会场捷报》
《华髻阁剧谈》	佚名	1910年12月24日	《民立报》

在中国戏曲史上，戏曲历来为正统文人士子所鄙视，针对此，戏曲改良的倡导者们非常重视对戏曲社会作用的宣传，通过论述戏曲在历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来提高戏曲的社会地位。首先从戏曲的渊源上论证戏曲与古乐、古诗等正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戏曲也应该如诗乐一般地受到推崇，并被充分利用。如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指出：

即考我国戏曲之起点，亦非贱业。古代圣贤均习音律，如《云门》、《咸池》、《韶濩》、《大武》等之各种音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皆奉为圭臬。及周朝遂为雅颂，刘汉以后，变为乐府，唐宋变为词曲，元又变为昆曲。迨至近二百年来，始变为戏曲。故戏曲原与古乐相通者也……知戏曲之有益，则始知迂儒之语诚臆谭也。¹

关于戏曲的历史渊源，王钟麒在《剧场之教育》一文中也有引经据典地详述：

孔子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司马迁曰：“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噪噉之音兴而人奋，郑卫之音动而心淫。”是以古之圣王，设官以世守之。本之性情，稽之度数，而制为五音，以化成天下。春秋之世，王失其纲，圣人作，雅乐丧缺，谏諫之士，渐有扮古衣冠，登场笑谑，以讽时政者。……历数千载，暨于隋氏，戏剧乃大兴于时。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²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古人重视戏曲的社会作用，“鸿儒硕士”亲自撰演戏曲，社会的发展才会合乎正轨；如果不重视戏曲，社会的运行就会出现偏差：“至本朝雍乾中，以演剧为大戒”，那么，演戏之权“操之于里姬村优之手”，“其所演者，

¹ 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第十四号，1905年3月。

² 王钟麒：《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第二年第一期，1908年2月8日。

则淫褻也、劫杀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词曲驯雅者，十无一二焉，求其与人心世道有关者，百无一二焉。”

戏曲改良倡导者还引用外国事例，用戏剧在外国思想启蒙、国家富强中的巨大作用来说明其具有的非凡社会意义。在《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中，王钟麒因观“海上名伶潘月樵、夏志皋等演《爱国青年》一出”，“有感于戏曲之关系”而著文。文中说：

昔法之败于德也，议和割地，丧师辱国。议院诸人痛之，乃于巴黎起一剧场，专演德法战争之惨状、法人之如何被辱、德人之如何横暴。观斯剧者，无不痛哭流涕，誓复前仇。不数年后，而国势复振，蔚然仍为欧洲强国之一。盖演戏之效如此其捷也。¹

他认为法国复兴的历史动力在于戏剧演出，并以此为据进而坚信“戏曲之力，足以左右世界，其范围所及，十倍于新闻纸，百倍于演说台”，所以，“欲革政治，当以易风俗为起点；欲易风俗，当以正人心为起点；欲正人心，当以改良戏曲为起点。”之后，在《剧场之教育》一文中，王钟麒又再次指出：“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之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演剧之效如此。”²

戏曲改良倡导者们还对改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幼渔在《论戏曲宜改良》³中明确提出了改良的三个宗旨：“明国耻”、“作民气”和“描摹社会上的现状”，即改良戏曲要能够使国民知晓国家的耻辱，进而发愤图强、同心协力；改良戏曲要能够振作百姓的志气，从正面鼓动民心；改良戏曲要能够反映社会人心，揭露社会的陋习。在《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中，王钟麒则以其丰富的剧本创作经验和理论修养从更多方面提出建议。他认为：

吾侪今日诚欲改良社会，宜聘深于文学者多撰南北曲（鄙人自撰有《血泪痕》、《断肠花》传奇两种，尚未脱稿），宜广延知音之士审定宫谱，宜于内地多设剧台，宜收廉价，宜多演国家受辱之悲观，宜多演各国亡国之惨状。凡一切淫靡之剧黜勿庸，一切牛鬼蛇神迷信之剧黜勿庸，一切曲词之不雅驯者黜勿庸。⁴

他主张，在编剧、作曲方面要争取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参与；在剧场建设、价目定位方面，要向大众普及，为大众着想，尤其为最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提供机会和方便；在演唱内容方面，要选择易动人感情、鼓舞人心的悲剧。同时，他还极力反对一切与改良宗旨相违背的戏曲，对淫靡、迷信、低俗之剧予以否定。

¹ 王钟麒：《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申报》，1906年9月22日。

² 王钟麒：《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第二年第一期，1908年2月8日。

³ 幼渔：《论戏曲宜改良》，《宁波白话报》第一次改良第四期，1904年7月27日。

⁴ 王钟麒：《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申报》，1906年9月22日。

天公的《论编新戏之难》¹则强调剧作者在编新戏时要注意戏中角色与演员舞台表演的统一性,因为“宜生宜旦、宜丑宜末,皆一定不移者也,反是,则主脑淆矣;宜文宜武、宜谐宜庄,亦皆一定不移者也,反是,则筋节乱矣。”另外,剧作家在挑选演员时要以是否适合角色为标准,不能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否则,就会导致“士不用命,大将之谋必穷;民不归心,霸主之术必败”的后果,这样下去,“戏曲之价值愈低”,“戏曲之名誉益落”。

《民立报》的《华髻阁剧谈》,针对当时新剧说白过多的现象,提出改良戏剧应强调唱工。文中说:

今之所谓戏剧,古之所谓乐也,合歌与舞谓之乐。今之演新剧者,乃竟欲废唱,失乐之本意矣。废唱之剧,但可谓之演说,不可谓之戏剧。

余谓欲改良戏剧,必须讲究唱工,无论袭旧调、创新腔,总以唱工为主,然后能移人,然后可称改良戏剧。

近人谓戏剧可不用唱,于是人人皆能演戏,此种戏尚复有何价值?戏虽小道,高等之美术也。必用数年、数十年工夫,而又有其聪明,乃克动人而得成名。若人人能演之,戏不如无有。²

《上海》的《论丹桂戏园因改良新戏受奖事》³认为,“中国旧戏所宜摒弃者固多,而必须保存者亦不少”,“从今一旦骤易新戏,而不以旧戏间之,山陬僻壤之民必有瞠目而未能领会者,故改演新戏尤当与旧日之戏曲相辅而行,庶积渐观摩,引人入胜于不觉也。”另外,由于当时所演新戏较多,“演者有作辍之时,而看者有遗忘之日”,作者提议“宜乘此机会编戏曲改良之新报,将此旬日内所演新戏约其事实,绘其曲目,廉价平售,流通内地。”

《民立报》的“东西南北”栏目,还有人提议:“输入新戏,要与民情适合,与风俗有益,不可徒袭其外观,以悦庸耳俗目。”⁴

晚清上海报刊中的戏曲(京剧)改良理论,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的文艺思想,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戏曲美学论题,为我国戏曲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戏曲。虽然它们还并不十分成熟,但是对京剧改良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京剧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第二节 晚清上海报刊对京剧改良实践的报道

¹ 天公:《论编新戏之难》,《会场捷报》,1909年12月9日。

² 《华髻阁剧谈》,《民立报》,1910年12月24日。

³ 《论丹桂戏园因改良新戏受奖事》,《上海》,1907年9月11日。

⁴ 《民立报》,1910年10月25日。

一、关于改良京剧剧本的登载

晚清戏曲（京剧）改良运动的兴起，实缘于中国资产阶级利用戏曲（京剧）的形式来开启民智、鼓舞民心，达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在戏曲（京剧）改良理论的引导下，一大批表现现实生活、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剧作纷纷问世。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到民国元年（1912 年），见于报刊的改良京剧剧本，约有 40 种左右（包括注明可用任何声腔剧种演唱的作品）。¹其中，在晚清上海报刊上刊载的、明确标明是京剧剧本的，大约有 20 种左右（见表 10）。

表 10：晚清上海报刊所载改良京剧剧本

剧本	作者	刊载报刊	刊载时间
《经国美谈》	讴歌变俗人	《绣像小说》第一至五、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至三十、三十三、三十四期	1903.5 - 1904
《团匪魁》	春梦生	《新小说》第八号	1903.10.5
《木兰从军》	无名氏	《中国白话报》第一、三期	1903.12.19、1904.1.17
《维新梦》	春梦生	《新小说》	1903
《博浪锥》	汪笑侬	《中国白话报》第二期	1904.1.2
《游侠传》	感惺	《中国白话报》第九至十二期	1904.4.16 - 1904.5.29
《大闹庆余堂》	怅汉	《扬子江》第二期	1904.7.13
《黄大仙报梦》	未上台台上人	《新小说》第十号	1904.9.4
《卖货郎》	感惺	《中国白话报》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期	1904.10.8
《长乐老》	孝农（汪笑侬）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	1904.10
《缕金箱》	孝农（汪笑侬）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	1904.10
《金谷香》	醒狮（陈去病）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	1904.10
《拿破仑》	惜秋（欧阳钜源）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	1904.10
《瓜种兰因》（又名《波兰亡国惨》）	汪笑侬	《警钟日报》	1904

¹ 北京市/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325 页。

《义侠记》(一名 《黑奴报恩》)	(日)尾崎德太 郎著、天宝宫人 编串	《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十 三、十四号	1907.10.7、 1908.2.8、 1908.3
《越南亡国惨》	柚生道人	《新朔望报》第二期至第六 期、《国华报》第一期	1908.2.16 - 1908.5
《孽海花》	东亚病夫著、天 宝宫人编串	《月月小说》第十七至二十一 号	1908.6 - 1908.10
《潘烈士投海》	白云词人	《小说七日报》	1908
《木兰从军》	无名氏	《女报》第一卷第一号	1909.1.22

这些改良京剧作品,其题材类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题材,如《长乐老》、《缕金箱》等;一类是时事题材,如《金谷香》、《潘烈士投海》等。从内容主题而论,有的借古喻今,以史事激励民心,如《博浪锥》、《长乐老》;有的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如《潘烈士投海》;有的借国外的民族斗争来针砭时政,如《越南亡国恨》、《瓜种兰因》;有的赞誉外国资产阶级革命人士,以鼓舞斗志,如《拿破仑》;有的写革命党人斗争事迹,如《金谷香》。从剧本形式而论,有折子戏,也有本戏。折子戏如《拿破仑》,标明单出《收岛》;本戏如《缕金箱》等。

改良京剧剧本的创作者,有文人,也有京剧演员。文人创作者,如陈去病(1874—1933),《二十世纪大舞台》主编,南社发起人之一,后加入同盟会。他以“醒狮”的笔名创作了京剧剧本《金谷香》,发表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上,后因刊物被查封而未得续完。欧阳矩源(1883—1907),原名淦,又字巨之,号茂苑惜秋生,又署惜秋生、惜秋等。江苏苏州人。年少时,文章词赋都较擅长,且下笔极快,曾协助李伯元编辑《游戏报》、《繁华报》及《绣像小说》杂志。他以“惜秋”署名,发表了京剧剧本《拿破仑》,也刊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上。京剧演员,如汪笑侬(1858—1918),创作了《瓜种兰因》、《缕金箱》等剧,并曾亲自登台演出。

与传统京剧剧本相比,改良京剧文学剧本在体制、结构、语言、唱腔安排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变化。它们一般都比较注重剧作的情节性,往往以交代故事情节为主,忽视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和性格塑造。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剧中人物的唱词道白,经常运用政治宣传式的演讲,或口号式的唱念,有时甚至游离于剧情和人物性格发展之外。剧本唱腔的安排经常设置大段唱,一唱就是百十来句。如《维新梦》的一段二簧唱段,竟有60句之多,这无疑是为了直接宣传的缘故。剧作语言一般力求通俗,甚至不避俚俗,运用地方土话。如《潘烈士投海》大量运用苏白,柚生道人的《越南亡国惨》第五本《图光复英雄结义党》的一部分唱白,亦是如此。有些改良京剧剧本因受西方影响,改分场形式为开幕

形式。如《孽海花》共分十幕,虽然还没有严格依循话剧的“三一律”安排场景,但不取连场而明确标明“幕”,无疑很有特点。

这些改良京剧文学剧本,多为案头之作。许多剧作家只是想利用戏曲(京剧)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对戏曲本身并没有多少研究。他们一般缺乏戏曲艺术方面的素养,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刊登在报刊上,很少能够被搬上舞台进行演出。而且,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些理论问题得不到深入细致地思考,剧作家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完了之后,剧作即告终止,至于能否奏之上场,则是次要的事情了。由于不能在舞台上演出,也就无法在民众中进行广泛宣传,这与改良理论提倡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从客观上来说,改良京剧文学剧本的大量产生,文人和京剧演员的参与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京剧改良运动的发展,为大量京剧舞台演出实践做了应有的铺垫和准备,因此,在京剧改良运动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二、关于汪笑侬京剧改良实践的报道

在京剧改良运动中,汪笑侬是最早将编创剧本与舞台实践相结合来宣传改良思想的京剧演员。早期的改良京剧之作多是登载在报刊上的案头文学,未被付诸舞台实践。汪笑侬则把它们推上了舞台,借舞台演出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汪笑侬是一个有着良好文艺修养,又具有满怀爱国热忱的京剧艺术家。他学识广博,不但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而且吸收了一些新思想,对琴棋书画、法律、心理学等,都曾下过功夫,并以“汪僊”、“孝农”、“冷隐”等笔名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不少议论时政的诗文。受戏曲改良思潮的影响,汪笑侬积极赞助陈去病、柳亚子等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并为之题词:“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世界一场戏,犹嫌舞台小。”¹表现出强烈地以演戏达到“高台教化”、“移风易俗”目的的自觉意识。汪笑侬一生创作、改编并演出的京剧剧目有五十多种,很多题材取自历史故事,比较著名的有《哭祖庙》、《党人碑》、《博浪锥》、《受禅台》、《长乐老》、《骂阎罗》等,它们都是于现实生活有所感,或是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同时,汪笑侬还编写了大量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着当代服饰演出的时事新戏,如《宋帅平东》、《惠兴女士》、《瓜种兰因》、《皇帝梦》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反帝和民主民族革命的要求。

对于汪笑侬的京剧改良实践,晚清上海报刊给予了很多关注,不但对其编创的京剧剧本进行介绍,还对汪笑侬的舞台演出做了一定的评论。如汪笑侬根据唐明皇、杨贵妃故事改编的历史剧《马嵬坡》。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1911年9月24日),《申报》在考证该剧时,介绍道:

¹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马嵬坡》，即昆剧《长生殿》中之“迎像哭像”也，“伶隐”汪筱侬编成京剧。按唐明皇宠杨贵妃，信任安禄山，后安禄山叛唐，河北两京皆失守。明皇奔蜀，行至马嵬坡，禁兵怨杨氏之误国，鼓噪要明皇赐杨妃死。明皇不得已，赐贵妃自尽，三尺白绫一抔黄土，薄命红颜轻轻断送。后郭汾阳平定大难，明皇回銮，至马嵬坡怅触旧情，设祭送吊，徒呼“负，负”而已。

文中对汪的演出也做了如下评论：

筱侬感身世之飘零，所编戏多系悲剧。借恨事以重提，泄胸中之块垒，殆柳敬亭之流亚欤！前在春仙演此剧时，声调凄恻，情致绵绵，犹能体贴入微，能使观者泣下沾襟，戏剧之感人也深矣。昔沪上开菊榜，拔筱侬为文榜状元，不为圣朝之循吏（汪本拔贡出身，曾为县令），而得伶界之状头，亦可伤矣。

对悲剧的推崇，是京剧改良运动参与者在审美情感上的一个倾向。因此，汪筱侬所编创的京剧剧本大多是悲剧题材，以悲剧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并引发观众心理上的共鸣。同时，汪笑侬还以历史故事针砭现实，影射时政，寄托自己的爱国之心。如《党人碑》一剧，是汪笑侬根据清初丘园传奇本改编的，写北宋蔡京执政，立党人碑，指司马光、苏轼等人为奸党，刘逵上疏谏阻而入狱，几经波折方得脱险的故事。宣统三年八月初四日（1911年9月25日），《申报》对之做了较为详细的剧情介绍：

宋徽宗时，蔡京专权，贿赂公行，欺君误国，恨元祐诸君子，目为党人，镌之碑上。忠奸颠倒，是非淆乱。有书生谢琼仙见之，气不能平，乘醉毁碑。蔡京严捕之，藏于古寺，大索不得。赖友傅人龙杀差换装，谎出皇城，得免于难。

汪筱侬借剧中忠良受害一事，影射戊戌政变，以此表达悲愤激昂的民众心声，激励人心，因而引起了清廷的不满。对于他在《党人碑》剧中的演出，文中接着评论道：

汪在春仙演此剧时，适当事者封禁苏报馆及《大舞台报》（此报为汪所组织），罗织党人，侦骑四出。筱侬触景生情，悲不自胜，抚今追昔，慷慨悲歌。剧中至念诗时，声调悲壮苍凉，凄然泪下，现身说法，一若身历其境，几不知为演戏矣。座客知与不知，无不动容。当此天荆地棘、钳制清议之时，独能借往事以刺当世，演悲剧以泄公愤，道人之所不能道，优孟直胜于衣冠也。

汪笑侬还根据宋代岳飞父子被奸权秦桧诬害的故事编创了历史剧《骂阎罗》。关于该剧的演出情况，宣统三年八月初五日（1911年9月26日），《申报》也有评述：

筱侬去胡迪骂阎时，义愤之气溢于言表，捶胸顿足，冤诉不已，痛责之，

痛责不已，谩骂之，借题发挥，满腹牢骚，尽情吐出。汪本伤心人演伤心事，宜其如此之沉痛悲壮也。

《瓜种兰因》是汪笑侬借波兰与土耳其开战一事，揭示不爱国之恶果的。对于此剧，汪曾在《同文沪报》副刊《消闲录》中题诗云：

据虎前门原不易，岂知后户引狼来。驱除异族仍无救，种教相同亦祸胎。
多少人才难救国，却因众志未成城。一家犹自分门户，无怪强邻界限争。
几番铁血破工夫，议政堂间草半枯。滋蔓阶前君不管，拼将多少好头颅。
尚有彩旗现特色，几分权利或能争。一朝树倒猴猕散，再想猴猕弄不成。
国香散尽野兰芳，七月食瓜热血凉。请就前因证后果，感情焉得不心伤。

汪笑侬编演的这些剧目在上海的京剧舞台上，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对京剧改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汪笑侬也以自己的创作和舞台实践，为京剧改良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关于新舞台京剧改良实践的报道

在汪笑侬把京剧改良付诸舞台实践的同时，我国第一座拥有先进设备的近代化剧场新舞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在上海南市外马路十六铺落成。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908年10月26日），新舞台开始演出。当日的《申报》曾登出新舞台开市广告，以作宣传：

敬启者，丹桂全部择于十月初二日迁往南市新建之新舞台开演，届期午后一点钟由南市总董及振市公司各董事在新舞台分送入场券，恭请上海道蔡观察、文武各宪及绅商学报各界诸君子蒞临观剧，共赞落成，以志盛举。并由本园恭备茶点，款待来宾。两点钟开演，四点钟告止。本园即于晚间卖票开市，兹将价目等次开列于后：……

新舞台是上海京剧界的潘月樵、夏氏兄弟联合上海的一批开明绅商，包括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曾任同盟会干事的沈缦云，南市商会会长、时任《新闻报》总主笔的姚伯欣，聚丰木行老板马骥良，老同盟会会员、南市社会名流李平书，上海地方自治的重要人物张逸槎等，耗资3万银元，集资建造的。首任前台经理姚伯欣，后台经理夏月珊。新舞台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制，以发起人购股的方式集资，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为配合戏剧改良运动对京剧事业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规模的物质投资。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戏剧演出场所，新舞台彻底改变了旧式戏园的建筑结构和剧场格局。它参照欧洲和日本的新式剧场样式，取消了旧式戏园两柱四方、三面敞开的舞台，但保留可三面观看的特点，舞台为镜框式，又作伸出式新月状。

¹ 汪笑侬：《自题〈瓜种兰因〉新戏并求海上诸大吟坛赐和》，《同文沪报》，1904年8月7日。

这一新式剧场的观众席不再是桌椅并置，一样高低，而是改用前低后高的排座，从而避免了旧式戏园中后排观众视线受阻的弊端。新舞台运用电灯照明的新型灯光，制作了写实布景，并装有新式转台，可同时搭建两台布景，从而大大地改善了舞台的演出效果。新舞台的出现，是上海京剧演出场所沿革的转折点，它开创了上海剧场的新形式，以后新建的其他剧场大多仿照其结构和格局。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年12月），大舞台在建造时即“形式均照泰西剧场建筑，规模宏壮”，“世界景致，布置皆真”¹。另一家剧场新剧场在建造时也是“仿照英、法、京建筑”，“转台灵巧，装饰华丽”，并布置有“泰西油画”²。这些剧场形式上的变化，都离不开新舞台的先导作用。

新舞台不仅改变了剧场的形式，而且改变了京剧的演出内容，即大量改良京戏的上演。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评价说：“南市新舞台开而戏剧又为之一变。形式改良，固其先导。而《新茶花》、《黑籍冤魂》等新剧亦颇有裨于社会。”³据统计，新舞台成立后所编演的改良京戏，约有50种以上。具体剧目如下：

《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赌徒造化》、《打花鼓》、《中国国会万岁》、《国民大会》、《新茶花》、《就是我》、《波兰亡国惨》、《越南亡国惨》、《拿破仑艳史》、《空谷兰》、《枪毙阎瑞生》、《济公活佛》、《新西游记》、《龙华寺》、《黄勳伯》、《女君子》、《玫瑰花》、《黑奴吁天录》、《红菱艳》、《血泪碑》、《牺牲》、《华佗夫人》、《义节奇冤》、《铁公鸡》、《湘公平逆传》、《妻党同恶报》、《大姐捉强盗》、《新马浪荡》、《左公平西》、《黎元洪》、《光复旧土》、《死人偷铜钱》、《读书有益》、《大少爷拉东洋车》、《宦海潮》、《恨海》、《猛回头》、《鄂州血》、《秋瑾》、《汉阳战史》、《嘉兴府》、《看看苏州人》、《卖橄榄》、《善游斗牛宫》、《电术奇谈》、《血手印》、《惠兴女士》、《打野鸡》、《善恶报》、《博览会》⁴

这些剧目中，有反映要求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玫瑰花》；表现要求富国强兵、抵抗外辱的《新茶花》、《潘烈士投海》；歌颂革命志士的《秋瑾》、《鄂州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波兰亡国惨》、《越南亡国惨》；针砭时弊、揭露官场及社会黑暗的《宦海潮》、《黑籍冤魂》、《赌徒造化》，以及表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剧作《牺牲》（雨果原作）、《拿破仑艳史》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弊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理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晚清上海报刊对新舞台编演的改良新戏给予了很多关注，它们或是刊登剧目

¹ 大舞台广告，《申报》，1909年12月23日。

² 新剧场广告，《申报》，1909年12月23日。

³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9页。

⁴ 北京市/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344—345页。

演出广告,或是对新戏进行评论。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1910年3月20日),《申报》刊登了新舞台上演《明末遗恨》的广告:

戏剧事与社会关系最大,本舞台有鉴于此,曾演《潘烈士投海》,所以警人心之萎靡不振也;更编《黄勳伯》一剧,所以策团体之涣散不坚也;戒烟则有《黑籍冤魂》;拒赌则有《赌徒造化》。……自来世事之悲惨,孰有甚于亡国者?本舞台抚今追昔,有感于怀,特就有明末造李闯入京故事,编《明末遗恨》一剧。其写庸相之误人,奸党之卖国,外戚之营私罔利,勇士之慷慨激昂,烈女之报仇雪恨,莫不绘影绘声,惟妙惟肖。使观者知明之亡,非亡于闯贼,实自亡之也。岁月变迁,河山依旧,前明君在九京之下,当有无限悲观者。追摩当时情景,毋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广告中涉及了新舞台编演的五个剧目,并且对它们的编演目的和演出意义也进行了明确地交代,从中可以看出新舞台的编演活动紧密地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具有着进步的思想意义。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910年11月27日),《民立报》的“东西南北”栏目对新舞台排演的《中国国会万岁》给予了评介:

有友人称新舞台排一戏曰《中国国会万岁》,分三本,一梦中波兰,一梦中日本,一醒时中国。其主人翁系一留学生,曾梦见波兰因开不完全之国会,竟无救于亡;又梦见日本自开国会后,上下一心,竟败中国、败俄国,始回国,运动中国速开国会。命意甚好,不知将来如何做。

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910年12月7日),《民立报》的“东南西北”栏目又对新舞台的《血手印》新戏做了一段评论:

新舞台《侦探血手印》布景既佳,做工亦渐近自然,不落常套。新戏如此,可以观矣。然本剧如此,原可将“侦探”二字删去。

这些零散的剧评都是出自于普通观众之手,他们的关注表明新舞台的京剧改良顺应了时代要求,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它基本上摆脱了运动以来以案头剧本和舆论宣传为主的局面,开始转入进行大规模的有着广泛艺人参加的舞台演出实践活动。从这个层面上讲,新舞台的建立,是京剧改良运动高涨的标志。

后 记

时光荏苒，转瞬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仿佛昨天才刚刚报到入学，今天就要收拾行囊离开这熟悉的校园了。此时此刻，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这次的别离，些许忧伤，些许感慨。但不管怎样，三年的时光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经历，无论是顺畅的，还是艰难的，对我来说，都将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感谢我的导师赵维国先生！研究生阶段的三年，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他都给了我相当多的帮助和鼓励。每一次知识和方法的点拨，对我来说，都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每一次专业研究上的认可和肯定，都让我觉得自己还不算是一个太笨的学生。自己也曾经做过老师，知道什么样的教学是真心为学生好。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每一门课程的设置，每一堂专业课的讲授，都是经过赵老师的精心安排和悉心准备的。从这些课程中，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更加系统的积累，自己的思辨能力和科研能力也得到了增强。我想，这三年的学术训练将会令我受用一生的。本论文的写作，从确定选题到搜集资料，从构建框架到修改润色，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赵老师的指导，都是在赵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师母韩老师。在师从赵老师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中，师母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诸多的关心。每次见面，师母总会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给我以鼓励，使我对学业和生活充满了信心。

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我还有幸得到了孙逊老师的教诲。孙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常常教导我们要勤奋，要珍惜难得的读书时光。我的笔记本上至今还记着他上课时说过的话：“该看的书没看，是你们的损失！”“好好看点书，不致于将来后悔！”正是在这样语重心长的鞭策和激励下，我硕士三年的读书生活才没有被荒废。孙老师还多次就论文的写作方法告诉我们要学会发现新资料、运用新视角，努力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本课题的研究也得到了孙老师的关注和鼓励，对此，本人不胜感激。

在本论文的开题报告上，詹丹老师也耐心地听取了我的选题计划和撰写情况，对于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无私的学术指导，让我难以忘怀，借此机会，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每一篇论文的准备和撰写过程，都是对自己的知识积累、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进行考验和训练的过程。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知道还有许多有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自己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着不足，敬请各位老师和专家予以批评指正，我将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一、报刊类

《申报》、《瀛寰琐记》、《字林沪报》、《新闻报》、《游戏报》、《趣报》、《采风报》、《便览报》、《同文消闲报》、《消闲录》、《寓言报》、《笑林报》、《世界繁华报》、《春江花月报》、《新小说》、《大陆报》、《智群白话报》、《花天日报》、《绣像小说》、《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警钟日报》、《宁波白话报》、《时报》、《扬子江》、《二十世纪大舞台》、《扬子江白话报》、《花世界》、《南方报》、《新世界小说社报》、《月月小说》、《小说七日报》、《竞业旬报》、《神州日报》、《上海》、《文娱报》、《时事报》、《新朔望报》、《国魂》、《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女报》、《舆论时事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小说时报》、《劝业会报》、《会场捷报》、《小说月报》、《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民立报》、《时事新报》、《天铎报》等等

二、工具书类

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黄钧、徐希博主编：《京剧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傅晓航、张秀莲主编：《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上海图书馆，1982年。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

徐幸捷、蔡世成：《上海京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4），1987年。

蔡世成辑选：《〈申报〉京剧资料选编》，1994年。

三、方志、笔记类

上海市文史馆等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上海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

沈宗洲、傅勤：《上海旧事》，学苑出版社，2000年。

叶文红主编：《海上旧闻》，文汇出版社，1998年。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王定九、丁燮生：《上海顾问》，中央书店，1934年。

四、论著类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光华书局，1928年。

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出版地不详，1938年。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

- 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
-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 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
-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
- 曹文正、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 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
- 申报馆编辑：《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1923年。
- 徐忍寒编著：《申报七十七年史料》，内部刊物，1962年。
-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
-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 裴效维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叶长海、张福海：《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田根胜：《近代戏剧的传承与开拓》，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 周华斌、朱联群主编：《中国剧场史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 赵山林等编著：《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
- 姚旭峰：《梨园海上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黄飏：《海上新剧潮：中国话剧的绚丽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钱久元：《海派京剧的奥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五、论文类

- 李斌：《晚清报刊与文化大众化》，《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 王敏：《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史林》2007年第1期。
- 祝均宙：《上海小报三题》，《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 姚小鹏、陈波：《〈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 姚小鹏、陈波：《〈申报〉的戏曲广告与早期海派京剧》，《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 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白雪：《<申报>京剧广告与海派京剧》，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李九华：《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传播》，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王俊玲：《点石斋与晚清时期的小说图像传播》，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附录一：晚清上海报刊所载京剧篇目索引

说 明

本索引只收京剧文章目录，包括通讯、特写、传记、剧评、史料、动态等。剧本、广告、京剧之外的其他剧种、与编演京剧无关的校书事和剧场琐闻均不在本索引的辑录范围。

本索引的时间下限为公元 1911 年 12 月 30 日。索引中凡清代年号及农历月、日用中文数字，公元年、月、日则用阿拉伯数字。每条目录的日期均与原报刊保持一致，未作统一修订。各报刊的起止日期为上海图书馆现馆藏该报刊的起止日期，仅部分地与原报刊的创、停刊日期一致。各报排列以时间先后为序。

本索引的每条目录中，引号内为文章标题或栏目名称，少数没有标题的文章，笔者做了适当概括。

《申报》

(1872.4.30—1949.)

-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四月十二日 “续沪北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四月二十九日 “戏园琐谈”；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五月初二日 “戏馆琐谈”；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五月二十九日 “劝戒点演淫戏说”；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六月初三日 “戏题九乐园铭”；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六月初四日 “戏园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六月初七日 “洋场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六月十四日 “洋泾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七月初九日 “续沪北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七月初十日 “观剧小纪”；
 大清同治壬申（1872.9.9）八月初七日 “沪北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十月廿一日 “都门新竹枝词”；
 大清同治壬申（1872 年）十月廿二日 “十八日丹桂园观剧偶成五绝句录请”；
 大清同治壬申（1873 年）十二月初六日 “观剧书所见”；
 大清同治癸酉（1873 年）正月初六日 “观剧闲评”；
 大清同治癸酉（1873 年）十一月初四日 “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发”；
 大清同治癸酉（1873 年）十一月初五日 “拐犯杨月楼送县”；
 大清同治癸酉（1873 年）十一月初六日 “杨月楼拐盗收外监”；
 大清同治癸酉（1873 年）十一月初十日 “持子平致本馆论杨月楼事”；
 大清同治癸酉（1873 年）十一月十一日 “纪杨月楼事”；

- 大清同治癸酉（1874 年）十一月十三日 “杨月楼复讯情形”；
- 大清同治癸酉（1874 年）十一月十九日 “不平爰论杨月楼事”、“邑尊据稟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
- 大清同治癸酉（1874 年）十一月廿一日 “公道老人劝息争论”；
- 大清同治癸酉（1874 年）十一月廿二日 “续录公道老人劝息争论”、“道宪查禁淫戏”；
- 大清同治癸酉（1874 年）十一月廿五日 “与众乐乐老人致本馆书”、“劝持子平息论事”、“奉劝息争说，并俚句一绝”；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二月廿七日 “杨月楼解郡”；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三月初八日 “杨月楼翻供”；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四月初五日 “记杨月楼发郡复审案”；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四月初七日 “英报论杨月楼事”；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四月初八日 “论杨月楼发郡复审一案”；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四月十二日 “杨月楼解审情形”、“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四月十四日 “记杨月楼在省翻供事”；
- 大清同治甲戌（1874 年）六月初一日 “沪上将复演善戏”；
- 大清同治甲戌九月二十五日（1874.11.3） “论戏园”；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初六日（1875.2.11） “戏园主具稟”；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初七日（1875.2.12） “戏园主复请开禁”、“上海戏园不得不禁”；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初十日（1875.2.15） “宝兴茶园演戏”；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十一日（1875.2.16） “劝戏园勿开演说”、“龙泉阁唱戏停止”；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十二日（1875.2.17） “戏园主削发”；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十五日（1875.2.20） “论禁止音乐事”；
- 大清光绪乙亥正月廿六日（1875.3.3） “戏效陋室铭二则”；
- 大清光绪乙亥二月十六日（1875.3.23） “论上海戏园”；
- 大清光绪乙亥十二月初七日（1876.1.3） “伶人慷慨”；
- 大清光绪乙亥十二月廿六日（1876.1.22） “伶人遇仇”、“伶人友爱”；
- 大清光绪乙亥十二月廿八日（1876.1.24） “过年竹枝词”；
- 大清光绪丙子正月初七日（1876.2.1） “伶人争闹”；
- 大清光绪丙子正月初八日（1876.2.2） “赠韩桂喜”；
- 大清光绪丙子正月初九日（1876.2.3） “国忌停演”、“演戏被阻”；
- 大清光绪丙子正月初十日（1876.2.4） “续闻京师演戏情形”、“赠陈彩林”；
- 大清光绪丙子正月十一日（1876.2.5） “书初九日本报录杨乃武案诸件后”；

- 大清光绪丙子正月十三日（1876.2.7） “杨乃武递籍”；
 大清光绪丙子二月三十日（1876.3.25） “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京报全录（杨乃武案）”；
 大清光绪丙子三月初二日（1876.3.27） “杨乃武起解”；
 大清光绪丙子三月初四日（1876.3.29） “戏园闭歇”；
 大清光绪丙子三月初九日（1876.4.3） “戏园亏本”；
 大清光绪丙子四月廿九日（1876.5.22） “部审余杭案传闻”；
 大清光绪丙子五月初二日（1876.5.24） “名优赴润”、“驳武林生告白”；
 大清光绪丙子五月初九日（1876.5.31） “名优重演”；
 大清光绪丙子五月初十日（1876.6.1） “余杭案昭雪”、“新开戏园”、“杭垣戏园复开”；
 大清光绪丙子五月廿三日（1876.6.14） “戏园停闭”；
 大清光绪丙子九月初二日（1876.10.18） “论禁戏”、“名优蹉跌”；
 大清光绪丙子九月廿五日（1876.11.10） “旧剧新演”；
 大清光绪丙子十一月十四日（1876.12.29） “论宁波戏馆事”；
 大清光绪丙子十一月廿九日（1877.1.13） “新开戏园笑谈”；
 大清光绪丙子十二月十九日（1877.2.1） “论各处戏园被焚事”；
 大清光绪丙子十二月廿六日（1877.2.8） “论演戏救灾事”；
 大清光绪丁丑二月廿九日（1877.4.12） “新班演戏”；
 大清光绪丁丑四月初九日（1877.5.21） “戏园热闹”；
 大清光绪丁丑四月十三日（1877.5.25） “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因述所见”；
 大清光绪丁丑四月廿一日（1877.6.2） “荒诞戏宜禁”；
 大清光绪丁丑五月初六日（1877.6.16） “勘定戏园防火章程”；
 大清光绪丁丑七月二十日（1877.8.28） “盛设戏剧”；
 大清光绪丁丑七月廿二日（1877.8.30） “梨园赞语”；
 大清光绪丁丑八月三十日（1877.10.6） “论禁戏”、“戏园闭歇余闻”；
 大清光绪丁丑九月十四日（1877.10.20） “禁开戏馆事”；
 大清光绪戊寅正月十九日（1878.2.20） “见戏园热闹有感书此”；
 大清光绪戊寅正月廿一日（1878.2.22） “戏园重开”；
 大清光绪戊寅三月十八日（1878.4.20） “演剧纪盛”；
 大清光绪戊寅四月初六日（1878.5.7） “永禁开设戏馆事”；
 大清光绪戊寅四月初七日（1878.5.8） “戏馆将成”；
 大清光绪戊寅五月初四日（1878.6.4） “观剧繁盛”；
 大清光绪戊寅五月廿四日（1878.6.24） “续纪演戏情形”；
 大清光绪己卯二月初八日（1879.2.28） “禁止戏园”；

- 大清光绪己卯二月十四日 (1879.3.6) “看戏滋事”;
 大清光绪己卯八月十六日 (1879.10.1) “淫戏不可不信说”;
 大清光绪己卯九月初二日 (1879.10.16) “淫戏不可不禁论”;
 大清光绪己卯十一月十六日 (1879.12.28) “戏说”;
 大清光绪庚辰九月十九日 (1880.10.22) “优伶敬神”;
 大清光绪庚辰十一月廿六日 (1880.12.27) “戏园重开”;
 大清光绪辛巳四月廿三日 (1881.5.20) “优伶卖艺”;
 大清光绪辛巳五月廿八日 (1881.6.24) “戏园呈禀”;
 大清光绪辛巳六月初一日 (1881.6.26) “众伶求恩”;
 大清光绪辛巳六月初八日 (1881.7.3) “戏馆宜多设便门说”;
 大清光绪辛巳六月三十日 (1881.7.25) “戏园清唱”;
 大清光绪辛巳七月初八日 (1881.8.2) “论淫戏难禁”;
 大清光绪辛巳七月初九日 (1881.8.3) “戏园清唱”;
 大清光绪辛巳七月初十日 (1881.8.4) “伶人违禁”;
 大清光绪辛巳七月十三日 (1881.8.7) “戏馆为民间开演说”;
 大清光绪辛巳闰七月二十日 (1881.9.13) “戏园琐事”;
 大清光绪辛巳八月初四日 (1881.9.26) “拟开戏园”;
 大清光绪辛巳九月十一日 (1881.11.2) “论申禁淫戏之法”;
 大清光绪辛巳九月二十日 (1881.11.29) “伶说”;
 大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一日 (1882.2.28) “曲部生机”;
 大清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 (1882.4.26) “申禁淫戏”;
 光緒八年三月十五日 (1882.5.2) “书陈宝渠太守申禁淫戏示谕后”;
 大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五日 (1882.6.20) “伶人风雅”;
 大清光绪八年五月十九日 (1882.7.4) “淫戏为害”;
 大清光绪八年五月廿一日 (1882.7.6) “戏园开演”;
 大清光绪八年六月十四日 (1882.7.28) “淫戏滋害”;
 大清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 (1882.8.13) “开设戏园”;
 大清光绪八年七月十三日 (1882.8.26) “戏资加价”;
 大清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 (1882.9.16) “优伶相妒”;
 大清光绪八年八月廿四日 (1882.10.5) “戏馆将开”;
 大清光绪八年九月初五日 (1882.10.16) “戏园多故”;
 大清光绪九年三月十一日 (1883.4.17) “梨园增设”;
 大清光绪九年六月廿三日 (1883.7.26) “论淫戏之害”;
 大清光绪九年十月十七日 (1883.11.16) “中西戏馆不同说”;
 光緒十年五月初三日 (1884.5.27) “定期演戏”;

- 光绪十年五月初四日（1884.5.28） “演戏改期”；
 光绪十年五月初七日（1884.5.31） “演戏续述”；
 光绪十年五月廿九日（1884.6.22） “演戏续闻”；
 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1884.6.24） “演戏续述”；
 光绪十年闰九月初七日（1884.10.25） “神诞演剧”；
 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885.5.4） “严禁淫戏”；
 光绪十一年三月廿八日（1885.5.12） “淫戏难禁说”；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四日（1885.5.17） “查禁淫戏”；
 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一日（1885.5.24） “戏园亏闭”；
 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885.10.3） “观剧厄言”；
 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85.10.7） “论戏价不宜太减”；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1885.12.24） “严禁淫戏示”；
 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七日（1886.2.20） “论戏馆亟宜多辟门户以防意外”；
 光绪十二年五月三十日（1886.7.1） “伶人诱妾”；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四日（1886.7.5） “伶人宜办”；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六日（1886.7.7） “伶人保释”；
 光绪十三年正月廿九日（1887.2.21） “禁淫戏议”；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1887.2.27） “重禁淫戏”；
 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一日（1887.6.21） “英界公堂琐案”；
 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887.6.23） “论西官留心禁淫戏事”；
 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日（1887.6.28） “伶人挺撞”；
 光绪十三年五月廿六日（1887.7.16） “停演新戏”；
 光绪十三年七月廿二日（1887.9.9） “戏梦说”；
 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八日（1887.10.24） “神诞演剧”；
 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87.11.12） “戏辨”；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87.12.11） “梨园助赈”；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87.12.12） “广梨园助赈说”；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88.1.16） “梨园助赈”；
 光绪十四年正月初十日（1888.2.21） “会馆演剧”；
 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88.3.5） “新剧志奇”；
 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88.4.6） “善戏可嘉”；
 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一日（1888.5.21） “枪伤伶人”；
 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88.5.22） “枪伤伶人续闻”；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88.6.7） “研讯凶伶”；
 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88.7.3） “梨园减色”；

- 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1888.10.8) “戏无益说”;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1888.11.4) “日下纪新”;
 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1888.11.20) “戏评”;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1888.12.22) “说戏”;
 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1889.2.9) “梨园十艳吟”;
 光绪十五年四月廿七日 (1889.5.26) “演剧敬神”;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六日 (1889.6.4) “海市奇观”;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二日 (1889.6.29) “观剧杂咏”;
 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1889.8.27) “论戒淫宜先绝导淫之机”;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九日 (1889.11.1) “演戏酬神”;
 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1890.1.27) “谕禁女伶”;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1890.2.4) “飭查女戏”;
 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1890.3.7) “谕禁淫戏”;
 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 (1890.5.26) “乡镇宜禁演剧说”;
 光绪十六年四月廿七日 (1890.6.14) “示禁淫戏”;
 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1890.8.16) “戏馆宣禁放烟花说”;
 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1892.5.13) “伶人被控”;
 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1892.5.27) “覆讯伶人”;
 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1892.5.27) “覆讯伶人”;
 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1892.6.1) “三讯伶人”;
 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九日 (1892.6.3) “四讯伶人”;
 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1892.6.5) “伶人案结”;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1892.12.4) “论酬神宜禁”;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 (1894.11.6) “万寿演剧”、“朝貌聿新”;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 (1894.11.7) “邑庙演剧”;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 (1894.11.12) “演剧遭惊”;
 光绪廿一年闰五月初一日 (1895.6.23) “飭禁淫戏”;
 光绪廿一年闰五月十三日 (1895.7.5) “与伶为难”;
 光绪廿一年八月初二日 (1895.9.20) “演剧酬神”;
 光绪廿二年六月十五日 (1896.7.25) “论官长示禁淫戏凶戏宜摘其关目”;
 光绪廿二年八月初九日 (1896.9.15) “论淫戏之禁宜严于淫书”;
 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 (1896.9.27) “观剧客潭”;
 光绪廿三年二月廿七日 (1897.3.29) “戏园防火说”;
 光绪廿三年三月十四日 (1897.4.15) “戏园防患”;
 光绪廿四年十月初二日 (1898.11.15) “戏园受罚”;

- 光绪廿四年十月初五日（1898.11.18） “禁止演唱淫戏说”；
 光绪廿四年十二月十四日（1899.1.25） “演戏须知”；
 光绪廿五年十一月初七日（1899.12.9） “女戏将盛行于沪上说”；
 光绪廿六年九月十一日（1900.11.2） “禁演淫戏”；
 光绪廿六年十月十五日（1900.12.6） “严禁淫戏”；
 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九日（1900.12.20） “论英界查禁淫戏事”；
 光绪廿七年四月初八日（1901.5.25） “严惩淫伶”；
 光绪廿七年十月廿一日（1901.12.1） “示端风化”；
 光绪廿七年十二月初七日（1902.1.16） “诲淫重罚”；
 光绪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1.21） “示禁淫戏”；
 光绪廿八年八月三十日（1902.10.1） “淫戏宜惩”；
 光绪廿九年七月十七日（1903.9.8） “严惩诲淫”；
 光绪廿九年八月初一日（1903.9.21） “诲淫宜罚”；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905.4.17） “禁演淫戏（镇江）”；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廿一日（1905.4.25） “严禁淫戏续志（镇江）”；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四日（1905.5.7） “严禁演唱淫戏（芜湖）”；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1905.9.16） “禁止男女同台合演淫戏及蹦蹦戏（天津）”；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廿六日（1906.4.19） “请禁男女合演戏班（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五日（1906.9.22） “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廿九日（1906.10.16） “口扎严禁演戏赌博”；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1907.1.4） “学校稟请改良淫戏未果（芜湖）”；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907.1.19） “论今日演剧助赈事”；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1907.1.25） “内廷演戏（北京）”；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廿一日（1907.4.3） “准开髦儿戏园（扬州）”；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四日（1907.7.4） “商团公会演剧助赈”；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1907.7.6） “商团会第一夜演剧助捐”；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四日（1907.8.22） “戏园开幕之先声”；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1907.9.11） “严惩淫伶”；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五日（1907.9.12） “研讯淫伶拐逃案”；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九日（1907.11.4） “不准淫伶藉词求释（苏州）”；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1908.2.13） “谢赠”；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1908.4.16） “谢券”；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908.5.22） “伶人李春来”；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廿五日（1908.5.24） “伶人淫骗案补出牌票”；

-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廿七日(1908.5.26) “淫伶李春来改期会讯”；
-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廿八日(1908.5.27) “淫伶奸骗案之文牍”、“沪道致宝猷员函”、“宝猷员复沪道函”；
-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廿九日(1908.5.28) “沪道复美总领事函(为李春来奸骗事)”、“旅沪绅商上沪道函(为易员审讯淫伶事)”；
-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908.5.29) “淫伶奸骗案从缓会讯”；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六日(1908.6.4) “淫伶李春来案近闻”；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八日(1908.6.6) “淫伶奸骗案近闻”；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十日(1908.6.8) “李春来案卷送京”；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908.6.16) “会商淫伶李春来案”；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908.6.17) “会讯淫伶李春来案”；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908.6.17) “会讯淫伶李春来案”；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908.6.19) “李春来案临讯改期辩论”；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908.6.19) “李春来案临讯改期辩论”；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1908.6.24) “讯结淫伶李春来案详情”；
-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1908.6.24) “讯结淫伶李春来案详情”；
- 宣统元年己酉正月初九日(1909.1.30) “请禁男女合演之恶习”；
- 宣统元年己酉正月廿九日(1909.2.19) “工部局禁止男女合演”；
- 宣统元年己酉五月廿九日(1909.7.16) “演剧助赈”；
- 宣统元年己酉十一月初四日(1909.12.16) “出品协会又演剧”；
- 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十九日(1910.2.28) “小叫天传”；
- 宣统二年庚戌三月廿八日(1910.5.7) “新剧场观剧记”；
- 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1910.12.17) “谢券”；
- 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廿八日(1910.12.29) “髦儿戏忽准忽禁(南京)”；
- 宣统三年辛亥三月廿三日(1911.4.21) “学生观演新剧之感动”；
- 宣统三年辛亥四月初五日(1911.5.3) “演剧筹款”；
- 宣统三年辛亥四月廿一日(1911.5.19) “杂粮公会演剧助赈”；
- 宣统三年辛亥四月廿六日(1911.5.24) “演剧助赈之踊跃”；
- 宣统三年辛亥六月初九日(1911.7.4) “上海城自治公所辛亥夏季议事会议决事件”之“取缔戏园、影戏场、滩簧书场、弹子房等各项规则案”；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十六日(1911.9.8) (“戏考”栏目)“《李陵碑》”；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十七日(1911.9.9) (“戏考”栏目)“《乌盆计》”；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十八日(1911.9.10) (“戏考”栏目)“《双狮图》”、“《洪羊洞》”；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二十日(1911.9.12) (“戏考”栏目)“《打棍出箱》”；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一日 (1911.9.13) (“戏考” 栏目) “《空城计》”;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二日 (1911.9.14) (“戏考” 栏目) “《当洞卖马》”;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三日 (1911.9.15) (“戏考” 栏目) “《文昭关》”;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四日 (1911.9.16) (“戏考” 栏目) “《鱼藏剑》”;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五日 (1911.9.17) (“戏考” 栏目) “《清官册》”;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六日 (1911.9.18) (“戏考” 栏目) “《八义图》”;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七日 (1911.9.19) (“戏考” 栏目) “《桑园寄子》”;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八日 (1911.9.20) (“戏考” 栏目) “《第一忠臣》”;
- 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廿九日 (1911.9.21) (“戏考” 栏目) “《黄金台》”;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一日 (1911.9.22) (“戏考” 栏目) “《取北原》”;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二日 (1911.9.23) (“戏考” 栏目) “《审刺客》”;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三日 (1911.9.24) (“戏考” 栏目) “《马嵬坡》”;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四日 (1911.9.25) (“戏考” 栏目) “《党人碑》”;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五日 (1911.9.26) (“戏考” 栏目) “《骂阎罗》”;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六日 (1911.9.27) (“戏考” 栏目) “《四郎探母》”;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七日 (1911.9.28) (“戏考” 栏目) “《法门寺》”;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八日 (1911.9.29) (“戏考” 栏目) “《打鼓骂曹》”、“戏咏”;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九日 (1911.9.30) (“戏考” 栏目) “《打严嵩》”、“戏咏”;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十日 (1911.10.1) (“戏考” 栏目) “《马鞍山》”;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一日 (1911.10.2) (“戏考” 栏目) “《天雷报》”;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二日 (1911.10.3) (“戏考” 栏目) “《取成都》”;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三日 (1911.10.4) (“戏考” 栏目) “《七星灯》”、“戏咏(再续)”;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四日 (1911.10.5) (“戏考” 栏目) “《辕门斩子》”、“戏咏(三续)”;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五日 (1911.10.6) (“戏考” 栏目) “《除三害》”、“戏咏(四续)”;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六日 (1911.10.7) (“戏考” 栏目) “《焚棉山》”、“戏咏(五续)”;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七日 (1911.10.8) (“戏考” 栏目) “《金鳌岛》”;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八日 (1911.10.9) (“戏考” 栏目) “《一捧雪》”;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 (1911.10.10) (“戏考” 栏目) “《审人头》”;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二十日 (1911.10.11) (“戏考” 栏目) “《雪杯圆》”;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一日 (1911.10.12) (“戏考” 栏目) “《状元谱》”;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二日 (1911.10.13) (“戏考” 栏目) “《打金枝》”;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三日 (1911.10.14) (“戏考” 栏目) “《九更天》”;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四日 (1911.10.15) (“戏考” 栏目) “《庆顶珠》”;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五日 (1911.10.16) (“戏考” 栏目) “《斩黄袍》”;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六日 (1911.10.17) (“戏考” 栏目) “《太平城》”;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七日 (1911.10.18) (“戏考” 栏目) “《黑风帕》”;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八日 (1911.10.19) (“戏考” 栏目) “《铡包勉》”;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廿九日 (1911.10.20) (“戏考” 栏目) “《草桥关》”;
-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三十日 (1911.10.21) (“戏考” 栏目) “《御果园》”;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一日 (1911.10.22) (“戏考” 栏目) “《平北海》”;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二日 (1911.10.23) (“戏考” 栏目) “《打龙袍》”;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三日 (1911.10.24) (“戏考” 栏目) “《锁五龙》”;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四日 (1911.10.25) (“戏考” 栏目) “《白良关》”;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五日 (1911.10.26) (“戏考” 栏目) “《铡美案》”;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六日 (1911.10.27) (“戏考” 栏目) “《双龙案》”;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七日 (1911.10.28) (“戏考” 栏目) “《高平关》”;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八日 (1911.10.29) (“戏考” 栏目) “《暗探阴山》”;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九日 (1911.10.30) (“戏考” 栏目) “《雅观楼》”;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十日 (1911.10.31) (“戏考” 栏目) “《李密投唐》”;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一日 (1911.11.1) (“戏考” 栏目) “《取荥阳》”;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二日 (1911.11.2) (“戏考” 栏目) “《取帅印》”;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三日 (1911.11.3) “群舞台演戏中止”、“(“戏考” 栏目) “《大保国》”;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四日 (1911.11.4) (“戏考” 栏目) “《叹皇灵》”;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五日 (1911.11.5) (“戏考” 栏目) “《二进宫》”;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六日 (1911.11.6) (“戏考” 栏目) “《渭水河》”;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七日 (1911.11.7) (“戏考” 栏目) “《捉放曹》”;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八日 (1911.11.8) (“戏考” 栏目) “《天水关》”;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九日 (1911.11.9) (“戏考” 栏目) “《五台会兄》”;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日 (1911.11.10) (“戏考” 栏目) “《长亭审》”;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一日 (1911.11.11) (“戏考” 栏目) “《别宫祭江》”;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二日 (1911.11.12) (“戏考” 栏目) “《孝感天》”;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三日 (1911.11.13) (“戏考” 栏目) “《明末遗恨》”;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四日 (1911.11.14) (“戏考” 栏目) “《明末遗恨》”;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五日 (1911.11.15) (“戏考” 栏目) “《明末遗恨》”;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六日 (1911.11.16) (“戏考” 栏目) “《宇宙峰》”;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七日 (1911.11.17) (“戏考” 栏目) “《彩楼配》”;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八日 (1911.11.18) (“戏考” 栏目) “《三击掌》”;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二十九日 (1911.11.19) (“戏考” 栏目) “《探寒窑》”;
-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三十日 (1911.11.20) (“戏考” 栏目) “《武家坡》”;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一日 (1911.11.21) (“戏考” 栏目) “《拜寿算粮》”;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二日 (1911.11.22) (“戏考” 栏目) “《回龙阁》”;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三日 (1911.11.23) (“戏考” 栏目) “《六月雪》”;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四日 (1911.11.24) (“戏考” 栏目) “《落花园》”;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五日 (1911.11.25) (“戏考” 栏目) “《三娘教子》”;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六日 (1911.11.26) (“戏考” 栏目) “《双冠诰》”;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七日 (1911.11.27) (“戏考” 栏目) “《牧羊卷》”;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八日 (1911.11.28) (“戏考” 栏目) “《南天门》”;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九日 (1911.11.29) (“戏考” 栏目) “《桑园会》”;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十日 (1911.11.30) (“戏考” 栏目) “《金水桥》”;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一日 (1911.12.1) (“戏考” 栏目) “《祭塔》”;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二日 (1911.12.2) (“戏考” 栏目) “《宝莲灯》”;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三日 (1911.12.3) (“戏考” 栏目) “《太原府》”;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四日 (1911.12.4) (“戏考” 栏目) “《玉堂春》”;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五日 (1911.12.5) (“戏考” 栏目) “《御碑亭》”;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六日 (1911.12.6) (“戏考” 栏目) “《朱砂痣》”;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七日 (1911.12.7) (“戏考” 栏目) “《汾河湾》”;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八日 (1911.12.8) (“戏考” 栏目) “《三疑计》”;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九日 (1911.12.9) (“戏考” 栏目) “《芦花河》”;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日 (1911.12.10) (“戏考” 栏目) “《断太后》”;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一日 (1911.12.11) (“戏考” 栏目) “《吊金龟》”;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二日 (1911.12.12) (“戏考” 栏目) “《目莲救母》”;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三日 (1911.12.13) (“戏考” 栏目) “《三进士》”;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四日 (1911.12.14) (“戏考” 栏目) “《花蝴蝶》”;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五日 (1911.12.15) (“戏考” 栏目) “《界牌关》”;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六日 (1911.12.16) (“戏考” 栏目) “《白水滩》”;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七日 (1911.12.17) (“戏考” 栏目) “《饿虎村》”;
- 宣统三年辛亥十月二十九日 (1911.12.19) (“戏考” 栏目) “《八蜡庙》”;
-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一日 (1911.12.20) (“戏考” 栏目) “《义旗令》”;
-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二日 (1911.12.21) (“戏考” 栏目) “《四杰村》”;
-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三日 (1911.12.22) (“戏考” 栏目) “《一枝桃》”;

-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四日 (1911.12.23) (“戏考”栏目)“《莲花湖》”;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五日 (1911.12.24) (“戏考”栏目)“《溪皇庄》”;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六日 (1911.12.25) (“戏考”栏目)“《落马湖》”;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初七日 (1911.12.26) (“戏考”栏目)“《伐子都》”。

《瀛寰琐记》

(1872.11—1875.1)

第五卷 (1873.3) “燕市群芳小集”(糜月楼主)。

《游戏报》

(1897.8.5—1908.7.24)

- 丁酉年七月十九日 (1897.8.16) “名伶新咏 (各附小传)”;
 丁酉年七月廿二日 (1897.8.19) “名伶将去”;
 丁酉年七月廿六日 (1897.8.23) “伶人吃醋”;
 丁酉年七月廿七日 (1897.8.24) “三盏灯停演戏剧”;
 丁酉年八月初二日 (1897.8.29) “丹桂重开”、“碧梧仍在”;
 丁酉年八月初六日 (1897.9.2) “梨园祝寿”;
 丁酉年九月初七日 (1897.10.2) “名伶声价”;
 丁酉年九月初八日 (1897.10.3) “判断名旦”;
 丁酉年九月初十日 (1897.10.5) “梨园重振”;
 丁酉年九月十八日 (1897.10.13) “戏看丹桂园”;
 丁酉年九月十九日 (1897.10.14) “妙武伶乔妆大姐”;
 丁酉年九月廿五日 (1897.10.20) “丹桂茶园观演《错错错》记”;
 丁酉年十月十三日 (1897.11.7) “学戏新闻”;
 丁酉年十月十四日 (1897.11.8) “梨花枪”;
 丁酉十月十五日 (1897.11.9) “歌传名角为菊部生辉”;
 丁酉十月十八日 (1897.11.12) “夏月润巧排新剧”;
 丁酉十月二十日 (1897.11.14) “天仙茶园巧排妙剧”;
 丁酉十月廿五日 (1897.11.19) “戏园纷开”;
 丁酉十月廿七日 (1897.11.21) “观剧闲评”;
 丁酉十月廿九日 (1897.11.23) “演新剧《晴雯补裘》”;
 丁酉十一月十四日 (1897.12.7) “小优伶后先媲美”;
 戊戌五月廿三日 (1898.7.11) “五月仙告状”;
 戊戌五月廿八日 (1898.7.16) “伶人捉奸”;
 戊戌七月十四日 (1898.8.30) “众仙同咏”;

- 戊戌八月初一日（1898.9.16） “菊部新谈”；
- 戊戌八月初九日（1898.9.24） “论戏园编排新戏”；
- 戊戌八月十九日（1898.10.4） “梨园生色”；
-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1898.10.6） “何多能也”、“岂无后乎”；
-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1898.10.8） “青杨地重与丹桂园”、“丹桂园新编青杨地”；
- 戊戌八月二十六日（1898.10.11） “戏无胆”；
- 戊戌八月二十九日（1898.10.14） “顾曲闲谈”之“愚园髦儿戏班”；
- 戊戌十一月二十日（1899.1.1） “名伶杂咏”；
- 己亥二月初五日（1899.3.16） “论上海戏园太多”；
- 己亥二月初六日（1899.3.17） “丹桂园中灯光月色”；
- 己亥二月十九日（1899.3.30） “论高彩云事”、“严办淫伶逞凶”；
- 己亥二月二十日（1899.3.31） “彩云何在”；
- 己亥二月二十一日（1899.4.1） “公堂惩淫余志”；
- 己亥三月初十日（1899.4.19） “阅各报纪淫伶又见一则系之以论”；
- 己亥三月二十七日（1899.5.6） “歌唱感旧”；
- 己亥四月初四日（1899.5.13） “论高彩云移县审办事”、“重惩淫凶”、“略示榜样”；
- 己亥四月初五日（1899.5.14） “良心忽现”；
- 己亥四月初六日（1899.5.15） “淫伶定案”；
- 己亥四月初七日（1899.5.16） “妍戏子收场”、“观翁直刺、王大令严办淫伶高彩云喜而记此”；
- 己亥四月初十日（1899.5.19） “再论惩办高彩云、顾彩林事”、“正风饬俗”；
- 己亥四月十一日（1899.5.20） “关节不到”；
- 己亥四月十三日（1899.5.22） “斯人不出”；
- 己亥四月十六日（1899.5.25） “提办淫伶”；
- 己亥四月十七日（1899.5.26） “论妇女不宜看淫戏”；
- 己亥四月二十日（1899.5.29） “戏子显神通”；
- 己亥四月二十一日（1899.5.30） “淫伶画供”；
- 己亥五月十一日（1899.6.18） “道路传闻淫伶自杀”；
- 己亥五月十四日（1899.6.21） “观剧闲谈”；
- 己亥六月初八日（1899.7.15） “艳伶南下先声”；
- 己亥六月十一日（1899.7.18） “梨园治史”、“女伶蜚誉”；
- 己亥六月十四日（1899.7.21） “菊部纷争”；
- 己亥六月十九日（1899.7.26） “戏法奇观”；
- 己亥六月二十一日（1899.7.28） “淫伶宜惩”；

- 己亥六月二十四日(1899.7.31) “彩云尚在”;
- 己亥六月二十六日(1899.8.2) “名角重来”;
- 己亥六月二十九日(1899.8.5) “论沪上观剧喝彩多谬”;
- 己亥七月初五日(1899.8.10) “丹桂蜚声”;
- 己亥七月初六日(1899.8.11) “四盏灯初演武剧”;
- 己亥七月初七日(1899.8.12) “天高月小”;
- 己亥七月初九日(1899.8.14) “奇货可居”;
- 己亥七月十九日(1899.8.24) “秋铎录”;
- 庚子正月初六日(1900.2.5) “观剧须知”;
- 庚子年正月十二日(1900.2.11) “今晚戏目”、“弄假成真”;
- 庚子年正月二十日(1900.2.19) “今晚戏目”;
- 庚子年五月初六日(1900.6.2) “今晚戏目”、“汪桂芬重上春台”;
- 庚子闰八月二十六日(1900.10.19) “观剧感言”;
- 庚子九月初六日(1900.10.28) “金丝振响”;
- 庚子十月初三日(1900.11.24) “伶隐汪笑侬”;
- 辛丑二月二十日(1901.4.8) “喜听清风声”;
- 辛丑二月廿七日(1901.4.15) “添延角色”;
- 辛丑五月初九日(1901.6.24) “艳伶遄返”、“乐部新语”;
- 辛丑五月十六日(1901.7.1) “余玉琴登台确闻”;
- 辛丑六月廿六日(1901.8.10) “女乐考”;
- 辛丑九月初一日(1901.10.12) “适逢其会”;
- 辛丑九月初二日(1901.10.13) “不能自主”、“可庆得人”;
- 辛丑九月初三日(1901.10.14) “小叫天明晚登场”、“金月梅今宵客串”;
- 辛丑十月初一日(1901.11.11) “菊部偶谈”;
- 辛丑十月初三日(1901.11.13) “竟成绝响”;
- 辛丑十月初八日(1901.11.18) “梨园载笔”;
- 辛丑十月十一日(1901.11.21) “观剧闲谈”;
- 辛丑十月十四日(1901.11.24) “菊部丛谈”;
- 辛丑十月十七日(1901.11.27) “雅歌迭奏”;
- 辛丑十月二十日(1901.11.30) “朱素云行装甫卸”、“海棠红点戏独多”、“刮目相看”、“惊心赋别”;
- 辛丑十月二十一日(1901.12.1) “汪笑侬烦唱五毒茶”、“孙菊仙重演杨家将”;
- 辛丑十月二十二日(1901.12.2) “述汪桂芬近状”、“梨园荟志”;
- 辛丑十月二十三日(1901.12.3) “记林宝琴行踪”;
- 辛丑十月二十四日(1901.12.4) “联志登台”;

- 辛丑十月二十五日（1901.12.5） “请看新戏”；
- 辛丑十月二十六日（1901.12.6） “绝顶聪明”、“好角色顿添生意”、“阔脾气闹断亲情”；
- 辛丑十月二十七日（1901.12.7） “非异人任”、“顾曲闲情”；
- 辛丑十月二十八日（1901.12.8） “亟须转圜”、“会串又界”；
- 辛丑十月二十九日（1901.12.9） “模糊不辨严颜无异赵龙”、“梨园琐记”；
- 辛丑十一月初一日（1901.12.11） “踏歌乐府”；
- 辛丑十一月初二日（1901.12.12） “能使名花倾倒”；
- 辛丑十一月初五日（1901.12.15） “四班又合”；
- 辛丑十一月初九日（1901.12.19） “菊部闲谈”；
- 辛丑十一月初十日（1901.12.20） “戏馆丛谈”；
- 辛丑十一月十一日（1901.12.21） “名伶云集”；
- 辛丑十一月十二日（1901.12.22） “犹胜李龟年”、“无惭班定远”；
- 辛丑十一月十三日（1901.12.23） “名角将回”；
- 辛丑十一月十四日（1901.12.24） “梨园偶录”；
- 辛丑十一月十七日（1901.12.27） “可称难得”；
- 辛丑十一月十八日（1901.12.28） “菊部大观”；
- 辛丑十一月二十日（1901.12.30） “东西并峙”、“寄语周郎同聆新曲”；
- 辛丑十一月二十二日（1902.1.1） “新戏评语”、“名伶行踪”；
- 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1902.1.2） “梨园琐录”；
- 辛丑十一月二十四日（1902.1.3） “菊部闲谭”；
- 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1902.1.4） “四班会演只有一天”；
- 辛丑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1.7） “观剧丛谈”；
- 辛丑十一月三十日（1902.1.9） “女伶会串”；
- 辛丑十二月初二日（1902.1.11） “菊部蜚声”；
- 辛丑十二月初三日（1902.1.12） “会合四班”、“不遗余力”；
- 辛丑十二月初六日（1902.1.15） “藉资陶写”；
- 辛丑十二月初七日（1902.1.16） “梨园丛话”；
- 辛丑十二月初八日（1902.1.17） “莫辜良夜”；
- 辛丑十二月初十日（1902.1.19） “菊部琐谈”；
- 辛丑十二月十五日（1902.1.24） “小叫天演《令公碰碑》”、“夏月润唱《将军保驾》”、“十月之初聆笑依演《文昭关》”；
- 辛丑十二月十六日（1902.1.25） “菊部记言”；
- 辛丑十二月十七日（1902.1.26） “朱素云暂演一宵”；
- 辛丑十二月十八日（1902.1.27） “观剧闲谈”；

- 辛丑十二月十九日（1902.1.28） “菊部谭新”；
- 壬寅正月十九日（1902.2.26） “舞台零拾”；
- 壬寅四月十三日（1902.5.20） “定成名角”；
- 壬寅四月廿四日（1902.5.31） “孙菊仙连演二戏”、“夏月润高跳五台”、“记春仙茶园近况”；
- 壬寅五月初一日（1902.6.6） “观剧志盛”；
- 壬寅五月初二日（1902.6.7） “聊可与娱”；
- 壬寅五月初四日（1902.6.9） “名伶演剧”；
- 壬寅五月初六日（1902.6.11） “梨园纪实”；
- 壬寅五月初九日（1902.6.14） “吴新宝曲奏霓裳”；
- 壬寅五月初十日（1902.6.15） “梨园琐录”；
- 壬寅五月十五日（1902.6.20） “梨园拾零”；
- 壬寅五月十六日（1902.6.21） “剧场要录”；
- 壬寅五月十七日（1902.6.22） “名伶编戏”；
- 壬寅五月二十日（1902.6.25） “论上海当合北京名伶创开一戏馆”；
- 壬寅五月廿一日（1902.6.26） “梨园要录”；
- 壬寅五月廿五日（1902.6.30） “雏伶演戏”；
- 壬寅五月廿七日（1902.7.2） “戏园妙譬”；
- 壬寅五月廿九日（1902.7.4） “记李春来”、“记路三宝”；
- 壬寅六月初二日（1902.7.6） “路三宝登台演戏”；
- 壬寅六月初四日（1902.7.8） “排场足观”；
- 壬寅六月初五日（1902.7.9） “谈剧”；
- 壬寅十月十四日（1902.11.13） “规模犹在”、“桂树冬荣”；
- 壬寅十月十六日（1902.11.15） “不算坍台”；
- 癸卯正月十八日（1903.2.15） “花四宝仍临舞榭”；
- 癸卯二月廿四日（1903.3.22） “女伶乔装雌雄莫辨”；
- 癸卯闰五月十五日（1903.7.9） “剧谈”；
- 癸卯六月廿四日（1903.8.16） “林黛玉登台”；
- 癸卯十一月廿一日（1904.1.8） “试听新声”；
- 癸卯十一月廿七日（1904.1.14） “梨园琐录”；
- 癸卯十二月初二日（1904.1.18） “以备查考”；
- 癸卯十二月初五日（1904.1.21） “告伶人”、“观剧剩话”、“判案详闻”；
- 癸卯十二月初七日（1904.1.23） “梁上余音”；
- 癸卯十二月初八日（1904.1.24） “观剧之言”；
- 癸卯十二月初十日（1904.1.26） “名园好戏”、“霓裳再奏”；

- 癸卯十二月十一日（1904.1.27） “串戏偶评”；
 癸卯十二月十二日（1904.1.28） “异曲同工”、“出神入化”；
 癸卯十二月十三日（1904.1.29） “金娃娃昨夜登台”；
 癸卯十二月十六日（1904.2.1） “金菊仙串戏传闻”、“胡翡云登台补志”；
 癸卯十二月二十日（1904.2.5） “汪笑侬重演《党人碑》”、“林凤仙卜居观盛里”；
 癸卯十二月廿二日（1904.2.7） “太觉简便”；
 癸卯十二月廿三日（1904.2.8） “预为操券”；
 癸卯十二月廿四日（1904.2.9） “梨园总录”；
 癸卯十二月廿五日（1904.2.10） “繁华景象”；
 甲辰四月十七日（1904.5.31） “歌舞小记”；
 甲辰五月廿三日（1904.7.6） “是何神力”；
 甲辰六月初二日（1904.7.14） “翁梅倩起演”、“小桂芬出游”；
 乙巳五月廿二日（1905.6.24） （“游戏新志”栏目）“今天各园名角夜戏”；
 戊申六月二十六日（1908.7.24） （“海上顾曲记”栏目）“今夜诸园名角好戏”。

《趣报》

（1898.6—1898.9）

-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6.29） “苦趣”；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898.8.19） “新开葡商咏仙茶园”；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898.8.24） “赠名伶周凤林”。

《采风报》

（1898.7.12—1900.10.29）

-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1898.7.20） “双凤合传”；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1898.7.24） “双灯合传”；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廿六日（1898.8.13） “菊部新声”；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廿七日（1898.8.14） “观丹桂记演《奇梦惊人》新剧记”；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1898.8.18） “梨园杂志”；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一日（1898.9.6） “戏馆更名”；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1899.2.19） “名优蒙赏”；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899.10.27） “顾曲须知”；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1899.12.8） “论髦儿戏之兴由于人情厌常喜新所致”；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12.23） “天宝风流”；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12.28） “汪笑侬”；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1900.2.6) “征歌”、“菊部琐谈”、“次韵和趺人词长赠汪笑侬即希正刊”;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1900.2.8) “步趺人同乡原韵赠诗伶汪笑侬”。

《同文沪报》

(1900.8.24—1906.4.27)

《同文消闲报》附张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六日(1900.10.9) “叠时事感怀第二首韵答汪笑侬”;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日(1900.10.13) “前咏仙 今也咏仙”;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1900.10.24) “梨园赘语”;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1900.12.5) “菊部琐谈”;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1901.2.23) “乐部琐谈”;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1901.3.4) “夜剧娱情”;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1901.3.5) “梨园从善”;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1901.3.7) “勇于为善 造福无限”;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1901.3.8) “聆音偶记”;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九日(1901.3.9) “四维伶尽堪跨龟”;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1901.3.15) “戏书”、“梨园乐善”;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901.3.16) “说汪笑侬戏”;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1901.3.23) “行善举 刮目梨园”;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1901.3.24) “为救济善会料量捐款”;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1901.3.25) “救济清殷”;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八日(1901.3.27) “金月梅两番受赏”;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1901.3.29) “续记梨园善举”;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1901.4.1) “记梨园助赈”;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1901.4.2) “为善最乐”、“春仙演戏助赈志谢”;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1901.4.4) “各梨园会演记闻”;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1901.4.5) “剧目”;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1901.4.6) “梨园记盛”;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1901.4.7) “天仙部名伶考”、“新声待奏”、“观剧须知”;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1901.4.8) “梨园会演记事”;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廿七日(1901.4.15) “共庆升平”、“名角偕来”、“匠心独运”;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廿九日(1901.4.17) “演剧预闻”;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901.4.19） “急于快睹”、“点戏单”；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1901.4.22） “续辛丑科梨园庆榜”；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1901.4.25） “万盏灯是前辈”、“汪笑侬卖字助赈”、“丹桂新到角色”、“桂仙生涯陡好”；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1901.4.26） “并非饰非文过”、“名伶受赏”；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1901.4.28） “《党人碑》又改期了”、“排演认真”、“记曲文好像念经”；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1901.4.30） “新戏开演”、“汪笑侬不暇写字”、“徐丹林改隶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1901.5.1） “谢琼仙是慧徒”、“投函照录”；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1901.5.3） “拟排东林党新戏”、“《党人碑》第二本开演日期”、“会串日期”、“录独学后人来函”；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1901.5.4） “天仙茶园四班会演助赈清账”、“《党人碑》第二本改期”、“会串戏目”；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1901.5.5） “价目须知”；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1901.5.6） “丹桂四班首演记略”；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901.5.7） “金玉琴来沪”、“减价招徕”、“好戏先声”、“望谢云奎病愈”；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901.5.9） “淫伶被逮缘由”、“余玉琴赴粤”；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1901.5.11） “汪桂芬登台”；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1901.5.12） “会串届期”、“小十三旦登台”；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1901.5.13） “春仙园四班合演记略”；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1901.5.15） “余玉琴应聘春仙部”、“《党人碑》第二本演期”；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1901.5.18） “天仙茶园新到角色”、“桂仙园四班合演剧目”；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五日（1901.5.22） “客串登台”、“《党人碑》不改期”；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1901.5.23） “排戏认真”、“小想九霄改搭春仙部”；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1901.5.24） “戏馆抢报馆生意”、“第二本《党人碑》记略”、“第九日天仙茶园四班合演戏目”、“丹桂新戏”、“桂仙新戏”、“孙菊仙今夜所演之剧”；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1901.5.26） “淫伶加等治罪”、“会串到期”、“惜无孙菊仙会串”；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1901.5.28） “何须招告”；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1901.5.30） “适可而止”、“赠匾有期”、“贾洪林来沪”、“女梨园助赈预志”；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1901.6.1） “名伶病愈”、“德大人点戏”、“春仙桂仙两个西贝”、“丹桂新戏登台”、“女梨园助赈续闻”；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1901.6.3） “新戏认真”；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1901.6.6） “贾洪林登台”、“丹桂新戏”、“《党人碑》过端午接演”、“女梨园助赈三志”；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1901.6.7） “花旦来申”、“戏目缓期”；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901.6.11） “记小叫天来沪事”、“记罗百岁”、“记王素云”；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1901.6.13） “小朵来沪”、“桂仙败兆”；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1901.6.14） “五月初一日宝来三班合演戏目”、“白文奎来沪”；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1901.6.25） “余玉琴由广东回沪”、“分包龙图真假”、“哑曲”、“客串奇谈”；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七日（1901.7.12） “名伶乐善三志”、“第三本《党人碑》记略”；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廿七日（1901.8.11） “小叫天来申志疑”；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廿八日（1901.8.12） “苏台梨园十二花选”、“小叫天果然来沪”、“客述霍玉恒”、“周凤文匿丧”、“开张大吉”；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1901.8.24） “桂仙茶园缪葛”；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1901.9.5） “为小叫天辩白”、“酬汪笑侬演《党人碑》录请鸳翁校正”；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901.9.6） “再为小叫天辩白”；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9.12） “小叫天遇胭脂虎”、“小喜凤与小叫天搭唱之故”、“桂仙聘周凤林缘由”；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9.14） “孙菊仙应聘赘言”；

《消闲录》附张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汪笑侬已经回沪”；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菊部丛谈”；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梨园杂记”；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名伶得赏”；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倡优合论”；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汉水新词”、“声色俱佳”；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名师高徒”、“花丛碎玉”、“菊部零金”；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路三宝授徒”、“灵芝草拐妾”；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菊部零金”；
 大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七日 “襄善举优伶显能”；
 大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廿三日 “武伶逞强”；
 大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廿四日 “菊部新闻”；
 大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廿五日 “名伶擅长”；
 大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廿六日 “自题《瓜种兰因》新戏并求海上诸大吟坛赐和”；
 大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廿七日 “梨园小记”；
 大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 “(题残)记春仙部事”；
 大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五日 “尊伶篇”；
 大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六日 “伶部改良策”；
 大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七日 “伶部改良策(续昨稿)”、“名角登场”；
 大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八日 “伶部改良策(续昨稿)”；
 大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纵谈剧部”；
 大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廿一日 “优人无礼”；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二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三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四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六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七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剧谈”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寓言报》

(1901.3.9—1905.3.12)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五日 (1901.7.10) “梨园踊跃”；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1901.8.27) “梨园杂志”；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1901.9.29) “谈剧”；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1901.9.30) “梨园杂录”；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1901.10.1) “剧谈”；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1901.10.4) “歌台偶拾”；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1902.1.24) (“梨园谈艺”栏目)“论小叫天演碰碑”、“纪丹桂今夜戏”；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1902.5.20）（“梨园谈艺”栏目）“四班合演第一次卖数”、“绝妙戏法”；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1902.6.23）（“菊部评林”栏目）“续记汉皋戏馆情形”；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1902.12.3）（“粉墨丛谈”栏目）“记三庆”、“记三庆好戏”、“记丹桂好戏”、“记春仙好戏”、“记天仙好戏”、“记群仙好戏”；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903.1.8）（“粉墨丛谈”栏目）“记丹桂好戏”、“记春仙好戏”、“记天仙好戏”、“记三庆好戏”、“记群仙好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903.2.22）（“粉墨丛谈”栏目）“记丹桂好戏”、“记春仙好戏”、“记三庆好戏”、“记天仙好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903.2.23）（“粉墨丛谈”栏目）“记丹桂好戏”、“记春仙好戏”、“记三庆好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1903.3.4）（“粉墨丛谈”栏目）“记丹桂好戏”、“记春仙好戏”、“记群仙好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1903.10.30）（“粉墨丛谈”栏目）“记今夜丹桂好戏”、“记今夜春仙好戏”、“记今夜玉仙好戏”、“记今夜群仙好戏”；
- 大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二日（1904.7.14）（“粉墨丛谈”栏目）“今夜诸园新排第一等好戏”；
-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905.3.12）（“乐部”栏目）“汪笑侬与李连仲合演《二进宫》”、“时慧宝唱《空城计》”。

《笑林报》

（1901.4.2—1910.5.29）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1901.11.16）“梨园佳话”；
-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1902.7.10）“贝子唱戏”、“汉皋菊部渐判盛衰”、“海上梨园别开境界”；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廿一日（1902.9.22）“菊部赘谭”；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廿五日（1902.9.26）“梨园杂记”；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1902.10.4）“周春奎行踪莫卜”；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1902.11.17）“梨园丛话”；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1902.11.18）“前后宜分”、“菊部新声”；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一日（1902.11.20）“优孟”；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三日（1902.11.22）“天仙园好戏出新”、“汪笑侬重人情”；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四日（1902.11.23）“夸荣封脾睨谭贝勒”、“乐部飞

声尽多芳誉”；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八日（1902.11.27） “梨园佳话”、“菊部卮言”；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1902.11.30） “写到梨园影事簇簇生新”；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902.12.1） “天仙部重邀名角”；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902.12.11） “呈绝技可人如玉”；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902.12.19） “菊部采新”；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廿二日（1902.12.21） “小兰英回沪预闻”；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廿三日（1902.12.22） “菊部琐谈”；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廿四日（1902.12.23） “贴戏单名角欺人”；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12.28） “梨园杂俎”；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1902.12.29） “马飞珠又将回沪”、“洪雪香也要登台”；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1902.12.30） “洪雪香登台预记”；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1903.1.4） “金娃娃追步七盏灯”、“菊部新谈”；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3.1.19） “沪上戏园沿革续考”、“群仙园争观妙剧”；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3.1.20） “丹桂园再延客串”；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3.1.21） “春仙部大集名伶”、“群仙园名姬会戏”、“林黛玉余勇可嘉”、“周春奎老兴不凡”；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3.1.23） “记来菊部新闻尚余影事”；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1903.2.4） “志谢赠牌”；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1903.2.6） “林黛玉定期演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1903.2.9） “菊部新谈”；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1903.2.10） “论戏园”；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1903.2.13） “金桂林学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1903.2.17） “联语可观”；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1903.2.19） “竹脆丝清名姬学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1903.2.20） “洪文兰演剧”；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903.2.21） “刘永春重来”；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903.2.22） “梨园琐志”；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903.2.26） “梨园摘艳”；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1903.2.28） “记朱素云行藏孤芳自赏”；
- 大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904.12.16） “论北京宜禁优伶侑酒”、“菊部记新闻略陈琐语”；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906.5.20) (“粉墨丛谈”栏目)“记春仙《戏迷传》”、“记牛筱山白菊花”;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日(1906.5.24) (“粉墨丛谈”栏目)“记春桂戏”、“记春仙戏”、“记丹桂戏”;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一日(1906.6.2) (“粉墨丛谈”栏目)“天仙全班赴芜先声”、“春仙观剧记”、“记春仙新角”、“三班合演先声”;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廿八日(1906.6.19) (“粉墨丛谈”栏目)“记小金牛”、“记夏荣波”、“记四班合演”、“李春来暂息”、“记春仙”、“小一盏灯又有人烦演《翠屏山》”;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廿九日(1906.6.20) (“粉墨丛谈”栏目)“夏荣波停演”、“春仙新到角色”;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1906.11.4) (“粉墨丛谈”栏目)“春仙花旦周凤文”等;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907.1.23) (“粉墨丛谈”栏目)“天仙小客串与赵如泉”、“天仙武生张月楼”;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907.6.9) (“京江粉墨谈”栏目)“小龙长胜”、“玉仙演《收关胜》”、“刘桂林”;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1907.6.11) (“粉墨丛谈”栏目)“三姓家奴”、“名角重来”;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907.6.13)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第二本《黄勋伯》”等;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1907.6.14)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所排《钗钏记》”、“春仙小孟七”、“郭秀华郭蝶仙父子”、“春仙盖叫天”;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1907.6.15) (“粉墨丛谈”栏目)“玉成梆子老生元元红”、“玉成吕月樵”、“丹桂《黄勋伯》”;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九日(1907.6.19)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夏月润与小子和”、“金月梅”;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十日(1907.6.20)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夏月润夏月华会串《花蝴蝶》”等;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1907.6.22)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所排演《刑律改良》”、“七盏灯演《目莲救母》”、“春仙小孟七”;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907.6.23) (“粉墨丛谈”栏目)“义勇队同人在丹桂演习”、“丹桂全班在张园演唱”;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1907.6.24) (“沪滨见闻”栏目)“再志张园焚毁烟具演剧详情”;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1907.6.25)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小连生”、“春仙小孟七刘廷玉合串《打严嵩》”;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1907.6.30) (“粉墨丛谈”栏目)“本埠梨园生涯之盛首推丹桂”;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九日(1907.7.9)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孙菊仙唱《大骂杨广》”、“春仙新邀须生安处”;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907.7.10) (“粉墨丛谈”栏目)“天仙创演《万国赛珍会》新戏”、“春仙新到须生安处、青衣旦席处”、“小武生盖叫天”;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1907.7.11) (“粉墨丛谈”栏目)“安处”、“刘鸿升”、“李春来”;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三日(1907.7.12) (“粉墨丛谈”栏目)“新到武生盖月山”;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日(1907.7.15) (“粉墨丛谈”栏目)“春仙新到角色大花脸刘鸿升”、“武生王俊卿”、“武生盖月山”;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1907.7.21) (“粉墨丛谈”栏目)“玉成四盏灯”、“春仙刘鸿升演《铡判官》第五本”;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1907.7.22) (“粉墨丛谈”栏目)“春仙新到武生盖月山”、“丹桂所排之《三娘教子》”;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1907.7.23) (“粉墨丛谈”栏目)“上海各戏馆之角色”、“丹桂之孙菊仙”等;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907.7.24) (“粉墨丛谈”栏目)“刘鸿升演《铡判官》”、“春仙又到老生陈月芬”;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1907.7.25)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孙菊仙”、“春仙新邀武生应月樵”、“玉成盖叫天”;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907.7.28) (“粉墨丛谈”栏目)“丹桂孙菊仙”、“春仙刘鸿升演《打龙袍》”;
-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1907.9.8) (“粉墨丛谈”栏目)“春仙新邀花旦紫金仙”、“春桂刘鸿升”。

《世界繁华报》

(1901.6.24—1907.10.21)

- 光绪辛丑五月初九日(1901.6.24) “菊部要录”栏目、“戏园日录”栏目;
- 光绪辛丑五月十五日(1901.6.30) “菊部要录”栏目、“戏园日录”栏目;
- 光绪辛丑八月十五日(1901.9.27) (“菊部要志”栏目)“名角登台连志”、“戏园日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十六日(1901.9.28) (“菊部要志”栏目)“记孙菊仙登台”、“记朱素云登台”、“记余玉琴应苏州大观园之聘”、“再记张国泰之孝”；“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十七日(1901.9.29) (“菊部要志”栏目)“著名青衫登台”、“记各园生意大略”；“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十九日(1901.10.1) (“菊部要志”栏目)“孙怡云仍于今晚登台”、“再听大锁胡琴”、“伶名正误”、“朱素云候船赴烟台”；“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日(1901.10.2) (“菊部要志”栏目)“记孙菊仙抱病”、“记孙怡仙登台”、“记群仙髦儿戏”、“记聚仙髦儿戏”；“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三日(1901.10.5) (“菊部要志”栏目)“小叫天自愿到丹桂客串”、“小叫天在杭州演戏”、“丹桂聘路三宝续闻”、“朱素云昨日赴烟”、“朱素云就聘桂仙”、“孙怡云唱祭塔与众不同”、“贾洪林就聘天仙”；“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四日(1901.10.6) (“菊部要志”栏目)“小叫天辞桂仙确闻”、“丹桂聘请名伶续志”、“贾洪林开演有期”、“孙怡云戏只有两日”、“桂仙丑角独多”；“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五日(1901.10.7) (“菊部要志”栏目)“再记贾洪林登台”、“灵芝草登台”；“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六日(1901.10.8) (“菊部要志”栏目)“小叫天回沪”、“孙怡云续演”、“今日灵芝草登台”、“王长林同日登台”、“贾洪林白文奎品评”；“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八日(1901.10.10) (“梨园偶录”栏目)“录何必知名子致夏月珊书”、“合同照录”、“郭少娥登台”；“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八月二十九日(1901.10.11) (“菊部要志”栏目)“说子弟班”、“小叫天左右做人难”、“记灵芝草”、“记阁子彬”、“记王长林”；“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十七日(1901.11.27) (“梨园杂录”栏目)“朱素云将次来申”、“记林宝琴客串”；“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十九日(1901.11.29) (“梨园杂录”栏目)“天仙四班会串戏目”、“孙菊仙竭力帮忙”、“小叫天将赴苏州”、“七盏灯廿一登台”、“春仙新添角色”、“梅大锁回京”、“再记会仙海棠红”；“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二十日(1901.11.30) (“梨园杂录”栏目)“朱素云回沪”、“记北京梨园”；“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二十四日(1901.12.4) (“梨园杂录”栏目)“丹桂与小叫天纠葛述闻”、“丹桂小桂凤今夜登台”、“春仙二奎官亦今夜登台”、“谢云奎父子进桂仙”、“小想九霄亦搭桂仙”；“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二十五日(1901.12.5) (“梨园杂录”栏目)“代拟梨园公所章程”、

“朱素云今夜登台”、“桂仙名角登台”、“老万盏灯进天仙传闻”、“周凤林出桂仙传闻”；“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二十七日（1901.12.7）（“梨园杂录”栏目）“桂仙观剧记”；“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二十八日（1901.12.8）（“梨园杂录”栏目）“今夜丹桂四班会演”、“亟宜解释”、“记今夜戏”；“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二十九日（1901.12.9）（“梨园杂录”栏目）“记昨日丹桂四班会演”、“十三旦来沪电报”、“记路三宝、二利踪迹”、“论小生”；“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月三十日（1901.12.10）（“梨园杂录”栏目）“小叫天苏州近信”、“贾洪林到京演唱”、“张国泰念交情”；“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一日（1901.12.11）（“梨园杂录”栏目）“言归于好”、“来书照录”、“群仙霓裳记”；“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二日（1901.12.12）（“梨园杂录”栏目）“记小叫天到苏情形”、“记天仙戏”、“记丹桂戏”、“记桂仙戏”、“记春仙戏”；“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三日（1901.12.13）（“梨园杂录”栏目）“来书节录”、“郭少娥告假”、“海棠红辛苦”；“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四日（1901.12.14）（“梨园杂录”栏目）“明日丹桂四班合演”、“万盏灯昨日上台”、“记丹桂新戏”、“记小桂凤戏”、“记桂仙谢云奎父子登台”、“再记小叫天到苏情形”；“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五日（1901.12.15）（“梨园杂录”栏目）“丹桂今日日戏会串”、“记丹桂角色”、“记桂仙”、“记天仙”；“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六日（1901.12.16）（“梨园杂录”栏目）“记天仙戏”；“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七日（1901.12.17）（“梨园杂录”栏目）“夏月润病愈登台”、“朱素云今夜演《十八扯》”、“金秀山、德珪如将来”、“添开髦儿戏馆传闻”；“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八日（1901.12.18）（“梨园杂录”栏目）“小叫天冬至登台述闻”、“记天仙供奉名伶”、“记夏月润登台”、“春仙演请角色”；“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九日（1901.12.19）“梨园杂录”栏目；“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初十日（1901.12.20）（“梨园杂录”栏目）“孙菊仙将次停演”、“春仙名角登台”、“记监酒会戏”、“记十二日朱素云戏”、“记客言”；“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一日（1901.12.21）（“梨园杂录”栏目）“十二日四班合演戏目”、“胡琴妙手”；“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二日(1901.12.22) (“梨园杂录”栏目)“今日桂仙四班合演”、“春仙今夜好戏”、“夏月润演戏认真”、“群仙聘请女武伶”;“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三日(1901.12.23) (“梨园杂录”栏目)“天仙案目提前拉局”、“梨园公所落成”、“记昨日桂仙会串戏”、“北京消息”、“五月仙在汉口闹事”、“何家声赋闲”;“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四日(1901.12.24) (“梨园杂录”栏目)“小叫天回申”、“唱两戏”、“急公好义”、“生涯鼎盛”、“再记王玉亭胡琴”;“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五日(1901.12.25) (“梨园杂录”栏目)“记春仙角色”、“记丹桂戏”;“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六日(1901.12.26) (“梨园杂录”栏目)“真正好戏”、“梨园公所落成”、“啼笑如真”、“记小叫天”、“记会仙月月仙”;“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七日(1901.12.27) (“梨园杂录”栏目)“小叫天今夜登台”、“拉局须迟”、“周处将赴杭州”;“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十八日(1901.12.28) (“梨园杂录”栏目)“记十九日春仙会串戏”、“孙菊仙白文奎合演”、“小叫天上台”、“丹桂大减价”;“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二十日(1901.12.30) (“梨园杂录”栏目)“小叫天近三天戏”、“金秀山用鼻音”、“朱素云合同将满”、“路三宝已回北京”、“春仙减价”、“论小叫天”、“论孙菊仙”、“会仙编新戏”;“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廿一日(1901.12.31) (“梨园杂录”栏目)“记小叫天孙菊仙今日戏”、“春仙聘龚处”、“礼拜日梨园售资记数”、“记小桂凤”;“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廿二日(1902.1.1) (“梨园杂录”栏目)“朱素云期满赴苏州”、“路三宝仍在烟台”、“记拉局戏”、“论白文奎”;“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十一月三十日(1902.1.9) (“梨园杂录”栏目)“小叫天知难而退”、“丹桂排戏认真”、“春仙名角又演两戏”、“群仙请胡斐云客串”;“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辛丑年十二月廿二日(1902.1.31) (“梨园杂录”栏目)“记丹桂昨夜戏”、“白文奎进天仙确闻”、“小叫天迟迟登台”;“戏园目录”栏目;

光绪壬寅年六月初十日(1902.7.14) (“鼓吹录”栏目)“朱素云今日赴杭州”、“孙菊仙有赴汉之谣”、“记天仙三庆丹桂群仙名角戏”;

光绪壬寅年六月廿八日(1902.8.1) (“鼓吹录”栏目)“朱素云回沪”、“记夏月润赴九江事”、“记七盏灯”、“周处已赴海参威”;

光绪壬寅年八月廿一日(1902.9.22) (“鼓吹录”栏目)“志《贩马记》”、“三庆支持不易”;

- 光绪壬寅年九月初五日（1902.10.6） （“鼓吹录”栏目）“记《五彩舆》”、“记《桑园寄子》”、“记赵小廉子”；
- 光绪壬寅年九月廿二日（1902.10.23） （“鼓吹录”栏目）“品仙照常开演”；
- 光绪壬寅年九月廿四日（1902.10.25） （“鼓吹录”栏目）“二十年前都中名角清单”；
- 光绪壬寅年九月廿八日（1902.10.29） （“鼓吹录”栏目）“记第七本《五彩舆》情节”、“白文奎将赴苏州”；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902.12.14） （“鼓吹录”栏目）“记汪笑侬《空城计》”、“夏月润制特色行头”、“论丽金红”、“今夜诸园名角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1903.2.11） （“鼓吹录”栏目）“美哉林黛玉”、“今夜诸园名角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1903.9.11） “俳优传”栏目；
-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三日（1903.10.22）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罗百岁轶事”、“春仙观剧记”；
-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八日（1904.2.23）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记玉仙”、“记英麻提讯灵芝草案”；
-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1904.5.19）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5.21）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观剧记”、“记天仙日戏”、“金娃娃又串梆子新戏”；
-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十日（1904.5.24）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丁灵芝逃籍”；
- 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1904.5.25）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小金刚钻致死之由”、“赵如泉殆矣”；
-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904.12.16）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时慧宝移居”、“记《十八扯》”；
-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1905.3.8）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李春来近有赴津之说”；
-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1906.3.9）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丹桂全本《杨家将》”；
-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06.5.23）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廿四日（1906.6.15）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906.8.20）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1907.5.13）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著名梆子须生元元红今已南下”；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907.10.21） （“繁华杂志”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戏”。

《春江花月报》

（1901.10—12，1902.1—10）

光绪辛丑九月十九日（1901.10.30） （“月府霓裳”栏目）“名角赴苏”、“记白文奎”、“记小保成”、“记小叫天”、“记汪笑侬”；

光绪辛丑九月二十日（1901.10.31） （“月府霓裳”栏目）“记孙菊仙《完璧归赵》”、“记丹桂戏”、“记天仙戏”、“庆贺女榜”；

光绪辛丑九月廿三日（1901.11.3） （“月府霓裳”栏目）“名角赴苏”、“记小叫天”、“记白文奎”、“记群仙”；

光绪辛丑九月廿七日（1901.11.7）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今夜戏”；

光绪辛丑十月初二日（1901.11.12） （“月府霓裳”栏目）“记菊仙戏”、“记叫天戏”；

光绪辛丑十月初四日（1901.11.14） （“月府霓裳”栏目）“记七盏灯”、“记四班合串”；

光绪辛丑十月初五日（1901.11.15） （“月府霓裳”栏目）“记刘永春今夜登台”、“记孙菊仙”、“记小叫天”；

光绪辛丑十月初十日（1901.11.20）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记孙菊仙”；

光绪辛丑十月十二日（1901.11.22） （“月府霓裳”栏目）“记刘永春”、“记桂仙”；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廿六日（1901.12.6） （“月府霓裳”栏目）“记朱素云”、“记丹桂戏”、“记二奎官”、“记会仙戏”；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廿八日（1901.12.8） （“月府霓裳”栏目）“记第四次四班合演”；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901.12.27）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记王长林”、“记春仙”、“记小保成小子和”；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902.1.17） （“月府霓裳”栏目）“记丹桂”；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902.1.19） （“月府霓裳”栏目）“记天仙”；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1.27）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记天仙”、“记丹桂”、“记桂仙”；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902.1.28） （“月府霓裳”栏目）“记桂仙”、“记白文奎”；

-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1902.1.29) (“月府霓裳”栏目)“记丹桂”、“记李春来”;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1902.2.12)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记孙菊仙”、“记白文奎”;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 (1902.2.13) (“月府霓裳”栏目)“记孙菊仙”、“记小叫天”;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1902.2.14)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记朱素云”、“记群仙”、“记会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1902.2.15) (“月府霓裳”栏目)“菊部燕支谱”;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1902.2.16) (“月府霓裳”栏目)“记丹桂戏”、“记春仙戏”、“记天仙戏”、“记群仙戏”;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 (1902.2.17)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戏”、“小子和有人赠诗”;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1902.2.18)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戏”、“记白文奎”;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 (1902.2.19) (“月府霓裳”栏目)“记金月梅”、“记郭少娥”、“记会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 (1902.2.20) (“月府霓裳”栏目)“记金月梅”;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 (1902.2.21) (“月府霓裳”栏目)“记金月梅”;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1902.2.22) (“月府霓裳”栏目)“《打鼓骂曹》”、“《断后龙袍》”、“《永乐观灯》”;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 (1902.2.23) (“月府霓裳”栏目)“记刘永春”;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 (1902.2.24)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记会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 (1902.2.25) (“月府霓裳”栏目)“璧合珠联”;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1902.2.26)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廿七日 (1902.3.6)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记会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廿八日 (1902.3.7) (“月府霓裳”栏目)“记五盏灯”、“记小叫天”;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廿九日 (1902.3.8) (“月府霓裳”栏目)“记五盏灯”、“记刘永春”;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 (1902.3.9)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1902.3.10)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902.3.11） （“月府霓裳”栏目）“记金月梅郭少娥”；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1902.3.12） （“月府霓裳”栏目）“记朱素云”、“记七盏灯”；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1902.3.13） （“月府霓裳”栏目）“记天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1902.3.14） （“月府霓裳”栏目）“记朱素云”；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1902.3.18） （“月府霓裳”栏目）“记天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1902.3.19）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叫天”、“记小双处”；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1902.3.20）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1902.3.21） （“月府霓裳”栏目）“记朱素云”、“记丹桂”；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1902.3.22）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记丹桂”；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1902.3.23） （“月府霓裳”栏目）“记孙菊仙”、“记汪笑侬”；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1902.3.25）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1902.3.26）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1902.3.27） （“月府霓裳”栏目）“记丹桂”；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1902.3.28）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连生”；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902.3.29） （“月府霓裳”栏目）“论《查潘斗胜》”；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一日（1902.3.30） （“月府霓裳”栏目）“记桂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二日（1902.3.31）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兰英”；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三日（1902.4.1） （“月府霓裳”栏目）“记天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四日（1902.4.2）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1902.4.3） （“月府霓裳”栏目）“记周凤林”；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六日（1902.4.4） （“月府霓裳”栏目）“纪桂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七日（1902.4.5） （“月府霓裳”栏目）“纪桂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八日（1902.4.6） （“月府霓裳”栏目）“纪小双处”；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九日（1902.4.7） （“月府霓裳”栏目）“记小连生”、“记白文奎”；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902.4.8） （“月府霓裳”栏目）“记金月梅”；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1902.4.9） （“月府霓裳”栏目）“纪路三宝驴肉红”；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1902.4.11) (“月府霓裳”栏目)“记谢云奎谢月亭”;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1902.4.12) (“月府霓裳”栏目)“记路三宝”;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六日(1902.4.13) (“月府霓裳”栏目)“记孙菊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1902.4.14) (“月府霓裳”栏目)“记徐处”;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1902.4.15) (“月府霓裳”栏目)“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902.4.16) (“月府霓裳”栏目)“记路三宝”;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十日(1902.4.17) (“月府霓裳”栏目)“记王才宝”;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1902.4.18) (“月府霓裳”栏目)“记金月梅”;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1902.7.16)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1902.7.27)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1902.8.5)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1902.8.19)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1902.8.26)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戏”;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902.9.10) (“月府霓裳”栏目)“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1902.10.4) (“月府霓裳”栏目)“群仙茶园今日所演各剧”。

《新小说》

(1902年11月—1906年1月)

第十四号(1905.3) “论戏曲”(三爰)。

《大陆报》

(1902.12—1906年)

- 第三年第十一号(1905.7.27) “赠海上隐伶汪笑侬先生七律二章”(南强居士);
- 第二年第七号(1904.8.30) “自题《瓜种兰因》新戏”(筱侬汪僊);
- 第二年第七号(1904.8.30) “自题《桃花扇》新戏”(筱侬汪僊);
- 第二年第八号(1904.9.29) “自和《瓜种兰因》原作五首”(笑侬);
- 第二年第八号(1904.9.29) “自题《桃花扇》新戏”(笑侬);
- 第二年第九号(1904.10.28) “伶人叹”(笑侬汪僊)。

《智群白话报》

(1903.1—?)

第三期(1903.4.22) “时新京调”。

《花天日报》

(1903.3—1905.3)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五日(1903.3.3) (“顾曲闲评”栏目)“朱素云去沪”、“记群仙灯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1903.3.9) (“顾曲闲评”栏目)“记丹桂”、“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1903.3.10) (“顾曲闲评”栏目)“记丹桂”、“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3.11) (“顾曲闲评”栏目)“翁梅倩今日登台”、“陈风云客串姑志”;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1903.3.15) (“顾曲闲评”栏目)“记小桂芬”、“记金娃娃”;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廿四日(1903.3.21) (“顾曲闲评”栏目)“记春仙”、“记白兰花”;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廿五日(1903.3.22) (“顾曲闲评”栏目)“记汪笑侬”、“记繆文兰”;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廿七日(1903.3.24) (“顾曲闲评”栏目)“记春仙”、“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1903.6.9) (“顾曲闲评”栏目)“云仙减价”、“群仙减价”;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1903.6.11) (“顾曲闲评”栏目)“记云仙”、“记丹桂”;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廿四日(1903.6.19) (“顾曲闲评”栏目)“记天仙”、“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廿五日(1903.6.20) (“顾曲闲评”栏目)“记丹桂”、“记天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四日(1903.6.28) (“顾曲闲评”栏目)“观剧记”;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七日(1903.7.1) (“顾曲闲评”栏目)“云仙减价”、“丹桂新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一日(1903.7.5) (“顾曲闲评”栏目)“记云仙”、“记丹桂”;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7.6) (“顾曲闲评”栏目)“记云仙”、“记群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1903.7.7) (“顾曲闲评”栏目)“天仙演全本武十回”、“丹桂演三本《龙华寺》”;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四日（1903.7.8） （“顾曲闲评”栏目）“记群仙”、“记长乐意”；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六日（1903.7.10） （“顾曲闲评”栏目）“记天仙”、“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1903.7.12） （“顾曲闲评”栏目）“记三庆”、“记春仙”；
-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廿二日（1903.7.16） （“顾曲闲评”栏目）“记长乐意”、“记天仙”；
-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905.3.12） （“顾曲闲评”栏目）“记孙菊仙”、“记李春来”、“今夜天仙好戏”、“今夜群仙好戏”、“今夜春仙好戏”、“今夜丹桂好戏”；
-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905.3.13） （“顾曲闲评”栏目）“记天鹅旦”、“记时慧宝”、“今夜天仙好戏”、“今夜群仙好戏”、“今夜春仙好戏”、“今夜丹桂好戏”。

《女子世界》

（1903.12—1907.6）

第十期 “观隐伶汪笑侬演《缕金箱》新戏偶成”（吹万）。

《宁波白话报》

（1904.5—1904.7）

第一次改良第四期（1904.7.27） “论戏曲宜改良”（幼渔）。

《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4.10）

- 第一期（1904.10） “《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亚卢）；
- 第一期（1904.10） “论戏剧之有益”（佩忍）；
- 第一期（1904.10） “偕光汉子观笑侬《桃花扇》新剧”（佩忍）；
- 第一期（1904.10） “绝句一章”（佩忍）；
- 第一期（1904.10） “观《缕金箱》新剧”（佩忍）；
- 第一期（1904.10） “偕笑侬观《玫瑰花》新剧”（佩忍）；
- 第一期（1904.10） “自题《桃花扇》四绝”（笑侬）；
- 第一期（1904.10） “题汪笑侬《桃花扇》京剧即以寄赠”（梦和）；
- 第一期（1904.10） “请看，请看，大舞台之青年时慧宝”（录《花世界》时评）；
- 第一期（1904.10） “小保成、小保珊为丹桂莫大之功臣”（录《花月报》时评）；

- 第一期(1904.10) “记育材学生之唱戏”;
第一期(1904.10) “记江西戏班之改良”;
第一期(1904.10) “记《缕金箱》之内容”;
第一期(1904.10) “记《长乐老》之内容”;
第一期(1904.10) “记时慧宝”;
第一期(1904.10) “记金镶玉”;
第一期(1904.10) “记林小芬”;
第一期(1904.10) “记刘永春”;
第一期(1904.10) “记李春利”;
第一期(1904.10) “记天津名伶四则”;
第二期(1904.10) “告女优”(醒狮);
第二期(1904.10) “在沪观汪笑侬演《缕金箱》剧本”(黄天);
第二期(1904.10) “题《长乐老》剧本”(胎石);
第二期(1904.10) “自题《东林党》新剧甲本”(无闷);
第二期(1904.10) “沪上喜晤汪笑侬伶隐赋赠”(镜龕);
第二期(1904.10) “观《长乐老》剧愤书”(胎石);
第二期(1904.10) “书《玫瑰花》剧本后”(枕仙);
第二期(1904.10) “记《玫瑰花》”(白话道人);
第二期(1904.10) “记京师乐部”;
第二期(1904.10) “记耍儿票”;
第二期(1904.10) “记京剧之别裁”;
第二期(1904.10) “致汪笑侬书”(美国留学生)。

《扬子江白话报》

(1904.12—1909.12)

第七期 “敬告为优的同胞们”(隐园)。

《月月小说》

(1906.6—1908.12)

第二年第一期(1908.2.8) “剧场之教育”(天僂生);

《竞业旬报》

(1906—1909)

第四十期(1909.1.22) “论巫医倡优之价值”。

《上海》

(1907.5.17—1908.4.25)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1907.9.11) “论丹桂戏园因改良新戏受奖事”；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1907.9.25) “警告入场观剧者”。

《文娱报》

(1907.12.20—1908.12.23)

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907.12.22) (“舞部省”栏目)“今夜诸园名角拿手戏”；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1908.12.2) “闲评”栏目；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1908.12.3) “闲评”栏目、“我闻录”栏目；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908.12.4) “闲评”栏目、“梨园”栏目)“记春桂”、“贵俊卿”、“南市新舞台”、“记丹凤”；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1908.12.15) (“梨园”栏目)“记天仙”、“记丹桂”、“记大观”、“紫金仙”、“记大观”、“记天仙”、“诸连生、高占魁”；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1908.12.20) (“梨园”栏目)“记大观”、“记天仙”、“记春桂”；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1908.12.22) (“梨园”栏目)“记天仙”、“张文治入天仙”、“记春桂”、“钟声先生演《张文祥刺马》”、“记群仙”。

《新朔望报》

(1908.2—?)

第一至五期(1908.2—4) “菊部杂说”(立群)；

第六期(1908.4.15) “论改良戏剧”(皞叟)；

《国华报》第一期(1908.5) “沪上演戏界记略(附图)”(立群)。

《国魂》

(1908.4—1908.7)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908.4.1) (“顾曲闲评”栏目)“翁梅情、赵如泉、赵春奎等”；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三日(1908.4.3) (“顾曲闲评”栏目)“李春利、时慧宝、王鸿仙等”；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六日(1908.4.6) (“顾曲闲评”栏目)“盖申红、熊文通等”；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1908.4.11) (“顾曲闲评”栏目)“《收关胜》一剧

等”；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六日（1908.7.24） （“歌舞志”栏目）“天仙戏等”；“万寿菊榜”。

《国民白话日报》

（1908.7.30—1908.9.24）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 “不准开髦儿戏馆（南京）”；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知县登台唱京调（山西）”；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改良戏曲（北京）”；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夏氏兄弟的荣誉（本埠）”；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维持风化（北京）”。

《小说时报》

（1909.10—1917.11）

第三期（1910.1.11） “小叫天”。

《会场捷报》

（1909.11.30—1909.12.11）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1909.11.30） （“会场之歌舞台”栏目）“今日特演好戏列下”；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廿一日（1909.12.3） （“会场之歌舞台”栏目）“音乐厂记事”；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廿三日（1909.12.5） （“会场之歌舞台”栏目）“音乐厂记事”；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廿四日（1909.12.6） （“会场之歌舞台”栏目）“音乐厂记事”；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廿五日（1909.12.7） （“会场之歌舞台”栏目）“音乐厂记事”；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廿七日（1909.12.9） （“会场之评议院”栏目）“论编新戏之难”、“会场之歌舞台”栏目）“音乐厂记事”；

大清宣统元年十月廿九日（1909.12.11） “会场之评议院”栏目。

《小说月报》

（1910.8—1931.12）

第二年第九期（1911.11.15） “梨园小史”（蠹仙）。

《民立报》

（1910.10.11—1913.9.4）

庚戌年九月初九日（1910.10.11） （“东西南北”栏目）“孙菊仙入京王钟声亦

入京”、“十三旦”；

庚戌年九月初十日（1910.10.12） （“东西南北”栏目）“凤舞台之筱宝珊”；

庚戌年九月十四日（1910.10.16） （“东西南北”栏目）“小连生之演新戏”、“女人演戏”、“上海男戏改良”、“筱宝珊新排之《田七郎》”；

庚戌年九月十六日（1910.10.18） （“东西南北”栏目）“上海之新戏当以新舞台为最，旧戏当以凤舞台为最”、“旧戏如《桑园寄子》、《生死弟兄》等”；

庚戌年九月十九日（1910.10.21） （“东西南北”栏目）“国人演戏”等；

庚戌年九月二十日（1910.10.22） “李春来案之离奇，美领之不满意”；

庚戌年九月廿三日（1910.10.25） （“东西南北”栏目）“输入新戏”、“刘鸿升”；

庚戌年九月廿四日（1910.10.26） （“东西南北”栏目）“近来各戏园竞争日烈”；

庚戌年九月廿六日（1910.10.28） （“东西南北”栏目）“满洲男女界限不及江浙一带之严”；

庚戌年九月廿七日（1910.10.29） （“东西南北”栏目）“小子和”、“刘鸿升”、“演戏时哭易笑难”；

庚戌年九月廿八日（1910.10.30） （“东西南北”栏目）“小子和”、“王钟声”、“近来各戏园武戏”；

庚戌年九月廿九日（1910.10.31） （“东西南北”栏目）“小子和”；

庚戌年九月三十日（1910.11.1） （“东西南北”栏目）“小子和”；

庚戌年十月初一日（1910.11.2） （“东西南北”栏目）“北洋女伶金月梅”；

庚戌年十月初四日（1910.11.5） （“东西南北”栏目）“《打花鼓》一剧”、“群仙戏馆”；

庚戌年十月初五日（1910.11.6） （“东西南北”栏目）“新舞台新排《血手印》”；

庚戌年十月初九日（1910.11.10） （“东西南北”栏目）“《剖腹验花》一剧”、“夏月珊”；

庚戌年十月初十日（1910.11.11） （“东西南北”栏目）“自春贵部冲突后，钟声他去”、“新戏为转移风俗之无上品”、“改良戏剧”；

庚戌年十月十三日（1910.11.14） （“东西南北”栏目）“恩晓峰之唱工，小连生之做工”；

庚戌年十月十五日（1910.11.16） （“东西南北”栏目）“小连生演《明末遗恨》”；

庚戌年十月十六日（1910.11.17） （“东西南北”栏目）“戏园之本旨”；

庚戌年十月二十日（1910.11.21） （“东西南北”栏目）“北京内城新开戏园”；

庚戌年十月廿五日（1910.11.26） （“东西南北”栏目）“丽丽所戏言”；

庚戌年十月廿五日（1910.11.26） “丽丽所戏言”；

庚戌年十月廿六日（1910.11.27） “演戏筹款之义举”、“丽丽所戏言（续）”、（“东西南北”栏目）“新舞台排《中国国会万岁》”；

- 庚戌年十月廿七日 (1910.11.28) “丽丽所伶评”;
- 庚戌年十月廿八日 (1910.11.29) “丽丽所伶评 (续)”;
- 庚戌年十月廿九日 (1910.11.30) “丽丽所伶评 (续)”、“东西南北”栏目)
“社会教育戏剧与有力焉”、“大舞台《新茶花》戏”;
- 庚戌年十月三十日 (1910.12.1) “丽丽所伶评 (续)”;
- 庚戌年十一月初一日 (1910.12.2) “丽丽所伶评 (续)”、“东西南北”栏目)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戏”;
- 庚戌年十一月初二日 (1910.12.3) “丽丽所伶评 (续)”;
- 庚戌年十一月初三日 (1910.12.4) “丽丽所伶评 (续)”、“东西南北”栏目)
“名伶爱唱《戏迷传》”;
- 庚戌年十一月初四日 (1910.12.5) “丽丽所伶评 (续)”、“东西南北”栏目)
“近日各戏园极力整顿”;
- 庚戌年十一月初五日 (1910.12.6) “丽丽所伶评 (续)”;
- 庚戌年十一月初六日 (1910.12.7) “预报华洋义振会”、“丽丽所伶评 (续)”
(完)、“东西南北”栏目“新舞台《血手印》”;
- 庚戌年十一月初八日 (1910.12.9) “伶界中之善士”;
- 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 (1910.12.11) (“东西南北”栏目)“戏园改良”;
- 庚戌年十一月十六日 (1910.12.17) (“东西南北”栏目)“北人听戏南人看戏”、
“王克琴”、“桂云峰”、“天津戏园”;
- 庚戌年十一月廿三日 (1910.12.24) “华髻阁剧谈”;
- 庚戌年十一月廿六日 (1910.12.27) (“东西南北”栏目)“演剧不讳言情而历
于导淫”;
- 庚戌年十一月廿八日 (1910.12.29) (“东西南北”栏目)“某舞台专演犯禁淫
戏”;
- 庚戌年十二月十七日 (1911.1.17) “巴黎剧谭”、“无定所剩言·汪笑侬”;
- 庚戌年十二月十八日 (1911.1.18) “歌舞台之当头棒”;
- 庚戌年十二月十九日 (1911.1.19) “巴黎剧谭 (续)”;
- 庚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11.1.20) “巴黎剧谭 (续)”;
- 辛亥年正月初十日 (1911.2.8) “巴黎剧谭 (续)”;
- 辛亥年正月十五日 (1911.2.13) (“东西南北”栏目)“恩晓峰小宝珊”;
- 辛亥年正月廿三日 (1911.2.21) (“东西南北”栏目)“歌舞台为某园张商标”;
- 辛亥年正月廿五日 (1911.2.23) (“东西南北”栏目)“歌舞台排演之《鼠疫遗
祸》”;
- 辛亥年正月廿六日 (1911.2.24) (“东西南北”栏目)“上海戏园”;
- 辛亥年二月初四日 (1911.3.4) (“东西南北”栏目)“吕月樵”、“杨小楼”、“谭

鑫培”；

辛亥年二月廿三日（1911.3.23） “伶人爱国记”；

辛亥年三月初九日（1911.4.7） “沧海一麟·古巴新剧之离奇”；

辛亥年三月十六日（1911.4.14） （“东西南北”栏目）“中国之剧”；

辛亥年四月初一日（1911.4.29） （“东西南北”栏目）“我欲伶界多演战争事”等；

辛亥年四月初五日（1911.5.3） （“东西南北”栏目）“颐和园里的戏台”等；

辛亥年五月初十日（1911.6.6） （“东西南北”栏目）“新舞台之《明末遗恨》及《国民爱国》”；

辛亥年六月初三日（1911.6.28） “吕月樵竭力输捐”；

辛亥年八月初四日（1911.9.25） “演剧筹振之盛况”；

辛亥年八月廿四日（1911.10.15） “演剧筹振”；

辛亥年八月廿七日（1911.10.18） （“东西南北”栏目）“小连生”；

辛亥年八月廿八日（1911.10.19） “演剧筹振”；

辛亥年十月十六日（1911.12.6） “潘月樵上陈都督书”、（“东西南北”栏目）“新舞台有《明末遗恨》”；

辛亥年十月廿七日（1911.12.17） （“东西南北”栏目）“妓女演剧助饷”；

辛亥年十月廿九日（1911.12.19） （“东西南北”栏目）“四舞台会串”；

辛亥年十一月初一日（1911.12.20） “演剧筹饷”；

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1911.12.21） “沪都督覆七盏灯书”；

辛亥年十一月初八日（1911.12.27） （“东西南北”栏目）“吾盼梨园诸子”；

附录二：《申报》所载京剧广告索引

（1884年—1899年）

说 明

本索引只收各戏园的新排剧目广告和新到角色广告，对于一般的日常演出广告和戏园的其他声明告白，不在本索引的辑录范围。

同一内容的广告，本索引一般只选取第一次刊登的时间。同一剧目的广告，因续排或重排而内容不同，本索引亦予收录。

本索引所查《申报》，为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缩印本。为方便查阅，每条目录后均附有《申报》索引号，其中方括号内的数字为《申报》缩印本的册号，方括号后的数字为各目录所在的页码。

时间	戏园	新排剧目	新到角色	索引号
1884.5.21	天仙茶园	《落金扇》		[24]797
1884.5.24	咏霓茶园	《插香引路》		[24]814
1884.12.13	天仙茶园	《德政方》		[25]944
1885.6.11	天仙茶园	《错中错》		[26]880
1886.8.25	老丹桂茶园	《欢喜冤家》		[29]339
1886.8.30	老丹桂茶园	《得胜图》		[29]368
1886.9.16	老丹桂茶园	《狗奶报》		[29]476
1886.10.23	天仙茶园	《拾金不昧》		[29]704
1886.10.23	留春茶园	《孽缘谱》		[29]704
1886.12.3	留春茶园	《双头案》		[29]958
1886.12.3	老丹桂茶园		风云旦、刘蕙兰、张月山	[29]958
1886.12.3	咏霓茶园		吴俊卿、倪鸣春、甄才喜	[29]958
1886.12.4	咏霓茶园		吴俊卿、倪鸣春、小金翠	[29]964
1886.12.26	老丹桂茶园	《蝴蝶杯》		[29]1099
1887.3.20	咏霓茶园	《阴阳报》		[30]435
1887.3.26	咏霓茶园		杨银宝	[30]471
1887.7.21	天仙茶园	《玉芙蓉》		[31]127
1887.7.27	咏霓茶园	《蝴蝶梦》		[31]165
1887.8.24	天仙茶园	《玉芙蓉》		[31]335

1887.9.3	天仙茶园	《梦游上海》		[31]399
1887.9.3	咏霓茶园	《连连错》		[31]399
1887.9.3	留春园		王玉芳、沈砚芳、小祥凤	[31]399
1887.10.9	天仙茶园	《玉芙蓉》		[31]637
1887.11.18	天仙茶园	《梦游上海》		[31]911
1887.11.19	天仙茶园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1]917
1887.11.26	天仙茶园	《素贫贱素富贵》		[31]961
1887.11.29	新丹桂茶园	《忧中有喜》		[31]983
1887.12.1	新丹桂茶园	《闷中闷》		[31]995
1887.12.2	新丹桂茶园	《新安驿》		[31]1003
1887.12.9	新丹桂茶园	《佛手菊》		[31]1049
1887.12.19	新丹桂茶园	《巧得双凤》		[31]1111
1887.12.20	留春园	《移山倒海》		[31]1117
1887.12.23	天仙茶园	《双玉镯》		[31]1135
1887.12.26	留春园	《洞房仙佛》		[31]1153
1887.12.26	新丹桂茶园	《蝴蝶杯》		[31]1153
1888.1.19	新丹桂茶园	《富春楼》		[32]119
1888.2.24	天仙茶园	《太平钱》		[32]285
1888.3.3	新丹桂茶园	《善游斗牛宫》		[32]331
1888.3.15	咏霓茶园	《老游斗牛宫》		[32]403
1888.3.27	留春园	《大罗天》、《斗牛宫》、《龙华会》、《铁牛城》		[32]479
1888.3.27	天仙茶园	《陆地行舟》		[32]479
1888.3.27	新丹桂茶园	《水火报》		[32]479
1888.4.1	新丹桂茶园	《水淹大树镇》、 《火烧风月楼》		[32]511
1888.4.17	咏霓茶园	《幻化游申江》、 《庆贺观音会》、 《水淹曲江府》、 《大闹荷花池》		[32]607
1888.4.17	咏霓茶园	《清水画》、《铁牛城》、《大过会》、《斗		[32]607

		牛宫》		
1888.4.23	天仙茶园	《三国志》		[32]643
1888.5.5	留春园	《三世奇冤》		[32]715
1888.5.18	天仙茶园	《一本万利》		[32]792
1888.6.1	新丹桂茶园	《赤龙游海中》		[32]891
1888.6.7	留春园	《双义报》		[32]931
1888.6.20	九香园	《海市蜃楼》		[[32]1022
1888.6.21	留春园	《阴讨债》、《鸡飞 铡》		[32]1030
1888.7.1	咏霓茶园	《忠侠义》		[33]4
1888.7.7	天仙茶园	《南北交欢》		[33]48
1888.7.8	咏霓茶园	《大团圆》		[33]55
1888.7.11	新丹桂茶园	《忠相一梦》		[33]75
1888.7.29	咏霓茶园	《波斯进宝》、《梦 游月宫》		[33]197
1888.8.6	天仙茶园	《温泉沐浴》		[33]252
1888.8.11	新丹桂茶园	《巧相逢》		[33]285
1888.9.1	天仙茶园	《笑笑笑》		[33]424
1888.9.4	留春园	《复取丹阳》		[33]445
1888.9.18	新丹桂茶园	《春秋配》		[33]534
1888.10.26	新丹桂茶园	《兴周灭纣图》		[33]769
1888.11.4	天仙茶园	《文武香球》		[33]825
1888.11.11	留春园	《列国全传》		[33]871
1888.11.17	天仙茶园	《是是非非》		[33]907
1888.11.19	留春茶园	《奇中奇》		[33]921
1888.12.4	咏霓茶园	《第一才子》		[33]1075
1889.3.18	新丹桂茶园	《红楼梦》		[34]389
1889.5.19	留春园	《双美孽缘》		[34]770
1889.5.23	新丹桂茶园	《天理循环》		[34]795
1889.5.26	留春园	《游江南》		[34]816
1889.6.3	新丹桂茶园	《财星文曲》		[34]867
1889.6.3	天仙茶园	《大戒鸦片烟》		[34]869
1889.6.19	昇平园	《缘缘缘》		[34]971
1889.6.22	阆仙茶园	《仙求仙妖求妖》		[34]989

1889.7.9	新丹桂茶园	《口财全双节》		[35]55
1889.10.1	新丹桂茶园	《凤莲山》		[35]577
1890.6.1	丹桂茶园	《抛球场大闹球台》		[36]925
1890.6.1	天成茶园	《女状元》		[36]925
1890.6.10	天仙茶园	《双珠球》		[36]943
1890.7.15	天仙茶园	《海山造城》		[37]94
1890.8.14	天仙茶园	《双珠球》		[37]289
1891.3.31	天仙茶园	《猫狗三报图》		[38]471
1891.6.12	天仙茶园	《目莲救母》		[38]912
1891.6.25	丹桂茶园		新到京班	[38]989
1891.10.14	丹桂茶园		赛月楼、苏处等	[39]643
1891.12.1	丹桂茶园	《文武香球》		[39]931
1891.12.3	天仙茶园	《野叟曝言》		[39]943
1892.1.19	丹桂茶园		昆班客串	[40]111
1892.2.10	天福茶园	《善游斗牛宫》		[40]191
1892.2.10	天仙茶园	《庆贺元宵》		[40]191
1892.2.11	丹桂茶园	《富贵神仙》		[40]197
1892.2.11	和春茶园	《聊斋志异》、《黄粱梦》		[40]197
1892.2.26	天仙茶园	《女人国》		[40]287
1892.12.3	丹桂茶园	《江南甘凤池》		[42]589
1892.12.11	天仙茶园	《大香山》		[42]643
1893.6.10	天仙茶园	《师雄梦处》		[44]291
1893.6.10	天仪茶园		牡丹花、玉林桂	[44]291
1893.7.8	一仙茶园	《唐三藏取经游历女贞国》		[44]491
1893.11.1	丹桂茶园		李凤林、盖天红、小十二红、秃子红、王翠芬	[45]413
1893.11.1	天仙茶园	《十万金》	五月仙	[45]413
1893.11.1	凤仪茶园	《双贺南极》		[45]413
1893.11.1	天仪茶园	《老鼠做亲》		[45]413
1893.11.17	丹桂茶园	《时来运转》		[45]525

1893.12.4	天仙茶园	《铁公鸡》		[45]637
1894.1.12	天仙茶园	《狼狼狼》		[46]75
1894.2.2	丹桂园主		白菊花傅瑞芝	[46]207
1894.2.14	天福茶园		紫才子	[46]249
1894.2.17	天福茶园	《斗牛宫》		[46]271
1894.2.17	天仪茶园	《善游广寒宫》		[46]271
1894.2.17	天仙茶园	《财源茂盛》		[46]271
1894.4.1	天仙茶园	《铁公鸡》		[46]553
1894.4.1	福仙茶园	《再生姻缘》		[46]553
1894.4.13	丹桂茶园	《双蝴蝶》		[46]633
1894.4.13	天仙茶园		凤处	[46]633
1894.4.30	天仙茶园		小玉凤	[46]747
1894.5.21	天福茶园	《梵皇宫》		[47]145
1894.5.21	天福茶园	《赤壁鏖兵》	汪桂芬	[47]145
1894.6.5	天仪茶园	《和尚打野鸡》		[47]249
1894.6.19	天仙茶园	《铁公鸡》		[47]355
1894.6.19	丹桂茶园	《并蒂莲》		[47]355
1894.6.30	天福茶园	《扫平发逆》		[47]441
1894.6.30	丹桂茶园	《双蝴蝶》		[47]441
1894.7.26	天福茶园	《永安僭号》		[47]625
1894.7.26	天仪茶园		彭生喜	[47]625
1894.10.18	丹桂茶园	《善游斗牛宫》		[48]299
1894.10.18	丹桂茶园	《描金凤》		[48]299
1894.10.18	丹桂茶园	《双三上吊》		[48]299
1894.10.18	天仪茶园	《双三上吊》		[48]299
1894.10.22	天仪茶园	《仙狐报恩》		[48]325
1894.10.24	丹桂茶园	《活水缸》		[48]337
1894.11.10	天福茶园	《鸡鸡鸡》		[48]443
1894.11.17	天仪茶园	《文武三上吊》		[48]489
1895.1.11	天仪茶园	《阴功传》		[49]65
1895.2.3	天仪茶园	《大欢人心》		[49]161
1895.2.3	天福茶园	《碧尘珠》		[49]161
1895.2.24	天仙茶园	《恩爱夫妻》		[49]285
1895.2.27	丹桂茶园	《双牡丹》		[49]303

1895.3.4	天福茶园	《节烈寻夫》		[49]333
1895.3.6	天仪茶园	《水浒劫义》		[49]345
1895.3.9	天仪茶园	《云罗山》		[49]363
1895.3.21	天仪茶园	《左公平西》		[49]445
1895.4.2	金桂茶园	《儿女英雄传》		[49]521
1895.4.12	天仙茶园		五月仙	[49]583
1895.4.13	天福茶园	《抛球场》		[49]591
1895.4.20	天仪茶园		赛活猴	[49]637
1895.4.25	天福茶园		四月仙	[49]671
1895.5.2	天福茶园	《梦游天宫》		[50]9
1895.5.9	金桂茶园		安荣仙	[50]57
1895.5.9	天福茶园	《倒铜旗》		[50]57
1895.5.9	丹桂茶园		九霞旦	[50]57
1895.5.11	天福茶园		李长胜	[50]67
1895.5.16	丹桂茶园	《三世奇冤》		[50]99
1895.5.23	丹桂茶园		小兰芬	[50]145
1895.5.28	天福茶园	《宋帅平东》		[50]180
1895.6.6	丹桂茶园	《唐七公子访美嫖院》		[50]239
1895.6.6	丹桂茶园	《奇奇奇》		[50]239
1895.6.11	天福茶园	《僧王平匪三打白莲池》		[50]273
1895.6.11	天仪茶园		盖云飞	[50]273
1895.6.20	丹桂茶园	《落金扇》		[50]331
1895.6.24	天仪茶园	三本《平西》		[50]355
1895.6.27	丹桂茶园		小双凤	[50]377
1895.6.28	天仪茶园	头本《平西》		[50]383
1895.6.29	天仪茶园	二本《平西》		[50]389
1895.7.2	天福茶园		赛燕飞	[50]407
1895.7.8	丹桂茶园		董三雄	[50]445
1895.7.11	天仪茶园	四本《平西》		[50]463
1895.7.13	天福茶园		李春来	[50]476
1895.7.17	天福茶园		黑儿	[50]501
1895.7.19	天福茶园	《钓钓钓》		[50]513

1895.7.20	天仙茶园	《鲍公第三功》		[50]519
1895.8.3	天福茶园		余紫云	[50]609
1895.8.6	丹桂茶园		余紫云	[50]631
1895.8.27	天仙茶园	《铡判官》		[50]773
1895.8.28	天仪茶园	《造化山》		[50]780
1895.8.30	丹桂茶园		夏月恒	[50]791
1895.8.30	天福茶园	《僧游天涯》		[50]791
1895.8.31	天仪茶园		夏月润	[50]797
1895.9.10	丹桂茶园	《错卖人头》、《普天同乐》		[51]61
1895.9.11	丹桂茶园	《天外有天，人后有人》		[51]67
1895.9.13	天仙茶园	《胭脂神案》		[51]83
1895.9.16	天福茶园		余紫云、赛燕飞、七龄童	[51]106
1895.9.17	丹桂茶园	《碧游潭》、《一枝兰花》		[51]111
1895.9.19	丹桂茶园	《白马坡斩颜良》	小奎官	[51]125
1895.9.28	天仪茶园	《忠臣有救》		[51]184
1895.10.1	天仙茶园		谢云奎	[51]203
1895.10.5	天仙茶园	《铡判官》		[51]230
1895.10.9	天福茶园	《五彩舆》		[51]253
1895.10.9	天福茶园		邵寄舟	[51]253
1895.10.22	丹桂茶园	《家花外人香》		[51]337
1895.11.1	天福茶园		牡丹花	[51]404
1895.11.1	天福茶园	《穆阳城》、《莲花山》		[51]404
1895.11.5	丹桂茶园	《杭州灵应寺》		[51]431
1895.11.5	天仪茶园	《真忠平西》		[51]431
1896.5.18	天仪茶园	《炮轰金川》		[53]115
1896.5.18	丹桂茶园	《目中无人》		[53]116
1896.5.19	丹桂茶园	《坐化升天》	三盏灯	[53]121
1896.5.20	天福茶园		汪桂芬、赛十三旦等	[53]127
1896.5.20	天福茶园		德子文	[53]127

1896.5.30	天仪茶园	《三只手》		[53]193
1896.5.30	丹桂茶园		四盏灯	[53]193
1896.5.31	丹桂茶园	《打斋饭》		[53]199
1896.6.13	丹桂茶园		云里飞、盖云飞	[53]285
1896.6.16	丹桂茶园		周双林	[53]305
1896.6.16	天福茶园		香霄旦、张燕芳、薛桂喜	[53]305
1896.6.16	天仪茶园	《送灰面》		[53]305
1896.6.22	丹桂茶园	《太湖大闹花船》		[53]341
1896.6.24	天福茶园	《新编刘公案》、 《小上坟》		[53]355
1896.6.24	丹桂茶园	《西林禅寺》、《大 战骑马贼》		[53]355
1896.7.9	天仪茶园	《双珠球》		[53]449
1896.7.12	丹桂茶园	《法国大庆贺》		[53]469
1896.7.12	天仪茶园	《扫尽叛逆》		[53]469
1896.7.22	天仪茶园	《妙麟案》		[53]535
1896.7.23	天福茶园	《斩颜良诛文丑》		[53]541
1896.7.28	天仙茶园	《人头当夜壶》		[53]573
1896.8.14	天福茶园		张红玉	[53]681
1896.8.18	天仪茶园	《狼心狗肺》		[53]709
1896.8.25	丹桂茶园	《人头当烟土》		[53]755
1896.9.1	同庆茶园	《翁媳贤》		[54]3
1896.9.1	天福茶园		姑苏昆班	[54]3
1896.9.3	天福茶园	《大宴铜雀台三马 同槽》		[54]15
1896.9.4	天仪茶园		小徽州、玻璃翠	[54]21
1896.9.17	天仪茶园	《西汉传》		[54]103
1896.9.21	天福茶园		沈飘香、沈韵秋、赛 活猴等	[54]129
1896.9.21	天福茶园		汪桂芬	[54]129
1896.9.27	丹桂茶园	《查潘斗胜》		[54]168
1896.10.4	天仪茶园	《大闹溪王庄》		[54]209
1896.10.4	天仪茶园	《大宴铜雀台》		[54]209

1896.10.5	天福茶园		杨寿长	[54]215
1896.10.9	天仪茶园	《乌龟难充》		[54]241
1896.10.10	天仪茶园	《污良为盗》		[54]247
1896.10.19	天仪茶园	《割发代首》	李春来	[54]307
1896.10.21	丹桂茶园	《伐子都列国演义》	三盏灯	[54]319
1896.10.21	天仪茶园		赛燕飞	[54]319
1896.11.4	天仪茶园	《乐善好施》		[54]409
1896.11.20	天仪茶园		时炳奎、李春来	[54]513
1896.11.20	天福茶园		梁振奎	[54]513
1896.11.20	丹桂茶园		苏庭奎	[54]514
1896.11.20	丹桂茶园	《乌龟抢家婆》		[54]514
1896.11.22	天仪茶园	《春秋古典》		[54]527
1896.11.22	天仙茶园	《九美夺夫》		[54]527
1896.11.22	天仪茶园		九月仙	[54]527
1896.11.29	天福茶园	《老土地发配》、 《十万金》、《唐王 大游地府》		[54]572
1897.3.12	天仪茶园	《火烧博望坡》		[55]389
1897.4.29	丹桂茶园	《梁山伯祝英台》		[55]687
1897.6.1	丹桂茶园	《白蛇传》		[56]193
1897.7.6	天仙茶园	《苏州佳话》		[56]401
1897.9.16	同庆茶园	《珍珠塔》、《双鹅 记》		[57]93
1897.9.16	丹桂茶园	《慈僧智渡》		[57]93
1897.9.17	天仙茶园	《罕见球》		[57]99
1897.9.25	丹桂茶园	《苏州人》		[57]147
1897.9.25	天仙茶园	《九美夺夫》		[57]147
1897.10.8	丹桂茶园	《一枝兰花》		[57]229
1897.10.8	丹桂茶园		天娥旦、周凤林、李 春来	[57]229
1897.10.15	丹桂茶园		沈韵秋、冯志奎等	[57]275
1897.10.15	丹桂茶园		小凤翠	[57]275
1897.10.17	丹桂茶园	《错错错》		[57]287

1897.12.4	丹桂茶园	《双蝴蝶》		[57]587
1897.12.4	天仙茶园	《玉夔龙》		[57]588
1898.1.8	天仙茶园	《睡魔罗》		[58]45
1898.1.28	丹桂茶园	《洛阳桥》		[58]133
1898.1.29	天仙茶园	《逍遥帐》		[58]139
1898.1.30	天仙茶园	《破镜重圆》		[58]145
1898.2.3	天华茶园	《滑头包龙图》		[58]169
1898.5.1	天仪茶园	《乐游青莲阁》		[59]4
1898.6.2	鹤鸣茶园	《大铁弓缘》		[59]201
1898.6.5	丹桂茶园	《双珠凤》		[59]221
1898.6.22	丹桂茶园	《白蛇传》		[59]337
1898.6.26	鹤鸣茶园	《壶内金钗案》		[59]365
1898.7.10	丹桂茶园	《烧骨计》		[59]469
1898.9.10	咏仙茶园	《四大金刚》		[60]67
1898.9.19	庆乐茶园	《访案寺院庵堂》		[60]135
1898.9.19	庆乐茶园	《中外和约》		[60]135
1898.10.10	天仙茶园	《稀奇古怪》		[60]285
1898.10.18	咏仙茶园	《众鼠神仙》		[60]343
1898.10.18	庆乐茶园	《大三上吊》		[60]343
1898.10.23	天仙茶园	《文武奇男传》		[60]384
1898.11.18	咏仙茶园	《捉拿施老窝子》		[60]567
1898.11.18	天仙茶园	《铁公鸡》		[60]567
1898.12.3	丹桂茶园	《湘军平逆传》		[60]670
1898.12.12	咏仙茶园	《罕闻录》、《铁公鸡》		[60]727
1899.2.22	桂仙茶园	《洛阳桥》		[61]281
1899.5.2	桂仙茶园	《云钟雁》		[62]11
1899.6.1	桂仙茶园	《钓金龟》		[62]243
1899.6.1	桂仙茶园		小桂芬、小玉芬	[62]243
1899.6.22	天仙茶园		红菊花	[62]403
1899.6.26	大诚茶园		赵兰芬	[62]435
1899.6.26	天仙茶园		谢月亭、谢月山	[62]435
1899.6.28	桂仙茶园		小喜凤	[62]452
1899.9.9	桂仙茶园	《荆襄设宴》		[63]59

1899.10.14	天宝茶园	《刘大将军平生番》		[63]301
1899.10.20	桂仙茶园	《博望坡》		[63]343
1899.10.23	天宝茶园		海棠红、金镶玉、郭秀华、郭蝶仙	[63]363
1899.11.19	天仙茶园	《黑虎传》		[63]559
1899.11.24	桂仙茶园	《徐母骂曹》		[63]595
1899.11.24	叙乐茶园	《三多桥》		[63]595
1899.11.26	天仙茶园	《龙凤呈祥》		[63]612
1899.12.5	桂仙茶园	《三顾茅庐》		[63]678
1899.12.5	群仙茶园		小兰英、小双喜、小桂英、小月英、小来喜	[63]678
1899.12.5	天仙茶园		小万盏灯	[63]678
1899.12.22	桂仙茶园	《梵王宫》		[63]801